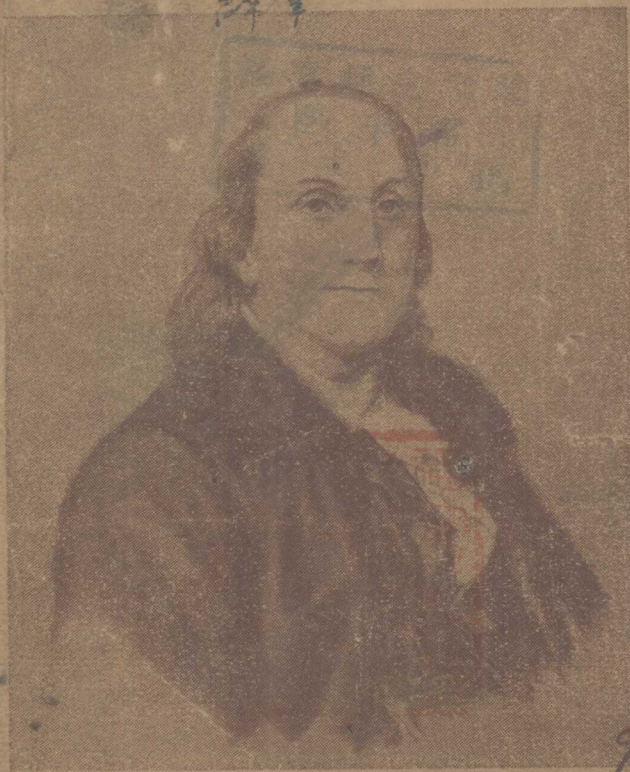


編主翁高陸  
刊叢記傳人名界世

# 佛蘭克林自傳

程  
伯  
種  
羣  
譯



行印局書界世

928  
21168  
12





5348

編主誼高陸  
刊叢記傳人名界世

佛  
蘭  
克  
林  
自  
傳

佛蘭克林著  
程伯羣譯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初版

佛蘭克林自傳 (全二冊)

實價 國幣 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佛	蘭	克	林
譯	者	程	伯	羣		
主	編	者	陸	高	誼	
發	行	人	陸	高	誼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 譯序

佛蘭克林自傳刊行本極多，本書係採取案頭叢刊 (Every-mans' Library) 之一九三一年英文本譯成。全書分爲六部。一爲麥唐納氏 (W. Mac Donald) 之序言，對於版本考據言之極詳。言明原本之真，以及佛蘭克林之著作所受種種波折，雖經數十年之頓錯，然而卒能全璧刊行，對於文學貢獻良多。第二爲正傳。正傳全文乃佛蘭克林於一七七一年在推弗得，聖亞撒佛之主教別墅所寫，完全係回憶性質，因當時無材料可供參考，從此可見佛蘭克林之堅苦耐勞及奮鬪經過。第三部爲詹姆士之書。正傳完成之後，逾十二年輾轉入於貴格教人亞培爾·詹姆士之手，但詹姆士亟願此書出版，故還佛蘭克林而請其繼續完成傳記。第四部爲執友馮海書信，馮氏與佛蘭克林過從甚密，知佛氏極詳，此書表示其人格偉大，切願請其繼續完成佳作，早日出版。第五部爲續傳。美國獨立之後，佛氏稍有餘暇，就記憶所得，時作時輟，是時年已老邁，不克任此繁鉅，然重要時期生活大部完成。第六部爲後期生活，此爲歷史家兼傳記家麥唐納氏所寫，文成於一九〇八年，刊行者再對於佛氏生活言之極

詳，佛蘭克林傳記其他版本所無者，本書有之，可稱獨善之本。

佛蘭克林自傳記述個人生活至屬詳盡，普通本遇至青年特別關鍵時類多節略修改，即譯本亦不能無此弊，但本書毫未節略，可爲信史。

佛氏生活可分三大時期：一爲非拉非亞城公民時期，一爲賓塞文尼亞州公民時期，一爲美利堅合衆國公民時期，以一印刷工人而有此等發展，出人意表，乃奮鬪向上之力有以致之。佛氏出身低下，及至飛黃騰達，往來帝王國家元首之前毫無愧色。所奇者不以貧賤爲屈辱，而以身之不立，名之不成爲屈辱，是以譽之爲美洲之第一人。除林肯而外無可與頡頏者。

佛氏之書刊行於天下，俊傑之士受其影響得以奮發激勵者不在少數，際此時期譯者竊願譯此以饗讀者，希望因此而傳播其激勵奮發之功能，青年志士必知所以自勉，是爲序。

## 序言

班哲明·佛蘭克林自傳自出版以來已百有餘年，舉世譽爲第一流文學作品。本編之作實英國出版界首次出版關於佛蘭克林的確實傳記。讀者或以爲奇，不知關於佛蘭克林的傳記有一濃厚興趣之一段故事，願說明如下。這一段故事在畢吉樂的佛蘭克林的生活裏佔有八十多頁的地位，我們這裏所敘述的比較起來，雖則儉約，但是精華具在。

時當一七七一年，第二次出使英國之第七年，佛蘭克林在他的友人聖亞撒弗的主教約拿單·薛培來的別墅休假，開始計劃寫他的家庭和早年生活的回憶。那篇回憶是寫給他的兒子維廉的，維廉那時任紐邁西的州長，並沒有出版供給世界讀者的目的。這一種作品，自然用不着說，是出於休假的悠閒工作，可以說是長時間的談話，也是個人的道德上的記帳簿，目的是留給家屬人的欣賞。在那休閒的時日，他也沒有意思在寫到——本書的第六一頁——再寫下去的意思。寫完了不久之後就寄給他的兒子，此外也不作別的思想，這是很顯然



的。過不多時，他對於這件事可以多加思想。但在那時在公事冗忙的當中，自然只得注意外交的事件。後來回到美國去，而有聲有色的國內革命開始了。這時他沒有呼吸間的空閒時間，自然不能注意回想過去的勞苦的，困難的，憂慮萬狀無比的時代。但是在這個時期，發生了一種特殊的事件；在聖亞撒弗主教別墅十二年前所寫的傳記落在賓塞文尼亞的一個貴格教人亞培爾·詹姆士的手中，現在又交還了他。不問在這時期間，原稿經過了多少困厄，但是我們知道歸還他的時候一頁也沒有缺少。在戰爭開始的時期，紐遮西州長幫助英國反對他的父親和他的國家，老羞成怒，傲然無禮，及至最後回到英國去，此後他的生活並不舒服。自然還經過監獄式的生活，遷移無常，財產沒收，以及文件燬滅等等。然而自傳原稿——如第六二頁上所云，可見完整無缺。

詹姆士先生函願這篇自傳繼續寫至佛氏的後期，後來佛蘭克林的英法友人，如班哲明·馮海，畢樂西，維拉德，拉西弗騷等等，督促他繼續完成續傳。佛氏也曾將正傳給他們看過。從這時起，他纔知道對於他的自傳的需要，也認明了自傳及續傳應該公開於世。所以在一七八四年繼續寫了一篇。等到美國獨立已經成功，議和成立，各國也承認了美國的獨立，這時他纔有功夫去完成他的自傳。這時他住在潘西，所做的就是本書第七〇頁至第八四頁之一段。次年回到美國去；在歐洲的友人以為他喪偶之後，現在有工夫要完成自傳了。可是他的國家並未准許。雖則年老力衰，不勝艱鉅，但是仍然拖他出馬；所以三年來歐洲友人的慫恿，到了現在，除了他的口頭答應以外，又失望了。在這時期公事倥傯，又加以痼疾復發，所以毫無時間。一直到了一七八八年他纔能坐下

來完成這種工作，到本書的第一五三頁爲止。在這以後，再沒有空閒的時間了。他的身體時時發痛，使得他集中心力，尤其是像這一種回憶的事，過不了幾分鐘就要停止。直到年終，老人漸漸放棄了完成自傳的希望了。他告訴了維拉德說，他的孩子可以抄寫一本送給他。另外有一冊送給班哲明·馮海，結果如何，不得而知。次年四月，佛蘭克林死了，他所有的書籍、文件、文稿以及自傳完全贈給他的孫子維廉·鄧波·佛蘭克林。

這就應驗了一句古語。雖然輾轉，仍要出版。論到這篇自傳原稿倒有奇怪的境遇。論到這出版的一本書，奇境更多了。關於這原稿的歷史除此以外，還有幾件事應該加以說明。

向來沒有一本未刊之書有這種濃厚的興趣。這本書又稱爲佛蘭克林博士的生活回憶錄，也沒有一本書需要這樣長久的期待方得成功。世界上的人希望這本書早一點出版。可是有許多人等不到這本書出版已經死了。年輕的鄧波·佛蘭克林對於這一種遺產很爲寶貴，在他的祖父死後的一月後，他就寫信給維拉德說，明願意早早的看見他的祖父的自傳和書扎出版。不久他到了英倫，籌備出版的事。但是又遇着了一件事。關於取出這本原稿倒有一個問題，不願維拉德把這本稿件交給別人，供給審查，恐怕竄改了原來的文字，以致損失原來的價值。然而他化了三四個月的工夫，撇了別的事情不做，做了一種神祕的工作，就在這一種工作上，他賺了七千鎊。到底是什麼工作沒有人知道。

雖則這一件事無足輕重，但是做完了他的神祕工作以後，他對於原來上英國去要印書的目的倒不熱心。

了。維拉德不贊成這種拖延時間的辦法，於是他對於他祖父的老友，給以大膽的回答（一七九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已經準備好了，要出這一本書……我希望過幾個月請你再忍耐一下，就要與世人相見。』但在這件事情以後，又攔下來了。維拉德因為是保皇黨的人，在一七九四年上了斷頭臺。這樣一來，鄧波·佛蘭克林對於這件事情就格外的不注意了。然而還有許多人對於這部稿子很有興趣。一七九一年在法國有人證實了佛蘭克林的兒子和孫子故意要壓制這本原稿，因為他們的先人出身微賤，這與他們的名譽有關。這也許是出於想像。一再的等待，佛蘭克林的自傳仍然沒有出來，（其他各國的雜傳這時已有十來種）於是公認有另外的理由。例如龍門公司於一八〇六年出了一本自傳，序上說鄧波·佛蘭克林把他祖父的作品拿到別的地方出售，所以潘地那特羅公司來控告他。在實際上，他把版權已經賣給英國政府去消燬，因此得着很大的代價。同年七月愛丁堡雜誌敘述控訴的情況，並且爲之證實。其他雜誌亦有同樣的情形。在這些攻擊當中，只有在一八〇七年，鄧波·佛蘭克林選了一種法國出版的極潦草的英文本來作他反駁的根據。不獨在英國反對他的情緒很高，在法國反對他的情緒更高。佛氏的拉丁人朋友更指其有弑親之罪。但在一八一七年聽說確實的自傳要出版了，法國佛蘭克林的友人以爲一定是出於壞的動機，所以這樣的遲延。所發現的是破簡殘篇，不能代表那偉大的人物，把仇人所不喜的削去了，比較起來，反倒不如法文出版的傳記。查理·摩羅大呼認爲減低了偉大人物的人格，把佛蘭克林的聲價削弱了。這倒出於他的子孫。在這種反對的情形之下，鄧波·佛蘭克林把

原稿交給倫敦的古爾本公司出版，一種是四開本，一種是八開本。這絕對不能算是個完全的稿本，不獨編者負責，出版者也要負相當的責任。無論削減了多少，但總是佛蘭克林自著英文的第一次刊本。

這種種都需要解說。承受人或者以為在一七八九年九月，所給維拉德的原稿，被人藉作惡意的宣傳。他以為法文本不比英文的刪節本好。一七九一年法國已有一種無名的翻譯，一直敘述到設立非拉非亞圖書館為止。不久以後，在倫敦出了兩種譯本，嗣後仍繼續出版。甚至至於今日之英文本，也仍有出於法文譯本者。一七九八年巴黎出版了，從英文的譯本，並附以注解，是格斯梯拉編的。據云得見英文原稿，以之譯為法文，是以互為翻譯。普通讀者對此真偽不辨。然在一八一七年鄧波又出版佛蘭克林自傳，我們承認這本書雖則節略，但每個字都是佛蘭克林自己寫的。

所以經過了五十年的時間，原稿始得發現，而英國人士得以誦讀英文原本，也就是本篇敘文所要說明的。故事如下：時當一八六六年夏間，約翰·畢吉樂當他任美國大使期內在法國官廳上和一些文人聚餐。當時出席者有著名文人愛德華·拉卜拉意，嗣後曾經編過佛蘭克林的書籍。畢吉樂對於這一班文人藉着這一次的機會，說出他向來所注意的一件事。他要知道佛蘭克林的原稿何在，能否有法尋得。他相信那原稿是本世紀以來不可比擬的作品，除非燬滅了，但又不至於這稿本好像是在法國。他雖沒有說出理由，但是我想至少有兩種根據。第一，所以在法國的是因為一八〇二年羅美勒勳爵到了法國，在他的日記中曾有這種說法。第二，原

稿曾經相當的保存；大約十五六年之前，有一位美國書賈曾經看見過；也是在法國某城看見過的。在那一個城裏，畢吉樂沒有說過。因為有這種關係，所以他們再有搜尋原稿的勇氣。拉卜拉意說道：如果原稿是在法國的話，就有覓得的可能。過了六個月，也沒有人再提起，那時是畢吉樂的歸國日期。在拉卜拉意來送行的時候，也沒有提起那件事，不過說起有幾位研究會的會員已經設法考查。一月之後，畢吉樂到了倫敦（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接到了一封信，開頭便用欣悅的字『余得之矣，』並說明原稿所有之主人及佛蘭克林其他之原著殘本。畢吉樂立即寫信給巴黎的亨亭頓，叫他負責去接洽那部自傳的原稿。而所有人乃是維拉德家屬保羅及佐治·桑納蒙，他們倆都在巴黎。桑納蒙家並不願將此寶貴之物出送。結果他們賣得了二萬五千法郎。畢吉樂說：『這個價錢真不小，但是在我們美國人看來並不貴。』亨亭頓經手買成了這部稿件。這是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事，在他致畢吉羅的信裏曾經說過沒有別種國際文件，有這種有聲有色的重要。雖然他以後不在巴黎，但是他對於這件事已是滿意。

這種稿件包含三部分：（一）一包書信；（二）一張佛蘭克林的畫像；（三）一部佛蘭克林親筆的自傳。這些書信都是寫給維拉德的，說佛蘭克林深願完成了他的回憶記錄，並且也有關於鄧波·佛蘭克林原先想出版這部自傳，以及以後一再擱置的原因。關於畫像一事，不必說起，畢吉羅又從之再繪一張刊行於自傳之卷首。原像是一七八三年杜普力斯所畫的，那時他已是出名的畫師了。這幅畫像原是佛蘭克林贈給他的好友維拉德的。



維拉德是法國皇室的重要官員之一，他又是潘西的市長。杜普力斯雖然畫了佛蘭克林的像，要是沒有畢吉羅刊行出來，自然要湮沒了。

關於自傳原稿，也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各種不同說法。畢吉羅發現了一種幸運。他之所以搜尋這部原稿者是因為有種種的關係，如傳記的、歷史的、文學的，這種種與美國人有關。他並不要證明與已刊行的傳記有一頁或兩頁不同之點。經過仔細的審查之後，就知道這不過是一種文件的發現。

第一點，關於積極一方面的。自傳刊行於一八一七年，佛蘭克林之到倫敦是一七五七年；而自傳內所敘述之事情乃至一七六二年為止。佛氏之所以到英國者，實由於代表賓塞文尼亞州，而為其處理事務。續傳的一部分稿件並非新加，乃是由於此次而始加以確認。法文譯本刊行於一八二八年，續傳也包括在內。編者說明曾與維拉德之家通過信。維拉德家屬如何與之通信是一種神祕的事，但是畢吉樂如何從桑納蒙家中買得這部稿件，說得很明白。這部稿件雖不是維拉德直接得之於佛蘭克林，但確是佛蘭克林親筆所書寫的，並有修改及揩去之痕跡。這樣一來使得本稿得了實確的柱角。

鄧波·佛蘭克林最後也出版了一本佛蘭克林自傳。因為某種緣故，不僅祇佛蘭克林的拼字方法，標點符號有所改動，就是修改、削刪、增益之處也很多。畢吉羅說有一千二百餘處的改動。所以改動的原因，沒有別的動機，除非要適合潮流。這位少年現在過他的時代了，而不是他的祖父的時代。文學的水準也高了一些，文雅一字

已爲寫文的人所注重。佛蘭克林或者要說：『與一生過兒子的無足輕重的女子相處，』要是在他的孫子鄧波的時代，他就可以說：『與一不名譽之年輕婦女有緣。』佛蘭克林說：『步行上倫敦，』而鄧波則改爲『上倫敦。』此外補入典故，改竄文字之點更多。改動之處不勝枚舉，由此更可見畢吉羅所刊者準確完美。本書所採之自傳係刊行於一八六八年者。本書文字係採取平哥公司之第三版而印行。

再者，關於我對於本書的貢獻，是在自傳的注解上加以附注。在完整上，及統一方面，恐怕沒有別的書比佛蘭克林自傳過於繁瑣，零星。所以然者是因爲本書沒有完成。而對於所記的事，在他個人方面可算太少。自傳關於非拉非亞的幾個人物會有詳細的說明，對於當時人的社會生活描寫極盡能事。但舉世聞名的大科學家並未敘述，也沒有說到當時可敬的大哲學家，或者出人頭地的人物，也沒有述說到社會上出名的人物，而全書中都是講到他的朋友。雖則佛蘭克林是個熱心愛國的人，聰明的政治家，外交家，在當時曾經驚動了世界，但是在他的自傳中從沒有表現過這種的偉大人物的存在。爲要補足這許多的缺欠，所以我在編後致力於傳記和歷史的記載，寫了一篇佛氏的後期生活，把它格外的生動地描寫出來。我的題目是着重歷史上的佛蘭克林。有一個時期，佛蘭克林在歐洲響亮得很，到處都知道他的大名。因爲有了這一種需要，所以寧可說是歷史了。因爲他就生活在那種的時代。爲節省時間起見，連續的性質始終保存，把人家還沒有知道的材料也寫進去，以增加瞭解和興趣。知我者不以爲狗尾續貂也。

一九〇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MW 序於倫敦。

目錄

譯序

序言

正傳

詹姆士書信

馮海書信

續傳

佛蘭克林後期生活

一

六二

六四

七〇

一五四

## 正傳

我向來喜歡搜集先人的紀行。你記得當你在英倫的時候，我常到親屬那裏去考問，我的旅行也是爲了這種目的。想來你也歡喜知道我的生活情況，有許多事你尙未知道，得着了一週休假的時間，我就乘這個時間寫給你。舍此而外，尙有許多事情的遷引。我出身貧寒，迄今稍有聲望於時，得享快樂。所以然者賴上帝之引導及個人之努力，諒爲後人所欲知，或者從此能找出些適和情形的事件，而運以適當的摹倣。

在此快樂生活之中，每一回想，如果有機會再渡此項生活，我寧願從頭做起，正如校對書稿，第二次一定能知前此之誤，而獲得利益不少。從此可以更改錯誤，挽回失敗之例，而獲圓滿結果。卽或不能改變，但我仍願過此生活。既然此種生活不能再渡，惟一方法只有索之於回憶，欲使此回憶能垂永久，不如筆之於書。

我所以如此者，好像是老人的習性，喜歡道說自己過去之言行；卽或使他人見之發生厭倦，但爲敬重老人之計，也可借耳一聽。今茲所寫者又與談話不同，願讀者可以讀之，否則聽便。並且我到底應該感謝我自己有虛

榮之心。(我承認，如果否認，也許有人不能相信) 如果先說『沒有虛榮的事，我可以說，』說完之後，虛榮的事隨之而至。多數人不喜他人有虛榮事，但自己之虛榮並未注意。然而在我看來，有虛榮者爲益不少。對於他人之有虛榮動作者，就是感謝上帝使其有虛榮及快樂之生活，也不爲過。

現在我要聲明感謝上帝，用謙虛的心感謝他，在我的過去的快速歲月中他引導我，所以有今日的成功。我的這一種信仰可以產生希望，我雖不敢擅言，但是這種幸運，依舊在運用，繼續我的快樂生活，而不至於失敗，這是出於我所考察別人的經驗；我的前程完全在上帝的手中，就是在困難中也未始非福。

我有一位伯父，(他也有搜集先人紀行的同樣嗜好) 有一回他把他所得的記錄交給我，有幾種對於先人重要的記載。從這種記錄中，我得知先人住於諾桑頓郡 (Northamptonshire) 的愛可頓 (Ecton) 村有二三百年之久，何時我們家裏採取佛蘭克林姓氏，他並不知道。(大約英國人採取姓氏的時候，我家先人便採取了) 他們生活靠着三十英畝田地，除此以外，還藉着打鐵生意的補助。這種匠人的事業一直傳到今日，未曾間斷。每代的長子都學得這一種職業；這是一種風俗。我曾搜查愛可頓的地方政府登記簿，自一五五五年以來，我家的生死記錄悉在其間。考查之後，得知我是五世以來的末子之末子。祖父湯姆士生於一五九八年，住在愛可頓，直到告老以後，他便到牛津郡，班白里和他的兒子染織匠約翰同住。我的父親就是在他的店裏做了學徒。祖父死後葬於其地。一七五八年曾經看過他的墳墓。他的長子湯姆士住在愛可頓，將他的遺產傳給獨生女兒和她的



丈夫費惜，後來將田地賣給維林郡的大地主愛斯特先生。祖父生了四個兒子，就是湯姆士、約翰、班哲明和約西亞。盡我所知道的，把他們的事告訴你，因為所有的文件不在這裏。如果這些文件沒有遺失，你一定可以從其中尋得好多的事情。

湯姆士雖則在他的父親手下訓練成爲一個鐵匠，但是他好學不倦，（我的兄弟們都是如此）又得了那地鄉紳巴姆耳先生的鼓勵，作了一名書記，成了那地方有相當地位的人物，在諾桑頓郡做了不少公益的事。這種事情有海里發克斯公爵爲之助。他死於一七〇二年一月六日，距我之生，差一日不穀四年。就愛可頓本鄉故老所得之考問，你一定以爲奇怪，大伯之品格很像我。你或者想：『如果他死在我生之日，你一定以爲我就是他的轉變。』

約翰所學的是染織，我相信是毛織品。班哲明學的是染絲織品，在倫敦學徒。他是個有才幹的人。我記得，在孩童的時候，他到波士頓來看我的父親，並且住在我們家中好多年。他活的壽命很長。他的孫子，撒木耳·佛蘭克林，現在住在波士頓。他死後遺有四開稿本二卷。所寫的是他自己的詩，有些是給親友的信。送給我的是一件樣品。他自己創了一種速寫方法，他曾經教過我，但沒有實用過，後來我忘記了。我的名字就是取了他的名字，我和我的父親感情很好。他也是一位善於聽牧師講道的人，用速記方法記下來，寫了好幾冊。他好像個政治家，但是他那環境用不了他。後來在倫敦我尋着了一部關於公衆生活的書籍是一六四一年至一七一七年的事；照

數目來看有許多卷已經遺失了，但是尚有對摺本八卷，四開及十開本二十四卷。有一個書賈向來知道我喜歡買書的，他把這些書送來給我。大約三伯上美國去的時候，把這些書遺失在此地，這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在書頁上，他下了許多的註解。

在黑暗的改革時期，我們的家庭曾經受過危險，那就是瑪麗女皇的時代，反對教皇的權力。他們獲得一部聖經，就把這部書藏在摺凳之下，高祖父讀聖經的時候，把摺凳放在膝上，打開摺凳，來讀給全家的人聽。另外叫一個孩子站在門口頭看，有沒有檢查的人來。如果有人來了，就把這凳子摺好了，藏了起來。這一種記錄是從哲明伯父那裏得來的。一直到查理第二在位的時候，新教的牧師們纔逃到諾桑頓郡，從新創立教會，三伯班哲明及父親約西亞終生信仰，我們的全家也都信仰新教聖公會一派。

我的父親約西亞結婚很早，帶着我的母親和三個小孩到美洲來，那時大約是一六八二年。這種祕密禮拜是當時禁止的，時受干涉，使得很多的人遷移到美洲去。因為他們願意獲得宗教上的自由。在那裏又生了四個小孩，繼母生了十個孩子，全家兄弟姊妹十七人。我記得有一次十三人同桌吃飯，後來長大成人都結了婚。十七人中我年最小，除此以外，還有小妹一，我們倆生在波士頓。繼母，也就是我的母親，名叫亞比亞·福立及，她是移居新英蘭最早之人彼得·福立及（Peter Folger）之女，克坦·馬撒在教會歷史上曾經記載福氏，說他是『一位善良有學之英人。』我想他記的不會錯。我聽說他曾寫了不少的作品，只有一種刊行，過了多少年後我

纔看過。那是一六七五年寫的，採取當時之家喻戶曉之文體，那書是寫給政府人士的。所言注重良心上之自由，爲浸禮會，貴格會及其他各宗派辯護，並說明印第安人之戰爭，以及其他各種使國家憂心之事，推其原是因為逼迫自由信教之人，所以上帝施以懲罰，並勸以更改毫無愛心之律法。文理清順爲自由而辯護。我所能憶者有六行，前兩節已經忘記，所含者出於好意，應留後世。

『因爲要作一個毀謗的人，

我滿心的恨惡；

我住在希爾朋鎮市，

我留名於此；

我是你的真友一無所傷，

我的名是彼得·福立及。』

我的長兄們各人都學得一種職業。在我八歲的時候，叫我進小學校，我的父親的目的是要將我獻給上帝，服務教會。很早我已經能讀書，（何時我能讀書我記不得，想來是很早）父親的友人都說我一定能成爲一個學者，也贊許他的計劃。三伯班哲明也贊成，並且把他所有的速記講道稿給我，如果我要去學，這是我的財產。

我在學堂裏沒有到了一年已從同班的中間走到了同班之冠，後來升到第二班也冠班首，在年終時，就可以升到第三班了。但是我的父親看見了大學教育這樣的貴，而家庭負擔又這樣的大以及受教育者後來所能得到的報酬——他和他的朋友的談話中露了出來的——把他的計劃完全改了，不叫我到小學去，把我送到一個寫算的學校裏去，教我的先生是著名的勃朗勒先生，在他的職業上很有成績，他所用的是溫柔的和鼓勵的方法。在他的指導之下，不久我寫字有很大的進步，但是算學失敗了，沒有進步。十歲的時候，父親叫我在家裏幫助他的生意。他所做的是蠟燭和肥皂的製造事業。這種事業他並未在少年時受過訓練。等他到了新英蘭之後，他就選擇了這種職業。因為染織的生意需要很少，不能支持家庭的生活。我所辦的事是剪裁燈心，注滴蠟油，照顧店務和跑街雜事等等。

我不喜歡這種事業，極願航海，但是我的父親反對；因為離水很近，所以我學游泳，使船；及至在小船或輕艇之上，和別的小孩在一起我總是指揮他們，做他們的領袖，尤其是在困難的時候，我替他們想出方法來。單拿一件事來說，就可知道在很早的時候，我有公衆事業工作的力量。

在一個水塘旁邊有一段隕地，在水位高漲的時候，船可以靠岸，但是水位低了就不能殼，我們常在這個水塘裏捉小魚。我建議要造一個碼頭，上落便當。我就告訴同伴的人，在傍邊有一大堆造房子的石頭，現在我們可以利用來造碼頭。等到晚間，工人們已經散去，我便召集了同伴，共同擡石頭造碼頭。第二天工人們回來了，看見

石頭沒有了很奇怪，到了碼頭傍邊就找着了。他們就去查問誰做這件事，他們知道了是我們，有幾個孩子的父親已經斥責他們的孩子。我說造碼頭很有用處，但是他們說誠實比一切更有用處。

我想你歡喜知道他的本人和品格。他的身體很強健，有中人的高度，身體堅實；他有智慧，能畫美麗的圖畫，對於音樂也能懂，說起話來，聲音討人家的歡喜，在一天事情忙完之後，拿起手提琴來拉詩歌的調子，聲音很可聽。他有應用機械的天才，在應用機械上也有長處；他所有的特別長處，就是瞭解個人的和公眾的事情。但在公眾的事業上，他沒有發展的機會，因為家庭的負擔很大，所以使得他全部的精神，集中在於教育子女和維持家庭上面。我記得有些閒人常來拜訪他，和他商量關於本鎮公益和教堂的事務，對於他的見解和判斷欣賞之至；就是私人在他們個人的事業上也常和他商議，遇有爭端的時候，願意聽他的判斷。在家庭聚餐的時候，他喜歡召集一二位親密的朋友或鄰舍來談話，他常先提出有用的問題來討論，這種討論對於兒童的心境可以助之發展。他所要使得我們注意的是何為善良，公正，誠實；而對於家人，這一個穿什麼，那一個穿什麼，或吃什麼東西，倒不注意，所以使得我們長成人了以後，也不在這些事上研究，就是到現在，如果吃完了飯，過了幾小時，有人來問我吃的是什麼，我恐怕難以記得。這對於我在旅行上很便當，我的朋友在旅行的時候，一定要揀一兩樣適和味口的東西，那就麻煩多了。細講起來，他們太在這種事上研究，所以胃口已經訓練提高了。

我的母親的身體也很健壯，她哺養了十個小孩。我向來不知道我的父母有什麼疾病，不過知道他死的時



候是八十九歲，而她死的時候是八十五歲。他們同葬在波士頓，許多年之後，我去掃墓，立了一個墓碑，碑文上說：

先考佛蘭克林·約西亞 (Joseph Franklin) 公暨

先妣佛蘭克林·亞比亞 (Abiah Franklin) 夫人之墓。

先大人婚後同居五十五年，上賴天恩，以勞苦之工作，勤懇之勞動，白手起家。雖食指浩繁，而其樂融融。育子女十三人，孫七人，教養婚配一成人，良足稱譽。讀者視此當知天命，而盡人事是可鑒焉。

先考乃知命之長者，

先妣乃謹慧之賢婦。

先考生於一千六百五十五年，慟於一千七百四十四年，享年八十有九。

先妣生於一千六百六十七年，慟於一千七百五十二年，享年八十有五。

漫談敘述，間及雜事，不覺老年已至。我之寫文向例井井有條。然在家人父子間，不必穿華貴衣服，但也不能疏忽條理。

再繼續說明：我從事我的父親的職業過了二年，我已經十二歲了；兄長約翰曾受過這種職業的訓練，結婚之後，即離家而居，住於羅大島，所以我就頂替了他的地位。我仍然恨惡這種職業，我的父親也知道如果他不能替我找一較好之職業，我就要去航海，兄長約西亞已經航海去了，這是他引以為憂的。所以他常帶我出去步行，

去看木匠、瓦匠、磨光匠及銅匠等等，爲的是要看出我的趨向。能有機會看這許多匠人應用他們的工具，這對於我用處不少，既見之後，在家中我也能設做一點匠人能做的事。還能做一些小的機器做我的實驗，做實驗的這一種事在我的心目中是最新鮮的。我的父親決定要我學製刀的工藝。伯父班哲明之子撒木耳在倫敦曾學過製刀的工藝，他要在波斯頓設立了一個工廠，所以叫我去學習。但是他問我的父親要一筆很重的學費，所以我的父親又叫我回來了。

在孩提的時候，我就歡喜讀書，我所有的錢都買了書。首先所買的書就是本仁所著的聖遊記。後來我賣了那一本書，再去買巴爾頓的歷史集；這是一種小叢書，價目便宜，有四五十冊。我的父親所藏的書多爲宗教論文之類，大多我已經讀過了，可惜的在那知識飢渴的時代，最有用的好書倒沒有看見，因爲後來我已經不去做牧師了。普魯東 (Plutarch) 之名人傳 (Lives)，我曾經仔細讀過，現在我仍覺得讀那一本書對於我有很大的用處。此外有笛弗 (De Foe) 的設計論 (Essay on Projects) 和馬德 (Mather) 的爲善論 (Essays to be Good)，這對於我的將來生活發生思想上的影響。

因爲我有喜歡書的習慣，後來我的父親叫我去做印刷匠，我有一位兄長，他已經從事於這種事業。一七一七年兄長詹姆士從英國回來，帶了印刷機和鉛字在波斯頓開店營業。雖然我比父親更喜愛這一種職業，但是仍然有航海的志願。因爲要打斷了這種念頭，父親急欲使我從事於印刷業，但我仍然反對，後經勸解後乃與兄

長詹姆士簽字立約。那時我是十二歲，我在他的地方學徒一直到二十一歲爲止。等到末了一年，我纔有普通印刷工人的薪水。學徒未久，對於所有印刷技術已能貫通，在兄長面前，我是他的最好的一個助手。我現在有機會讀好書了。有些舊書店和印刷所熟悉之後，我就從他們的地方借些書，很快的還給他們，而書籍完全清潔，一點也沒有污損。有時間借書，當夜讀了大半夜，第二日早晨即還，免得遺失，或者人家需要這一本書。

過了許多時候，有一位聰明的書商馬德·亞當士 (Mathew Adams) 先生，他搜集的書籍很多，常來印刷所接洽生意，注意了，我請我去看他的書室，並且借給了我所愛讀的書。我有寫詩的理想之後，就寫了些詩；我的兄長以爲詩很有用處，就鼓勵我寫短曲。所寫者一名燈塔悲劇集 (The Lighthouse Tragedy)，述維斯勒及其二女遇險事，第二種爲水手之歌 (Sailor's Song)，海盜 (黑鬚) 之歌。所寫文體屬於俚歌一類。印刷之後，兄長命我沿街叫賣。燈塔悲劇集的生意還好，因爲故事是新鮮的，也爲當時人所注重。這樣一來，使我注意虛榮；但是我的父親並不贊成，他說做詩的人都是乞丐。所以我不再去作詩家了，以後就學做散文，這對於我之一生有極大的用處，也就是以後進步的工具，在這種情形之下，你知道我如何纔獲得這種方法。

本鎮另有一嗜書之人，名叫約翰·柯林 (John Collins)，我和他成爲親密友人。有時我們辯論，很喜歡彼此辯駁，因爲這樣，所以容易養成壞的習慣，容易在友人中，故意和他們發生相反的意見。再者互相辯駁，言語不遜，易傷友誼。我曾經讀過父親的書，關於辯難宗教的書，富有常識的人，永沒有這一種習慣。惟獨律師，大學校受

教育的，及愛丁堡各種人有此等習慣。

我和柯林之間有一種問題，就是關於女子的教育，能不能有讀書的可能。他的意見是女子不應該受教育，因為生來與男子的才能不平等。我是站在反對的這一方面，或者因為他言語流利，而說話極快，雖然理由不多，好像是勝了我。等到我們分別的時候，話語還未講完，後來隔多少時也沒有見面，我就把我的理由寫了一整份寄給他。他回答了，我再復駁。各方面都發出了三四封信，我的父親後來看見了就讀了一遍。他並沒有講到理由如何，只不過把怎樣寫作的方法告訴我；我對於拼字上和標點上較勝一籌，這是因為由印刷所裏訓練出來的，我在文字的文雅和明晰上遠不如他。我對於他所說的幾條，深為佩服，以後我再加注意寫作的方法，決定再改進增益。

正在此時我找着了舊的時評報 (Spectator)。我向來沒有看見過。再三讀之，其味無窮。我覺得這書的文章很好，如果可能，一定摹倣它。所以把每一句做一點摘要，等了幾天，不看原書，再把這些句子聯成，看看不能寫出更適當的句語。然後再與時評報比較，有無發生錯誤，加以改正。我覺得自己識字太少，不能隨心所欲引來應用，覺得未做詩之前，應該先來修習這許多字。編排字的長短來配音韻，所以時時需要用多量的字，記於心中，以便到時好應用裕如。所以我把一段故事改成詩句；等到忘記了原來的散文之後，再把詩句變成散文。有時把許多摘要故意弄得紛亂，過幾個星期之後，再做成整篇。把我的作品和原有的文字比較，就可以看出我的錯處。

來，但是有時我看出我的改動倒比原來的作品更勝一籌，這樣一來更能鼓勵我成爲一個作家，因爲我的雄心是在於此。我做此種練習的時候，是在晚間，我的讀書時間也是在晚間。禮拜天父親一定要我去做禮拜，但是我想逃脫去讀書，做我的練習，因爲我在白天總是在印刷所工作。

在我十六歲的時候，我讀了特羅昂 (Tryon) 氏的素食譜 (Vegetable Diet)。我決定也要素食了。我的哥哥，這時還沒有結婚，他和我在另外一個人家裏吃飯。因爲我不吃葷，對於我有許多不便，有時責我特別。我對於特羅昂氏預備素食的方法漸漸熟悉了，也能弄幾樣菜，例如煮山芋或米飯，製造布丁。後來我請求兄長給我餐費的一半，我自己弄飯吃。他馬上答應了我，他現在知道我能省了一半的錢。有了餘錢就可以買書。另外我還有利益。我的兄長和其他的人吃飯去了，只留我一個人在那裏，就快快的吃飯，有時也不過是一片麵包，一把葡萄乾或食有餛飩頭及飲一杯清水而已。餘剩的時間留作讀書之用，此後大有進步，腦力格外清醒。

我覺得自己對於數學太差，自以爲愧，在學校時曾經兩次沒有及格，我就讀柯克氏之算學，悉心讀之，並不覺難。此外我還讀了希勒 (Seller) 氏及希爾米 (Shermy) 氏之航海學 (Navigation)，其中有關幾何學之一部分完全瞭然。嗣後對於該項科學未曾再有進益的機會。此時又讀洛克 (Locke) 氏之人類瞭解論 (On Human) 及米蘇普樂 (Messrs du Port Royal) 氏之思維術 (Art of Thinking)。

我有志於增進文字語言之時，又讀了英文文法一冊。(我想大約是格林維德氏的) 在那書的後半部講

道修辭學及論理學的藝術，而後者應用蘇格拉底之辯證以爲例；不久我又得了一本克諾芬（Xenophon）之蘇格拉底回想錄（Memorable Things of Socrates）。這本書裏，有不少的思想方法。這一本書很有吸引力，後來我就採取了這種方法，放棄了正面的辯論，而採取了謙虛的疑問方法。在讀了薛弗伯和柯林的書籍之後，我就疑惑現行的宗教信條，我覺得這種方法對於我很合適，然而對於他人未必一致；所以採取了它，並且加以練習，在對人辯難上面成爲有用的藝術，就是對於有高尙的智識的人也能使得他謙讓，這種結果他們並不曉得，排解困難，而終於使我獲勝。我應用了這種方法有好多年之久，後來我放棄了這種方法，只保留一種多禮的忸怩；就是在辯論的時候，我也不用『一定的』、『無疑的』這等字眼在正面的表示意見上，而用『照我所瞭解的』、『照我所知道的』、『我想如此如此，因爲這等這等理由』或者『我設想如此如此』或者『如此如果我不錯的話』。這種習慣，我相信，對於我有很大的利益，可以藉此表示我的意見，因此我隨時得有升遷的機會；而談話的目的是『通知』或者『聽人說』、『使人快慰』或者『說服』。在這種好意裏，有識之人自然不會遇着別人的反對，這裏自然也沒有公然反對別人意見的意思。例如如果說話有一種積極武斷的情緒，則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而得不着他人的同情。如果你要得到別人的意見增飾，同時表示堅定你的現在意見，有禮有識的人不喜歡辯難者，就要讓你錯到底。用這一種方法，永遠不能使得聽你說話的人得到快慰，也不能勸導別人服從你的見解，普樸說得很適當：

『你要教訓人的時候要叫他不知道，

使得他對於不知的事情好像忘記掉。』

他又廣續的說道：

『說話的時候雖然是確切的，但要表現不能自恃。』

這一句可以與普樸另外的一句並列，我想不大確切。

『缺乏謙虛，就是缺乏見識。』

如果你要說，爲什麼不大確切。我再寫下列的兩行詩：

『不謙虛的話語缺乏防守，

缺乏謙虛就是缺乏見識。』

缺乏見識（人缺乏了這一件東西是不幸的）不就是缺乏謙恭的變象嗎？下列的兩行恐怕說的更透澈

了：

『缺乏謙恭承認這一種辯訴，

缺乏謙恭就是缺乏見識。』

然而我還得請大家去評判。

兄長於一七二〇年或一七二一年創一新報紙。這是新大陸的第二種報，報名稱爲新英蘭日報。當時只有一種報紙名爲波士頓報。我記得當時有許多友人勸他不要開報館，恐怕不能成功，一種報紙在美洲已經發了。到了一七七一年那裏已經有二十五種報紙了。然而他繼續的進行，等到籌備完備，鉛字印刷材料齊全，報紙刊行了，兄長叫我拿報紙沿街去賣。

他有幾個有才藝的朋友，歡喜替本報寫點稿子自娛，以後頗有相當的價值和需要，這一班人常常來拜訪我們。在他們的談話中，稱許本報，我也被鼓動起來了，要試一試；因爲自己不過是一個小孩子，恐怕說了出來，兄長一定不贊成，來印我所寫出來的東西，我就隱名採取了一個筆名寫了一篇文章，當夜放在印刷所的門下。等到早晨把這一封信拿起來，交給他的朋友。他們讀了，我聽見他們的批評，聽見了他們的贊許快活極了，他們試猜這是出於誰的文筆，一定是出於我們當中一位有才智的人。我想我遇到了他們作評判，這是很幸運的，或者我那時把他們的地位提得太高。

受了這一種的鼓勵，我於是又寫了幾篇用同樣的方法交進去，也都得了贊許；我這樣的進行，直等到我所有的小小材料，用完爲止。我的兄長的朋友，既知道是我之後，更爲器重我，但是我的兄長不大喜歡，他或者有別的理由，叫我太注重虛榮心。這就是我們倆人意見不同的所在。雖然他是我的兄長，但是他自以爲是我的主人，拿我當作他的學徒，他願意我和別的學徒一樣。有時把我的地位看得太低，這不是我所期許的。我們的爭辯



常常到父親那裏請求判定，因為我有理由而辯訴得當，所以勝利常屬於我。但是我的兄長，情感衝動，常常打我，這是使我憤恨的；我覺得學徒是毫無意味的了，屢次想方法把學徒期間縮短，不期後竟如願以償。

在我們的報紙上有一段記載觸怒了議會當局，這一段記載我已忘記了。我的兄長被捉入獄一月之久，所以然者，我想那是因為他找不着著作人。他們也叫我去，被審問，但是我也不能給他們圓滿的答復，出人意料之外，把我放了，或者因為我是個學徒，而為主人保守祕密。

在我的兄長入獄的時節，這時我最恨惡的，雖然我們倆人有意見，但是我出來維持這個報紙，對於當局加以譏誚，我的兄長引此以為滿意，但是別人頗引以為憂。兄長出獄之後，同時議會來了一道命令，「詹姆士·佛蘭克林從此不得繼續刊行新英蘭日報。」

在印刷所裏曾舉行一次會議，他的朋友都出席，要討論對付的方法。有人提議更改報名；但是我的兄長不以為然，結果定規用班哲明·佛蘭克林的名字刊行此種報紙；惟恐議會的制裁，藉學徒以刊行報紙，所以把學徒的約還了我，另在約背寫明作廢。惟我的學徒期間尙未完畢，故又另立一約為兄長義務工作若干時。這種方法雖然不好，但是這種報紙倒用了我的名字刊行了好幾個月。

過了不久我和我的兄長發生意見，我以為他不致於把那祕密的約公開出來，所以我聲明我的自由。我不應該佔這種便宜的，我承認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大錯；但是因為他的脾氣的不好，而時常責備我，所以也

不得不出此，或者他並非本性不好，而因受我時常激刺所致。

我既然決定要離開他的印刷所，他想種種的方法，不要叫我受僱於本鎮之其他印刷所，各印刷店他都去說了，叫他們的主人不要僱我。於是我想去紐約，因為紐約最近，而又有印刷店。我又想，既然這報與地方議會發生一種糾葛，如果我再在波士頓，恐怕不久之後我也要混到旋渦之中，並且我反對宗教的幾點，如果揭之於世，世上良民必大為驚異，視我為無神論者。我決定如此，但是我的父親以為我的兄長為是，並且我也覺得，如果公開的出行，他們一定要阻止我。友人柯林此時來幫助我一點。他和紐約的帆船商議好，對他們說，我是他近來纔認得的友人，和一個蕩婦交往，她的朋友強逼我和她結婚，所以只得秘密逃走。我把所有的書賣了，得一點錢，一路順風，過了三日之後，我已經到了紐約，這裏離我的家已經有三百英里，那時我是十七歲，我也沒有人介紹工作，囊中所存無幾。

我的航海傾向這時尚沒展出，不然也許航海去了。既然有了一種技術，就以為自己是個好工人，我遇見了維廉·彼得福 (William Bradford) 先生。他原是賓塞維尼亞 (Pennsylvania) 的印刷工人，因與克斯發 (Kessell) 生爭執，所以到這裏來開印刷店。他說：『這裏工人很多，沒有什麼事做，但是我的兒子在非拉非亞 (Philadelphia) 他的上手工人羅斯已死，必定需用工人，如果你去，我一定請你。』非拉非亞距此有一百英里，我決定要去，從內河的安伯船走，但是我的箱篋衣物則從海道轉運。

過了海灣之後，我們遇見了一陣暴風，把所有的破舊帆蓬全都吹破了，既然不能達到克爾，只得往長島去。在路上遇見一個沉醉的荷蘭人，在船上不當心掉在水中；正在下沉的時候，我跳下水把他救了起來。他吃了不少的水，像個水鴨子一樣，睡了一晷，他從袋中拿出了一本書，要我替他曬乾。這是我所最喜讀的書，本仁所著之聖遊記，係荷蘭文，印刷紙張極良，燙以金字，裝釘之佳，我所見之英文書實比不上。後來我纔知道此書已譯成歐洲各種語言，除聖經以外，這本書的讀者可算最多了。約翰·本仁在我看來是用敘述文與會話文同著一書之第一人；這種方法最能吸引讀者。笛弗所著之魯濱孫飄流記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摩拉弗蘭地爾 (Moll Flanders)，宗教友愛 (Religious Courtship)，家庭教師 (Family Instructor) 等書摹倣本仁方法已有成功。至於李查孫所著之帕拉米 (Pamela) 亦倣此體。

及至靠近了島，海浪與崖石相激，無地可以登岸。於是下錨攬繩。有些人在岸上，對着我們大呼，我們亦對着他們大呼，但是聲浪大作，一點也聽不見說話。岸上有些小艇，我們對着他們做記號，意思是要小艇渡我們上岸，不是他們不懂，就是因為不能，他們也走了。夜來了，我們共在小艙內安睡，這時荷蘭人也在我們旁邊，他的全身仍溼，浪花濺滿船頭，潛水入艙，不久之後我們混身盡溼，和荷蘭人沒有分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過了一夜，第二日風已息了，我們快快的行到安伯，因為我們已經三十小時沒有喝水，口渴之甚，但無淡水，我們所有的，除了一瓶濁酒之外別無他物。

當晚我覺得身上發熱，快快睡去；曾經讀過關於多喝冷水可解寒熱的記載，於是照法做去，當夜出汗很多，第二天乘渡船過河後，步行五十英里至柏林頓（Burlington），有人云自柏林頓可乘船至非拉非亞。

那一天下雨很大，全身盡溼，中午時已經疲倦，住於一破旅館內，這時纔想到不應該離家。看我的樣子已很難看，有人問我，懷疑我是個逃亡的僕人，屢次有受開疑的危險。第二日又走了一天住在勃朗博士所開的一家旅店內，離開柏林頓還有八英里或十英里。在我吃飯的時候他和我接談，知道我所讀的書很少，他和我兩人從此發生了友誼。一直到他死時為止，他是我的好朋友。照我想來他是個旅行的醫生，因為無論是英國的那一鎮，歐洲的那一城他沒有不能略談數事的。他做了許多文章，是很有智慧的，但是他信仰宗教，拿聖經的材料去做成歪詩，好像克頓氏在幾年前繙譯維爾格詩一樣，這是不合時宜的。用這種方法，他做了種種可笑的事實，如果他的著作得以刊行，無疑的要敗壞許多人的心思，可是畢竟沒有公諸於世。

當夜我住在他的家中，第二日到了柏林頓，但在我未到以前幾分鐘，船已開了，沒有法只得等到禮拜二。而現在不過是禮拜六，後來我遇見一個老婦人，我向她曾經買過麵包，問她有什麼辦法。她請我住在她的家裏，等待開船，因為我已經走殼了，我接受她的建議。她知道我是個印刷的人，要我住在那鎮市開業，她跟我學，她對於印刷需用很多的材料是一無所知的。她招待我很好，給我牛肉飯吃，我送給她一瓶麥酒；我決定等待禮拜二的船。然而當天晚間在河邊散步的時候，有船來了，是上非拉非亞的，有幾個人坐在裏面。他們讓我乘坐，沒有風我

們就搖船；在半夜的時候，我們還沒有看見那城，有些人說恐怕已經走過了，不肯再搖；有些人不知道我們現在在那裏；所以我們走到河邊下了船，看見籬笆，就用籬笆木片升火，那時是十月的天氣，很冷，一直等到天明。有一個人認明了這個地方是古巴小河，已經越過了非拉非亞一點路了，我們上船又走回來，到了非拉非亞是禮拜日上午八時，我們在大街碼頭上岸。

我之所以仔細敘述我第一次進非拉非亞者是欲你做一比較，乃不知後日就在此城成名。那時我穿的是工人的衣服，我的好衣服都藏在箱子裏是從海道運來的。全身污穢不堪，一路勞頓異常，一個人也不認得，也不知道可以住在那裏。我的袋內是裝襪子襯衫，我所有的是一元荷蘭錢，一先令的銅元。銅元完全給了船價，因為我替他們搖船，他們不肯接受，但是我一定要他們接受。沒有錢的人是很慷慨的，因為恐怕有人以為他沒有錢。我走到了街上去，注視市場，遇見一個賣麵包的孩子。我已經吃了好多的麵包，我問他，你在什麼地方買的，我立時去到製造麵包的地方去，是在第二條街，問他要鹽餅乾，波士頓雖常有此種餅乾，但是此地不烘此種餅乾。然後我要買三辨士的麵包，他們說沒有。那時我不知道錢的差別，也不知道他的麵包的名稱和便宜的程度，我要買三辨士的無論什麼東西，他就給我三大塊。我很奇怪為什麼這樣多，我的袋中也盛不下，一隻膀子下面夾一個，手裏拿着一個吃。這樣的走到第四街，走過了李德先生的門前，他就是我將來的妻子的父親；那時，她正站在門口看見我這種奇怪可笑的像貌。於是我就轉彎走到栗子街，胡桃街，一路走一路吃，又回到大街碼頭，走

到原來下船的地方，到河裏去喝水，我已經吃了一塊麵包，把另外兩塊麵包給一個同來的婦人和他的小孩。他們坐船等待，再往前走。

等到吃完飯後，精神奮發，又走上街去。這一次有許多衣服整齊的人同走，我走在他們背後。他們一直走到貴格會的禮拜堂裏去做禮拜，我也和他們同去。我坐下後就覺着疲倦已極，乃大睡，講道者所講一語未曾聽見。會畢之後，有一人輕拍我身，我始醒。這裏就是我到非拉非亞所住的第一個旅館。

起來之後又走到河邊，看見了許多人的面孔，遇見了一個貴格會的青年，他的那一種面色我特別歡喜，我就和他攀談起來，問他可以寄居的地方。我們所站的地方靠近三水旅店，他說：『這裏可以寓居，但地方太下賤；如果你和我同走，我就帶你到一個更好的地方去。』他帶我到了水街的別利客店。我在那裏吃中飯，正吃飯的時候，問我許多問題，恐怕我是一個逃亡的僕人。

吃飯之後又困了，我就去睡，和衣而睡直到晚上六時。有人叫我起來吃晚飯，吃完之後又睡直到次日天明。於是我整理乾淨，到安得列·彼得福的印刷店去。到那裏之後我看見了那印刷所的主人和他的老年父親，原先在紐約我曾看見過這老人，大約他騎馬而來，所以比我快。他介紹我給他的兒子，接待我還算好，給我早餐吃，不過對我說，他現在不需要一個助手了，已經有了人；另外在同鎮上有一個印刷所，或者在那裏，他需要人。這個人就是開米爾（Keimer）。不過他說他可以留我在那裏住，早晚稍有一點工作，直等到我找到了適當的事。

老人帶我去見那新印刷家，等到我們看見了他，彼得福說：「鄰居，我介紹一位做生意的人，恐怕你是需要他。」他問我許多問題，給我一個印刷盤，試試我的技術如何，於是說不久我就請你，因為在這時候他沒有事給我做；他以為彼得福不過是普通的人初次見面，於是講及現在的狀況和他的將來計劃；而彼得福這時裝作不知，並沒有表示出來，他是另外一印刷家之父，他又說不久可得大批生意，彼得福格外用話來引他，使得他可以儘情的回答他的興趣所在。我站在旁邊立時可以知道這是聰明的人。彼得福去了之後，我留在開米爾的地方，等到我告訴了彼得福是何如人，他大為驚異不止。

開米爾的印刷所裏，只有一部破舊的印刷機，另外有一部破舊的英文字排版盤，他自己用作排羅西的悼詩。羅西是個極好的人，品格高尚，為本鎮人所景仰，他是議會的書記，又是一個詩家。開米爾也能做詩，不過他的做詩方法與別人不同，他用直接排版印刷的方法。既然開米爾只有一部字版，而他自己又要排追悼詩，自然沒有人可以幫他的忙。我把印刷機調理好，預備印刷；我答應他等到他的詩排好了我就替他印。我回到彼得福的地方，他給我一點小的工作，有了地方住，又有飯吃了。過了幾天，開米爾叫我來印追悼詩。現在他又得了一套鉛字，和一本小卷要印刷，這一部工作是叫我做的。

照我看來這兩位印刷匠一點也不配做他們的事業。彼得福生來就不是做這種事業的人，自己又不學無術；開米爾雖然好像是個學者，又能做文，但是印刷的事，他一點也不懂。他曾經信奉弗蘭西的先知教派，所以容

易激動。現在他不屬於任何教派，對於世界是一無所知，後來我纔知道他是個狡猾之徒。我在他的店裏工作的時候，他不歡喜我住在彼得福的地方。他有一間房子，但是沒有床鋪，所以不能叫我住在裏面，他叫我住在李德先生的地方。我已經說過李德是開米爾的房東，這時我的箱子和衣服都來了，我就穿上最好的一套，在李德小姐 (Miss Read) 的眼中看來，便與以前大不同了，至少漂亮幾倍，李德女士就是我的將來妻子。

現在我有幾個朋友，他們都是歡喜讀書的人，我和他們每天晚上相會，異常快樂，我賺了錢，過我的生活，頗覺適意，波斯頓在我的心中已經忘記了，也不願那裏的人知道我所住的地方，只有柯林知道，他知道我的秘密，我曾寫信給他。不想倒發生了一件偶然的事，竟促我早日回家。我的姊丈羅伯·福爾摩斯是航行波士頓與達拉瓦的一個船長。他在新堡，離非拉非亞四十英里，在那裏知道了我，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明我的親友對於我之出行非常苦心，說明他們本是對我好意，如果我能回去，這在我的心上，可以得到平安。我寫了一封回信給他，謝謝他的勸告，不過說明我離開波斯頓的時候並沒有什麼錯處。

州長維廉·克斯 (William Keith) 爵士，那時在新堡，羅伯·福爾摩斯船長會見了他，姊丈那時他正接到我的信，把這封信給州長看。等他告訴了州長我的年紀，州長很爲希奇。他說我是個有期望的人，是應該鼓勵的；非拉非亞的印刷匠太壞了；他說如果我去開一個印刷店，一定可以成功；他並且可以代我攬政府的生意，盡量的幫我的忙，這是後來姊丈在波斯頓的時候對我說的，那時我一點也不知道，一天開米爾和我正在窗下工



作的時候，州長和另外一位紳士來了，（大約是新堡的弗蘭西團長）穿的衣服整齊，聽他們來到門口了。

開米爾馬上去開門，以為是來拜訪他，但是州長來找我，他來了，對於我有禮貌又客氣，這是我慣的，要我和他認識，責我初次來時為什麼不去看他，但是很客氣，叫我到附近一家酒店裏去，他和弗蘭西去嚼嚼馬迪拉之美酒。我對於這件事倒不以爲奇，但開米爾奇怪得好像一隻豬吃醉了毒藥。我和州長及弗蘭西團長一直到了酒店，那酒店是在第三街的轉角，一方面吃馬迪拉酒，一方面談論我的生意問題，他說一定可以成功，他和弗蘭西團長都說他們可以幫我的忙，獲到政府裏面的生意。我懷疑不知我的父親是否能贊助我，維廉爵士說，他可以替我寫一封信給我的父親，並且說明了種種利益，覺得他一定贊成。所以結果我應該回波士頓去，帶了州長給我的父親的信。同時這種計劃還得保守秘密，我在開米爾的地方照常工作，州長有時叫我去和他吃飯，我想這是很大的幸運，他和我講話的時候好像是親密知己的人。

一七二四年四月梢，有一隻船到波士頓去，我到開米爾那裏去告假，說要回去看望親友。州長替我寫好了封很好的信，誇獎我的長處，竭力的建議我到非拉非亞別開生面。船行不慎觸礁了，有點漏，我們就在船上作抽水的工作，各人輪流去做。過了兩個禮拜我平安的到了波斯頓。我離家差不多七個多月，我的親友也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福爾摩斯還沒有回來，也沒有寫信到波斯頓來。我忽然來了，我全家的人都很驚奇。他們都歡喜看見我，只有我的兄長不以爲然。我到印刷店裏去看他。這時我穿的衣服好得多了，配帶一隻表，袋裏有五鎊銀

子。他待我一點也不客氣，上下看了一看，轉臉工作去了。

印刷所的工人問我到那裏去了，那地方的景况如何，你歡喜嗎？我說那地方好極了，我的生活也極舒服，我並且說極願早日再回到那裏。有一位工人問我說，那地方用什麼錢，我拿出了一把銀子，給他們看，這真是難得見的事，因為波斯頓是向來用紙幣的。然後我再讓他們看我的表；（我的兄長態度仍然陰沉）我給了他們一些錢買瓶酒喝，我就走了。這一次的拜訪觸怒了我的兄長；過了些時，我的母親，要我同他和解，仍然如兄弟如初。但是他說他在我的工人面前公然的侮辱我，這是我永不能釋的。這實在是他的錯誤。

我的父親讀了州長的信以後，顯然是驚奇的，過了幾天，這一件事也不大提起，等到福爾摩斯船長回來了，把這一封信給他看，問他知道克斯否，他是如何的一種人；照他看來，叫一個未成年的孩子來負這種責任，也未免太大了，因為我那時還差三年不到滿師的時期。福爾摩斯說他贊成這一種計劃，但是我的父親不以為然，到了末後，正式否決這件事。於是他寫了一封恭敬的信給維廉爵士，謝謝他的這種幫忙，但是不贊成我去開業，因為我年紀太青，如果負了這種商業的責任不免太大了，並且說明準備開業用費也多。

我的朋友柯林，現在在郵局裏做書記，聽說我所到的一個新地方，他很贊成，也決定到那裏去，但是我仍等待我的父親的決定，他已經動身由羅得島前往，把他的所有的書，歷年搜集的算學和自然科學的書都交給我，以便和我的書一同運往紐約，而他先在紐約等我。

我的父親雖然不贊成維廉爵士的建議，但是對於我在這短短的時日有這樣的成就，勤勉工作，衣食自立，又得別人贊成我的品格，這是他所歡喜的。同時又看見我和兄長兩人不能合作，所以他對於我回到非拉非亞的事，予以同意，並告以尊重他人之意，如能尊重別人，別人即可尊重你，切不可再事譏諷他人，因為他知道這是我所歡喜的。如果我能穩重再事積蓄，到二十一歲的時候，一定可以自立開業，到那時候，他一定幫助我。這是我所能得到的，此外還有一些贈物，代表他和母親的愛心，等我再束裝往紐約去的時候，這時他們完全贊成了。

船到了羅得島的新碼頭停了，我去拜訪我多年不見的兄長約翰，他已經結婚了，並且在那裏住了下來好幾年。他待我很好，因為他很愛我。他有一位朋友，名叫維農（Vernon），在賓塞維尼亞虧欠了他三十鎊錢，希望我在那裏替他討，然後再寄給他。所以他給我一個收據。但是這件事到後來使我麻煩的不得了。

在新碼頭有不少的紐約人來上船，當中有兩位青年女人，這兩位女人好像是朋友，另外還有一位貞靜莊重的貴格會婦人，和她的僕人等。我準備替她做些服務的事，她也想道這是出於好意；等到她看見我和那兩位年青的女子日益親狎的時候，她把我帶到一邊說道：『青年人哪，我很關心你的事，你一路沒有朋友，對於世界恐怕不明瞭，殊不知引誘少年的事很多；這兩位是極壞的女人；看見她們的動作，就可以知道；如果你不留心的話，就要碰到危險；她們對於你並不熟悉，我因為關心你的事，所以對你說，不要再和她們親近了。』我所看見的並沒有她想到的這樣利害，她提起了幾樣事，我都沒有看見，但是相信她所說的不錯。我謝謝她的美意，遵守她

的勸勉。等到我們到了紐約，這兩位女子對我說她們所住的地方，請我去看看她們；但是我沒有去，幸而沒有去；第二天船長發覺了被盜，一隻銀調羹和幾樣東西不見了，報告官廳，照地址找着了這兩位女子，尋出贓物。幸而我沒有上當，這一次比逃脫船之觸礁還要運氣。

到了紐約會見柯林，他已早到多日了。我們自小就在一處，同讀一書；但是他比較我更有機會讀書，他的數學很好，比我高強多了。我在波斯頓住的時候，大多數的空閒時間都是和他閒談，他既沉着又勤奮，同事書記職員都敬重他，看樣子他一定在將來的生活上，有相當的成功。但是在我離家之後，他漸染有吃酒的嗜好；我也看見了並且聽人說，自從他到了紐約來，天天沉醉，並且脾氣也壞了。他也愛賭博，並且輸錢，以致旅店之費，和到非拉非亞的費用，完全由我負責，這使我受累不小。

紐約州長勃爾納（Burnt 勃爾納主教之子）聽船長說同船有一年青之人，帶了許多的書，要我去拜訪他，把書給他看。我本來要帶柯林去見州長，可是這一次他不沉着了，又入醉鄉，所以沒有帶他去。州長接待我很有禮貌，把他的圖書室給我看，這一間圖書室很大，以後我們談了許多關於書籍和著者的事。到此，我已經見了兩位州長，而每個州長待我均極有禮，像我這樣窮苦的孩子有這樣的事情，可算大幸了。

我們啓程往非拉非亞。在路上收到維農欠債的還款，要是沒有這些錢，我們恐怕不能到非拉非亞了。柯林想去做會計，但是等他講話，呼出了酒氣子，等他發了脾氣，雖然有人介紹，但總不成功。所以他就和我一同住吃，

通統用我的錢。他知道我有了維農的錢，所以常來向我借，他向我聲明，一旦有了職業，就還給我。及至到了最後，他借的太多了，如果一旦我的兄長寫信來要，我真無法應付。

他仍然繼續的喝酒，我們在這件事上也吵過，因為在他有了一點的醉意的時候，脾氣更壞，有一次和別的青年人乘船，輪着他搖船的時候，他不肯搖。他說：『搖回去倒可以。』我說：『我們不能替你搖。』他說：『你只得一夜在水裏，隨你的便。』別人說：『不管他，我們搖罷。』但是我的心中充滿了他各種行爲的錯誤，我仍然反對。但是他堅決要我搖，不然把我丟在水裏，說着他就起來要動手，要來打我，我雙手拿住他的手杖一舉，反倒把他舉起，倒栽葱式的打入河內。我知道他善於游泳，所以不管他事，等到他起來的時候，我們的船已經走了好遠，等他游來快近船的時候，我們再打幾槳，問他願搖不搖。他情願死，但不肯答應搖。然而我們看見他疲倦了之後，就把他拉上來，當夜把他的衣服烘乾。後來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說。恰巧有個西印度船長來替他在巴爾巴地的孩子們請教師，就請了他，他答應有了錢就寄來還我的債，但是以後就沒有聽見他的消息。

用了維農的錢是平生的大錯；從此也可以看出我的父親所說，年紀太青不能負此責任的事情不錯。維廉爵士讀了他的信之後，說他太過於深慮。人們各不相同，未可一概而論；不一定老成和年齡同時俱進，但少年也有善於處理事務者。他說：『既然他不助你自立，我助你自立。請你給我一個清單，把所要的需用品都寫在上面，好到英倫去辦，你只要把清單交給我，我去辦。等你有力量的時候，你再還我；我立意要有一個好的印刷所設在

此地我想你一定可以成功。」說話的時候極表懇執的態度，我對於他的說話，一點也不懷疑。雖則有這一種計劃設在非拉非亞，但是我仍保守秘密。如果我這件事情公開於大眾，說那州長助我，恐怕有人要勸止我，後來我知道這人說話不負責任，說了不做。然而我看他這種人物，既然誠懇，又如何能不信仰他呢？那時我相信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好人了。

我開給他一張清單，照我的計算，一家小印刷店差不多要一百鎊。他很歡喜，並且對我說：「如果你能到倫敦去選擇些適用的器械，這與你一定有益。」他又說：「在那裏我有些熟人，如果你同他們接洽，可以代買文具、書籍及應用的東西。」我對於這一點也很贊成。他又說：「預備乘安尼斯號船。」這隻船是航行於英國與非拉非亞一年一度的船。但是在安尼斯船未到之前還有幾個月，所以我繼續在開米爾的地方工作。柯林曾經向我借過錢，我時時擔心維農人要來問我關於那項款項，但是他過了幾年之後纔問我關於這件事。

我忘記了對你說，船行到波斯頓的一段事，在勃拉克避風船上的人都下來了，捉鱈魚，捉了很多。在這裏打破了我不吃葷的習慣。我所以贊成特羅昂氏的素食法，因為他以為吃葷就要殺生。這是很合理的。我從前極愛吃魚，這一次聞了魚香覺得其味無窮。我想現在要否破戒。我看見一隻大魚肚子剖開的時候，裏面有許多小魚；於是想到：「既然魚你是同類相殘，我吃你有何不可。」所以我吃魚了，滋味很好，所以後來和別人吃飯的時候又開葷了。所以無論什麼事情人都能想出一種理由，因為人是活動的。

開米爾和我住在一處很相得，彼此過得去，但是他不知道我已另起職業。他仍然保持着少年時的好辯態度。所以我們常常發生辯論。我常用蘇格拉底的辯難方法，先用較遠的問題引他，然後使得他理屈辭窮，到了最後他也當心了，常常先問我，『你從這一個問題要問到什麼地方？』這樣一來，他知道我是個善辯的人，他和我談起來，我們不如發起一種新的宗教派別。他宣講教義，我替他疏通。等到他解釋他的教義的時候，我發現出來有幾種我不贊成的事，除非把我的條件加入在裏面，我不能答應。

開米爾留著鬍鬚，長得很長，他說摩西聖經上說：『你不可傷害你的鬍鬚。』他歡喜守古代的第七日禮拜日，這是他兩點最重要的。這兩種我都不歡喜。但是如果他能戒葷，我就可以遵從。他說：『不吃葷恐怕我的身體擔當不住。』我對他說，吃素不惟能維持你的身體，還能增加你的康健。他是個常常歡喜大吃的人，照我這樣一來，幾乎把他餓死。我們約定了試試看，我也遵守了他的教義。我們約定了先吃三個月。在我們附近的地方有一個女人替我們包飯，我點出了四十種菜，叫她替我們輪流烹調，每天換着吃，這樣對於我是最便當的了，省得很。一個星期一人只用十八辨士。每過四旬齋期，我們吃葷，這樣忽然換菜，對於我沒有什麼不便，通常人說換葷菜要慢慢加增，這件事我不相信。我吃得身體很好，但是開米爾受苦了，對於這種方法感覺着無味了，要吃埃及燒法的肉，於是買了一隻彘燒小豬。他請我和兩位女朋友一同去吃，菜來得太早了，他饑的不得了，我們還沒有來之前，他們已經吃了大半。

這時我會化費一些時間在李德女士面前求愛。我對於她，又敬重又戀愛，有好多理由足見得她對於我也有同樣的情形；但是我要遠行，而我們又太年青，只不過剛過了十八歲，她的母親在這時候，不願我們進行的太遠了，好比結婚，最好是等到我回來了再講，因為我覺得不久就可以回來立業。在我想來，或者我們相處日期太短，她尚且不能知道我是何如人。

這時我有幾個友人，如查理·奧斯本 (Charles Osborne)、約瑟·華生 (Joseph Watson)、詹姆士·拉非 (James Ralph)，全都喜歡讀書。前兩人是本鎮大律師查理·布拉登之書記，後一人是一位商人的書記。華生是一個虔誠有識的青年，德行全備；其他兩人在宗教一方面並不注意，特別是拉非和柯林一樣，使我麻煩受累。奧斯本對於他的朋友誠執坦白，率直愛好；但是對於文學的作品，非常的歡喜批評。拉非有才智，大有禮讓之風，說話流利；我想向來也沒有遇見這種會說的人。他們兩人都歡喜詩，他們自己也動手試做。在星期日我們四人常到附近的偕克爾樹林去遨遊，我們互讀互聽，把我們所讀過的加以討論。

拉非決定要學詩，無疑地，自以為一定可以在這上面出名，從此也可以得到大運。他說最好的詩家，開始寫詩的時候總是有錯。奧斯本來勸他，說他沒有做詩的天才，不要想別的，只要注重現在的職業；用商人的方法，雖然沒有產業，勤勉進步，將來如能受僱於大工廠內，便是發展的機會了。我贊成用詩以自娛，練習語言說話，此外再不做進一步的設想。



於是建議下次開會時，各人攜詩一篇，用以觀察各人的觀點，批評及改錯地方。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要增進文字，提出來詩篇第十八篇重譯一次。等到開會的時候到了，拉非來了，給我看他的詩已經做好了。我告訴他，我的詩因為忙，沒有做。他把他的詩給我看，我很贊成他的譯法，他很得意。他說：「奧斯本向來批評我的作品不留餘地，吹毛求疵。他不很嫉妒你，所以請你拿這一首詩作為你的，我就裝作詩沒有做好。我們看一看他怎樣辦。」我贊成他這種說法，抄寫一過，好叫他們認不出來。

我們開會的時候，華生的詩讀了，有一兩段很美，但是有許多缺點。奧斯本的詩也讀了；他的更好；拉非說他的詩很好也贊成。不過有些小錯。他自己沒有詩。我末了讀，並說道沒有工夫加以修改。我讀了又讀，華生和奧斯本一致說好，並且贊成。拉非說些批評，建議修改的地方；但是我說明保留的理由。奧斯本反對拉非，告訴他，他的批評家地位並不比詩家好，所以他們辯論結束了。等到他們倆回家的時候，奧斯本仍然堅持着他自己對於我所做的詩的批評；幸而佛蘭克林早已回去了，不然我要當面的稱讚他。他說：「誰想到佛蘭克林能做這樣的詩，繪形繪聲，有力如火！他的作品比原有的作品更好。在他平常的談話中，他似乎是口不擇言；他慢吐詞句而不善說，啊，天啊！他怎樣寫得這樣的好！」等到下次我們聚會的時候，把這件事公開了，我們都嘲笑奧斯本。

這種事件以後，使得拉非格外的決定要去做一個成名的作家。我繼續的勸他，但他仍然努力寫詩，一直到普浦痛責他的時候為止。此後他完全改變成爲一位很好的散文作家。以後再講他的事，現在講其餘兩人，這

裏補充一句，過了幾年之後，華生死在我們跟前，他在我們當中是最好的。奧斯本到西印度去做律師，也賺了很多的錢，但年輕的時候就死了。他同我約定了無論那個先死，在未死之前先到他的友人所住的地方去拜訪一次，這種的約定無奈太嚴重了，但是他畢竟不會來。

州長歡喜我去做他的朋友，常去拜訪他，他和我說及開業的事好像堅定了一樣。他介紹了我給他許多朋友，並且寫了許多的信，另外寫了一封信，叫我可以去支款買印刷機和鉛字。因為這一封信我去了好多次也沒有拿着。及至到上船的時候也沒有寫成，不過那船曾展期了好幾次。及至最後我去拿信，遇見了他的書記博得博士，他說州長很忙沒有工夫寫信，但是在船沒有開之前，他自己上新堡親手交給你。

拉非雖然結了婚，生了孩子，但是他決定要陪我同去。他好像是想與倫敦的商人接洽，代售貨物，藉得佣金；但是後來我發現了他對於妻子的親屬不滿意，想藉此逃脫以後永不回來。既然決定要到英國去，就和我的朋友告別，也到李德小姐那裏去依惜話別，離開了非拉非亞之後到新堡停船。州長已經到了此地，我到他的寓所去，見了他的書記，他說州長現在有事不能見你，不過信就馬上送過來，希望你一帆風順，早日回到美洲來。我回到船上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仍然不疑。

安得列·韓密頓 (Andrew Hamilton) 先生，一位著名的非拉非亞律師和他的兒子也乘這隻船，田漢 (Denham) 先生，貴格會的商人，思那先生，羅斯 (Russel of Maryland) 先生，瑪利蘭的鐵廠主人同在一間大

艙裏，所以拉非和我不得已到統艙裏去，別人也不知道，以爲我們不過是普通的人。但是韓密頓和他的兒子忽然接到一封信，要他從新堡到非拉非亞去，在那裏辦一件案子，是關於一隻拘留的船的事，應許給他很重的費用；在船剛要開行之前，弗蘭西團長來了，對於我頗致敬意，他注意到我和我的朋友拉非，同艙的人很爲注意，所以請我們到另一個艙裏，說現在有地位了。於是我們搬到那裏。

既然知道弗蘭西團長帶了州長的信件來，我要求船長打開包件，把那些信給我本人。他說通統打在一個包裏，如果要解開，殊多不便，不如等到英國上岸之後，讓你自己去揀；所以我就等待，船就開了。我們在艙裏有好多伴侶，住的非常舒服，另外再加上韓密頓先生所預備的飲食，格外豐多了。在這次旅行我結交了一位朋友就是田漢先生，終生做朋友。這次旅行並不舒服，我們遇着了惡劣的天氣。

等到我們到了英吉利海峽，船長如約而行，讓我去揀州長替我寫的信。看見這些信都寫明了由我轉交的。我拾起了六七封手寫的信。我想這些信有很大的價值，特別是其中一封是給巴斯克的，他原是英國印刷界之王，另外一封是給一個文具商人的。我在一七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了倫敦。首先到了文具商人那裏，把克斯州長的信交給他。他說道：『我不認得這個人。』但是他仍然開信：『這是李德斯頓的信，我知道他是個流氓，我和他沒有來往，不接受他的信。』所以他把信交給我，轉臉和別的主顧做生意。我奇怪難道這不是州長的信嗎，經過了仔細的考慮之後又不以爲然，於是我就懷疑他的人格了。我去看我的朋友田漢先生，把全部的事

講給他聽。他講給我聽克斯的人格，寫了這許多信都沒有用處。曉得他的人知道他一點都靠不住，他笑道：『你支錢，沒有錢何從支起。我又問他我現在怎麼辦呢？他說在印刷業方面找工作。他說：『在這裏的印刷店裏，你可以學許多的藝術，等到你再回美洲之後，你就是頭一等的印刷匠了。』

我們都知道了李德斯頓，高級委任官，他是個狡猾之徒。他曾經用種種計謀，使得李德女士的父親損失一半的財產。在這一封信裏顯然密謀陷害韓密頓先生（因為他想他已和我們同來）克斯與李德斯頓有關。田漢是韓密頓的朋友，他想韓密頓應該知道這件事，不久韓密頓也到了英國，一方面因為他向來恨惡克斯和李德斯頓，一方面因為他預謀，所以我把這封信給他。他很感激我，因為這件消息很重要，從那以後，他作為我的朋友，以後我常常得着他的幫助。

以高貴的州長對於缺少知識的少年，施以這種詭計，別的事情都可以做了！這是由於他的習慣所致。他要取悅於各人；而他自己的能力有限，不得已，驢蒙虎皮，真像畢露。另一方面，他是個有才識的人，寫文章也好，對於人民是個好州長，但是對於本地的人，財主所有的建議他不大贊成。有幾種好的法律已經頒佈，這都是在他的任期之內舉行的。

拉非和我是不能分開的友人。我們兩人住在小不列顛旅舍三先令六辨士一星期——我們只能出這一些錢。他找着了幾位親屬，但他們太窮了，不能幫助他。他現在告訴我他要住在倫敦，永不再回非拉非亞了。他來

了未曾帶錢，所有的都用作路費了。我有十五個比士多；（西班牙幣名）所以他時常向我來借，同時他也出去尋求職業。他首先要到戲園裏作戲，因為他有伶人的天才；但是維克，就是戲園的主人，說他不設資格，不要想做這一種事，他在這一種事上永不能成功。他又向潘士得羅報紙主人羅伯請求替他寫報紙，也沒有得着了。應許未了，想在田普地方的律師處作了一名抄寫，但也沒有成功。

我在巴多羅買街的巴本爾印刷所立刻找到了工作，這家印刷店是那地出名的印刷所，我在這裏做了一年的工。我賺的錢也還好，但是拉非用了我很多的錢，他還常去到戲園和遊戲場去。我所儲蓄的十五比士多現在也化完了。他似乎完全忘記了他的女人和孩子，而我呢，漸漸也忘記了和李德小姐的愛情。我只寫了一封信給她，要叫她知道我在短期內不能回家。這是我一生的第二樣大錯，如果我再生活一次，我一定要改正。在實際上，因為我們的用費很大，一直沒有路費回家。

在巴木爾 (Palmer) 印刷所裏叫我排烏來斯頓的自然宗教 (Religion of Nature) 第二版。有些理由對於我好像不合適，我用哲學的方法寫了幾段註解。這一篇名叫自由與必需，快樂與痛苦 (A Dissertation on Liberty and Necessity, Pleasure and Pain)。上書獻給我友拉非，我印好了數十份。巴木爾先生看見了我的作品，得知我很有才智，但是我的立論，他不贊成。我的這一種印刷又是平生的大錯。在我住在小不列顛的時候，我和維立克斯認識，他是印刷所隔壁的一家書店主人。他搜集的舊書很多。圖書館在那時候，並沒有成立，但是

我和他接洽幾次之後，用什麼方法我現在忘記了，就可以借他的書。這是一個大機會，我得到的利益不少。

我的短文不知如何傳到了醫師李昂之手。他曾經著有人類判斷確定論（The Infallibility of Human Judgement）一書，不久我們彼此熟悉了。他很注意我，常來和我談論這種問題，帶我到好恩思去。好恩思是一家酒店，在其普街第幾巷，介紹了曼德維博士給我，他是蜜蜂故事（Fables of the Bees）的著者，他在那裏組織了一個俱樂部，他是主席，常常招待客人。李昂也介紹了彭彼頓給我，這是在巴斯孫咖啡店。他答應我有機會介紹我去見以撒·紐頓爵士，這是我極歡喜的，但是一直沒有成功。

我購得了幾種骨董，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是石棉所做的錢袋，經火不壞。斯雷爵士知道了，要看看，便邀約我到勃綠伯住宅，把他所有的骨董給我看，並且勸我把這一件錢袋賣給他，他給我的價錢也不差。

同居者有一年輕之女子，他是個製帽廠的主人，我想，在可拉斯開了一家店。她的體態很美，人又聰明又活潑，說起話來極為中聽。拉非晚間讀劇本給她聽，久而久之，他們稔熟了，她移居之後，拉非也隨她同去。他們有時同居，但是因為沒有事業，而她所有的進款也不敷用，拉非決定到倫敦去了，在倫敦的鄉下教書，他覺得對於教書資格總是有餘了，因為他寫得一手好字，對於數學和簿記也擅長。然而他以為這種事業太低，有損於他的身分，又恐怕影響將來的事業。他換了我的名字，不久接了他一封信，說道他已經住在一個鄉村裏，（我想是在柏爾克郡，他在那裏教了十幾個小學生，每個小學生一星期收六辨士學費）請我照顧T夫人——要我寫信給

他，寫明小學校長弗蘭克林收。

他常常寫信給我，把他的近作敘事詩送給我看，要我改正批評。雖然常常照他的話去辦，但是我並不鼓勵他做詩。適有楊氏之諷刺文刊行於世，我選擇其中要點寄之，意思是要勸勉他不至於太注重詩。但是這種辦法沒有用處；每次來信總有詩在裏面。正在此時T夫人失落了她的朋友和事業，常在困苦之中，所以常到我這裏來告借，把我能供給的借給她。此後我漸漸與她親暱了，因為在這時候沒有受宗教的束縛，我想和她接近（這是平生大錯之一）但是她發生反感而拒絕，後來把這件事告訴了拉非。我們從此便發生意見，等到拉非回到倫敦之後，我和他所有的交情完全消滅。所以我也不能再有希望他來還我的錢。然而他不還錢也不要緊，但是自從我們絕交之後，我倒失却了一個重擔。現在我聚集了一點錢，在技術上也有了進步，我辭了巴木爾公司的事到華特的地方去做事。這個印刷店開在林肯旅館附近，比以前的印刷所更大。我繼續在這個地方工作，一直到回美為止。

我到印刷所裏工作之後，於是就選擇到印刷機的地方工作，因為藉此可以運動身體。這地與美洲不同，美洲的工作是排工和印工並做的，而這裏是分工的。我只喝水，而這裏差不多有五十工人，他們都喝啤酒。上下樓的時候，我一手拿一只大號鉛盤，但是別人上下，全都兩手拿一支。他們很奇怪這『吃水的美洲人』力氣倒比吃酒的英國人大！在印刷店裏有一個酒保專門供給工人的酒。我的朋友，在早餐之前一天喝一品特酒，（八分

之一加倫)吃麵包乳酪之後喝一品特酒，中飯之前吃一品特酒，中飯時吃一品特酒，下午六時吃一品特酒，停工之後吃一品特酒。我覺得這種習慣壞極了，但是他們以為這是必需的，他們想來吃強的啤酒，就有強的身體。我和他們解說，啤酒裏面所含的東西不過是大麥溶解在水裏的一部分，喝了一天的啤酒倒不如吃一辨士的麵包，如果再吃了一品特的水，這些麵包溶解在水裏就能增強他的力量，比一品特酒的力量大得多了。他們仍然喝酒，每星期六就要付四五先令的酒賬，但是我省了不少的錢。所以他們常常欠賬。

過了幾個星期之後，瓦德叫我到排版的地方工作；他們向來的規矩要先納五先令的費用好大家吃酒。我覺得上次進來時已經付過一次，這次決不再付，瓦德亦以為然，不叫我付。我支持了兩三星期之久，他們總以為我是會員之外，他們對於我時常做些小惡作劇，一不當心，不在房內，排版被他們弄錯了，頁數弄顛倒了。我問他們，他們說有鬼，不加入會的，鬼就來找着他們，雖然印刷店主反對，我覺得自己一定要付會費，覺得如此長久下去，不勝其煩。

我納過會費之後，和他們同進退，對於他們發生不少的影響。於是建議修改章程，雖有反對然卒得通過。我以身作則，有許多人已經廢棄了啤酒和麵包、乳酪同吃的習慣，他們到附近的店裏，只要喝一碗稀飯，撒點胡椒，加點牛油，所費之錢不過一辨士半等於一品特啤酒之值。這是最經濟的早餐，他們的腦也可以借此清醒。但是沉於飲酒之人，常時囊空如洗，而負酒店之債，他們常常到我這裏來借錢，情願付息。他們有一種成語，就是『透



亮』『透亮』者無錢之謂。等到星期六晚付薪的時候，我就收他們的欠債，有時數目超過三十先令。同時他們也都以為我是善於詞令之人，喜說笑話，所以使得我在羣衆中有地位。又有許多工人喜歡禮拜一告假，他們說這是月亮日，但是我從不告假缺席，我做事非常神速，所以要緊的工作叫我去排，而報酬也較好，那時我很愉快。

我的小不列顛的寓所離工作場所太遠了，於是搬在獨克街，羅馬教堂的對面居住。這是在意大利貨棧之後，後面有兩副樓梯。管理房舍的人是一位寡婦；她有一個女兒，一個老處女和管理貨棧的一個工人，但是他住在外面。她到我原住的地方打聽我的品格之後，就讓我住在她的家裏，三先令六辨士一個星期；她說這很便宜，因為要有保護的人，所以她要一個男人住在她的家裏。她是一個寡婦，年紀已經大了；生在新教的家庭裏，是一位牧師的女兒，但是因為她的丈夫是個天主教人，所以改信天主教了，關於他的回憶，她是很敬重的；家世也很好，自查理第二以來所有的歷史瑣事，她都知道。她一腿已跛，不便於行，所以我也不去驚擾她，有時她需要朋友，她叫我去，她的說話很能動人，無論何時她叫我去，我就去。我們晚飯的時候，大概是半片小魚，另外一小片麵包和牛油，兩人飲半品特酒；所有興趣者是她的言語。我住在她那裏很舒服，如果沒有別的事，她寧願我終生住在那裏；及至我講道在附近有一家便宜住所，只需二先令時，她叫我想想看，她寧願減去二先令，叫我一先令六辨士一禮拜住在那裏，一直到離開倫敦為止我住在那那裏。

屋頂小間有一七十歲的老處女住在那裏，她現在已經退修了，房東太太對我說：她是信仰羅馬天主教的。

青年的時候就到海外去了，住在一個尼姑庵裏，她自己也是個尼姑，但是水土不合，回來了，本國沒有尼姑庵，但是她誓約終生爲尼，即或不能也使其所居處之情形與尼姑相若。再者，她把所有的財產都用作慈善事業之用，只留十二鎊一年穀自己之用，在這些數目之內，她仍然捐贈很多。她的生活只不過吃稀飯而已，也不要用火來燒。她住在這裏已經好多年了，樓下雖屢次更換房客，但都准許她住在那裏，因爲他們也信天主教，藉此可邀天福。有一教士天天來爲她懺悔。房東主人說道：『我問她好幾次，像她這個樣子不同外人來往，怎麼也要懺悔。』她道：『要想把虛浮的思想完全消沒是不可能的。』有一次准許我去拜訪她。她是滿心高興而有禮節，談話時喜笑風生。房間很清潔，除了床墊外，只有一桌，一十字架，和聖經，以及她所給我坐的一個小凳子而已。烟突上掛了聖維羅尼架的畫像，手中揮她的手巾，另外有耶穌流血的像，她對我解說時極爲沉重嚴肅。她雖樣子灰白，但向來不生病，由此看來，像她這樣的生命只要如許的小款就可以維持康健。

在瓦德印刷所我又結識了一位朋友，就是維格特 (Wygat)。維格特是一個青年人，有有錢的戚友，他的教育比任何的印刷匠知識都高，他既懂拉丁文，又會法文，同時好讀書籍。我教他和他的一個朋友游泳，只到河裏教了兩次，他們都會游泳了。他們介紹我去看些從鄉下來的紳士。後來我和他乘船到查爾西 (Chelsea) 去參觀大學及東撒特羅之古物。在我們回來的時候，大家要看我的本領，維格特曾經誇張了一番，我就跳下河去從查爾西游到勃來克非 (Blackfriars)，表演許多水上的動作，他們都驚爲傑作。

我從小的時候就歡喜游水，曾經學了塞弗那特氏的動作和姿勢。又加以我自己的方法，務使得游泳便利。在這時候，我把所有的本領都表演了。他們既然驚奇又是羨慕，維格特也要學爲游泳能手，和我格外接近，我們所讀的書也差不多一樣。最後他勸我旅行歐洲，藉着我們的工作到處糊口。我起初已願意如此；但是等我和田漢先生談論了以後，我常和他談天，他勸我預備想法子回非拉非亞去，因爲他大約不久就要回去了。

對於這一位先生的好品格我必須說明。他以前是在不思特做生意，但是失敗了虧欠了許多人的債，結束了以後就到美洲來。在那裏他加倍的努力，過了不久成爲一個有錢的人。他和我同到英國來，設筵請他的友人，感謝他們從前不急速的追求他立即還款，他們除了被邀宴之外沒有想到別的，等到他們移了杯盤之後，每一個人的面前擺了一張支票，並且連利息也包括在內。

他現在告訴我，我要回非拉非亞去了，帶了許多的貨物，到那裏去開店。他計劃請我去作他的店員，監管他的賬簿，這些事我雖不懂，但他願意教導我，替他寫信，照管店務。他又說，等到我一旦店務熟悉之後，他就升遷我，把我送到西印度去，配備麵粉和麵包的貨色，可以將此貨物轉售他人而得佣金；如果管理得當，不久可致巨富。這件事對於我很適和，久居倫敦我已厭倦，回憶故鄉賓塞維尼亞之歲月，乃起思家之感，所以我立時和他訂約，每年支賓州錢五十鎊薪金，誠然比我排字的工錢少得多了，但是前途有希望。

我現在以爲我離開了印刷的職業，不再做印刷的事業了，天天可以從事於我的新事業，和田漢先生到各

店裏去辦貨物，看他們如何包攬，來往接送，運輸貨物。等到我們都上了船，我稍有空的時間。有一天我到維特含爵士那裏去，這真使我驚奇，他是一個偉大的人，我等候他。他曾經聽說我自查爾西到勃來克非游泳過，並且我教過維格特和其他的人幾小時的游泳。他有兩個兒子，也想到遠的地方遊歷；他叫我先教他們游泳，如果我能教授他們，他給我相當的代價。他們還沒有回來，而且我住在這裏也不一定，所以我沒有接受；但是我想知道如果在英倫開設一個游泳池，叫人游泳，一定能賺很多的錢。並且深覺得如果這件事早日提起，或者我就不回到美洲去了。多少年之後，你記得我們和維德含爵士之子曾有一重要事情接洽，他那時已經成了愛格蒙伯爵，所以我提起他。

我在倫敦共住了十八個月；大多數的時間，我勤奮的工作着，看戲讀書的時間很少。拉非借我的錢太多了，達二十七鎊之多，所以使得我無錢，現在我似乎是沒有歸還的希望了；在我的小小進款中，這個數目也不小！我愛他，然而他也有許多可愛之點。我在財富上一點也沒有增加，但是認識了好幾位聰明的朋友，他們的談話對於我很有益，而同時我讀的書也不少。

一七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們在格爾弗頓上船航行了。在這次航行的瑣事，你在我的日記上，可以找得着，記錄得很仔細。恐怕最要緊的是在那裏所草的計劃，在航海的時候草成的，用以約束我的將來日常生活。這是值得注意的，因為我在那年輕的時候，已經能有這許多造就，就是一直到老，這些原則也都確守不離。

十月十一日我們在非拉非亞上岸，到這時我發現了許多的變動。克斯現在已經不作州長了，戈登少佐代替他的地位。我曾看見他在街上行走和平常的公民一樣。他似乎怕羞不願見我，相見之後，不講一句話就走過去了。我也怕見李德女士，她既然接着我不能早日回美的信，甚爲灰心，別人勸她與羅吉斯結婚，羅吉斯是一個陶匠，他們在英倫的時候結婚了。她向來沒有得着快樂，不久就和他分離了，拒絕與他同居，應用他的姓名，有人說他另外還有一個妻子。他雖是個好工人，但是個毫無價值的人，要沒有朋友的勸誘，決不致於結婚。他負的債太多了，一七二七年或一七二八年之間，偷跑到西印度去了，就死在那裏。開米爾的家好了一點，店裏也賣文具，又買了許多的新鉛字，僱了好多新手，雖然工人沒有出色的，但是生意不惡。

田漢先生的店是在華特爾街，籌備開店之後，我勤勉的替他做工，學習賬簿，不久之後，在售貨上有了大的成就。我們住在一處，吃在一處，他對於我好像是個父執，很誠心的。我敬重他，也愛他，我們住在一處很快樂；但是在一七二六或一七二七年一月之間，我剛剛過了二十一歲，我們兩人都病了。我患的是肋膜炎幾乎一病去世。我受了很多的痛苦，心中所有的一切都消沒了，等到復元了以後，覺着是意外慶幸，但是以後不願再見疾病，免受痛苦。我不知道田漢先生所受的痛苦若何，只知道他病的時間很長，終於不久歸天。他所留給我的沒有什麼東西，不過是他仁愛的心腸和這廣大的世界而已。他死之後店已換人，而我的契約於是終了。

我的姊丈福爾摩斯適在非拉非亞，勸我重理舊業；開米爾也來請我，這一年他出我大薪水，去幫他的忙，這

樣一來，使得他可以儘量的照顧文具店。我在倫敦的時候，從他的妻子和友人當中已經知道了他的壞品行，所以不喜歡同他交往。我又到別的商店裏去試一試要作店員；但是毫無結果，沒有方法只得在開米爾處工作。在他的店裏有幾個工人，如米立地（Hugh Meredith），他本是個鄉下人，已經三十歲了；誠執，有智慧，觀察也不錯，又歡喜讀書，但是好飲酒。司提反·卜德（Stephen Potts），也是個鄉下人，天才很好，又有幽默性格，但是稍微懶。他們的工資很低，但是開米爾答應他們每三月增加一先令，所以他們的技術可以藉此催促提高。米立地在印刷機上工作，卜德在裝釘處工作。他們本是訂約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但是開米爾對於這兩件事也是個門外漢。有一個鄉下愛爾蘭人，一無所長，開米爾把他從某船長處買來的，訂約四年，叫他做一名印刷匠。佐治·維白（George Webb）是個牛津大學的學生，也訂約四年教他排字。又有一個鄉下小孩子來作學徒，名叫德維·哈理。

不久，我知道了所以用高的薪水，請我的緣故是因為這些生手，等到這些生手學成了之後，我的地位就完結了。我依舊的工作，這個印刷所向來毫無次序，我把它整理的極有條理，訓練這些工人，增進他們的工作技術。這一位牛津大學的學生和一個買來的奴僕處在同樣的情形之下是可悲憫的。他還未到十八歲，下面是他自己說的一段故事。他生在哥拉斯德，在那裏就到小學裏去讀書，在學校演戲的時候成績優良，出人頭地。他又加入維特會，寫了些詩和散文，哥拉撒斯報紙曾經登載過；以後就到牛津大學去讀書；在那裏讀了一年，他不

滿意就到倫敦去看看情況，作一個伶人。他每季得到十五基尼金錢，等到他得了錢之後，不去付債，而偷跑出來，把長禮服藏在樹林之中，自己到了倫敦，想到戲園去做工，但找不着，後來把錢用完，不得已典質衣服，甚至不能生活，末後無法經人介紹來與開米爾訂約，來到美洲做工。他是個活潑聰明的人，底質頗好，可以作為愉快朋友，但是懶惰，而無思想；鹵莽之極。

約翰不久逃走了；其餘諸人我和他們都處得來，他們也都敬重我。他們知道開米爾不能教授他們，他們每日在我的地方學了一點。我們不在星期六做工，因為這是開米爾的禮拜日，所以每星期我有兩天的讀書時間。本鎮上所有有才智的人們我漸與他們認識了。開米爾對於我很有禮貌，除了維農之款以外，沒有一樣事情使我擔心，一直到那時我還無力支付，這可以說是不會理財。然而他還沒有問我索還。

我們的印刷所裏時常缺乏材料，因為在美洲還沒有鑄鉛字的東西；我在倫敦在詹姆士的印刷所裏曾經看見過，但沒有仔細研究過怎樣製法，於是我自己想一種方法，刻好字模，用鉛化後去澆，居然用這種方法能補一時之缺。我又製造油墨，儲備印刷材料，支配用具，樣樣事情都能做，可說是個『百事通』。

然而無論我的服務如何，我的工作日見其輕，而別的助手漸漸純熟；等到開米爾再付我第二季薪水的時候，他覺得我的薪水太重了，叫我減低。以後他的禮貌也漸漸減少，常常尋我的錯，吹毛求疵，意思是要我走。然而我仍一再的忍耐，以為他的本性如此不與之爭。有一次發生了一點事故，在鄰近的商店傍發生一種極大的喧

嘩聲音，我伸頭窗外看看什麼事情。開米爾正在街上，看見了我，馬上大聲怒叫，要我注意工作，並且又加以責備之詞，在公衆之下使我難堪，旁人都看見他待我的情形如何。他立刻進來同我爭辯，兩方各不客氣以言語攻擊，他並且提出警告，俟這一季滿後決給以相當對付辦法。我告訴他這種思想不要費難，現在我立時就走，說完拿了帽子走了，叫米立地去照顧一切的事，把我所有的東西送到我的寓所來。

米立地當晚來見我，把我的事情討論了一番。他對於我很爲敬重，不願意我離開印刷所。他勸我不要回波斯頓去，因爲我原想如此；並且他告訴了我開米爾已經負債比他的財產還大，他的債主現在要討了他的店務管理不善，不能賺錢，常不上賬，所以要失敗，如果我開一家印刷所一定可以賺錢。我說沒有資本。他說他的父親很贊成我，他們已經談論過，可以借錢給我，我和他們合夥開店。『我和開米爾的約到了春季就要結束了，到那時我們可以從倫敦買了印刷機和鉛字。我知道我不是個做工的人；但是你的技術就是你的資本，我們可以平分利潤。』

這種建議雙方同意，我也贊同，他的父親恰巧正在非拉非亞也贊成了；他看見我對於他的兒子發生很大的影響，我可以勸戒他的兒子不再飲酒，從此把嗜酒的習慣取消。我交給他的父親一個帳單，他就去買印刷機；等到貨物來了以後，纔可以把這件祕密公開，同時我去尋求工作。但是找不着地位，過了幾天閒散的生活，開米爾這時接得了印紐遮西 (New Jersey) 鈔票的大生意，需要製版纔能印刷，他知道除了我以外，沒有別人能



做這一件事，不然，生意恐怕要給彼得福接去了。他寫給我一封頂客氣的信，說老朋友不應該因爲三言兩語就分散，這是由於情感衝動所致，希望我回來。米立地也來勸我，我來了他的技術也可日益改進，所以我回來了，工作如初。紐遮西的生意接洽好了，我想方法製造銅版，我想那是美洲的第一塊銅版，我又雕刻花紋，使得格外美觀。我們兩人到柏林頓去，做好了以後，大家均說滿意；於是開米爾獲得了大批資財，使得他可以多維持幾天。

在柏林頓我認識了好多重要的人物。有幾位是議會委派的委員，叫他們執行印刷鈔票的事務，監督不准多印。所以他們常和我接洽，我和他們獲得了友誼。我因爲讀書的緣故，心境比開米爾開闊多了，我的說話也因此增加了價值。他們請我到他們的家裏，介紹給他們的朋友，我也明白了各種的禮節；但是他們對於開米爾並不注意。在事實上，他是個怪人；不知生活的價值，不喜歡接受別人的意見，特別污穢，在宗教的某點上倒熱心，實是個鄙夫。

我們在那裏繼續了三個月之久；幾位朋友我已經認得了，如法官亞倫 (Judge Allen)、撒木爾·勃斯提 (Samuel Bustill)、本州的祕書長，以撒·皮爾遜 (Issac Pearson)、約瑟·古柏 (Joseph Cooper) 和幾位議會會員斯密士先生，另外還有以撒·迪可，他是個測量局長。他是個敏捷急智的人，他告訴我在年青的時候替磚廠的工人運土，但是學習讀書寫字，後來替測量員拿測量鏈，在測量上有進步，現在賺了一份家業，他說：『我預言你將來一定成功，在非拉非亞成家立業。』這時他對於我之計劃設立印刷所一點也不知道。這些朋友後

來對於我很有用處，有時我也對於他們有貢獻。他們終生對於我敬重。

在我沒有從事於設立事業之前，將那時我的心境先告訴你一番。我對於人生原則和道德標準曾有相當計劃，對於我之將來生活影響極大。我的父母在早年的時候，給我宗教的印象，自小使我對於敬上帝的心意見不能一致。不到十五歲的時候，對於宗教的幾點發生懷疑，在我所讀的書中曾有此種辯難之文，在啓示的本身一方面我也懷疑。反對自然神論的書籍我會經讀過，這些大多取材於包義爾的講壇。但是對於我所發生的印象適得其反；關於自然神論的辯難，辯難一方面在我看來比駁斥的一方面更有理由；不久我就成了一個自然神論者。我的辯論能壓倒他人，如柯林，如拉非；但是他們兩人都曾經累得我受苦。有時想到克斯之對於我（他是個自由思想家）我之對於維農和李德小姐，這些事情對於我發生很大的痛苦，我於是又懷疑這種學說，雖或實在，但無用處。在我倫敦的短篇中曾寫德來頓之詩作爲箴言：

『真理所在的地方使人不大容易看見，

看見的只是鏈子的一部分，何嘗見其全。

不把眼光持正不能得其善。』

在那篇小文裏敘述上帝的特性，他的智慧，他的良善，他的權力，結論是在這世界上沒有一樣是錯的，而罪惡與善良並沒有多大分別，也沒有這種分別的存在，在現在看來，這種思想並不聰明；不知不覺間在我的論文

裏有許多錯處，所以對於後來的許多事情上發生影響，這是出於形而上學的思考。

我漸漸的相信誠實，純潔，德行，在人對於人的關係上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寫下決定的辦法，這些在我的日記中可以見得，我終生奉行未曾違背。啓示對於我實在沒關係，我有時發表意見，說明有些禁止的事情不一定說是壞的，有些贊成的事情不一定是好的，或者因為這些事情不好，所以我們禁止，這些事情對於我們好，所以我們歡迎。但在他們本身上並沒有多少分別，如果你從全局來看。從這一方面看來，藉着上天的仁愛，保護人的天使，和適逢其會的良好環境，使得我安全的渡過青年的危險期。這其中經過了困難的境遇，又沒有熟朋友，父親的教言又聆受不着，對於道德標準又沒有宗教上一定的見地。我所以說道德上一定的見地者是因為它是必需的，在我幼年的時候，缺乏經驗，而所遇見的人又充滿了欺詐。所以起初和世界接觸的時候，能有這樣的品格還算好的；我覺得它有價值，所以一直保守着。

我們回到了非拉非亞不久，在倫敦採辦的印刷機已經到了。沒有和開米爾說我就向他辭職，得着了他的准許。我們在市場中心附近的地方找着了一間房子，租了下來。那時租金不多，不過二十四鎊一年，我們曾經聽說，租過七十鎊一年，我們又轉租一部分給一個玻璃匠高德非和他的家屬，藉以減低房租，同時我們在他的家裏吃飯。我們的鉛字還沒有整理就緒，何斯是我的一位朋友，帶了一位鄉下人到我這裏來，這是他在街上遇見的，他正在尋找一個印刷所。我們一開始的時候需用物品很多，錢已經用完了，這個人初次來就送了五先令，可

說是我們的初熟之果，這時來了一筆生意，勝於皇冠。及至後來我每逢看見青年常常提拔他們，這都是受了阿斯之所賜。

社會上常有一班喜言不詳之人，預言事業敗壞。非拉非亞有一個人，是一位長者，看樣子很聰明，說起話來很沉重，名叫撒木爾·米克（Samuel Mickel）。這一位老者我是不認得的，有一天來到我的門前，說我這樣年輕的人來開一個印刷店，他肯切的說道，很替我擔心，因為這種設備是很貴的，這種投資很容易失敗，不至破產不止。看看新造的房屋和租金的高漲，很容易使我失敗。他並且列舉種種現在不幸的事件，聽了他的說話之後，使得我憂鬱之極。如果在我沒有開業之前聽得他的一番說話，恐怕我不去開印刷所了。然而這位老人繼續的住在這日益衰落的城市中，他相信這個城市日益衰落，所以不願意買房子居住，不過到了最後，他竟出了五倍的錢去買一座房子。如果他起先沒有這種悲觀的論調，或者不致出此了。

還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的，就是前一年的秋季，我和幾位有才智的好友共同組織了一個會社，名叫讀書會，每星期五我們開會。會章是由我訂的，規定每次開會的時候，各人提出一個關於道德、政治、自然、哲學的問題，提出來大家討論；每三個月各人提出關於所研究的一篇論文。由會長主席，雙方辯論，以追求真理為目的，但要卸除好辯的脾氣，不以好勝為喜，不得以意見不同而相爭。如果有故意發難，以言語相爭者處以小額之罰款。

初期的會員有約瑟·勃然特（Joseph Breintnal）。他是律師的書記，性情很好，能作好朋友，是個中年的

人，喜歡讀詩，馬出來的也頗好，善於說話，又擅小技。

多馬·高弗雷 (Thomas Godfrey) 是個自修而成的算學家，在算學上很有造就，後來發明了哈德式限象儀。但是不善與人交友，我所遇見的數學家也都如此，因為慣於在小的事情上求精確，所以在說話上也是如此，不久就和我們分離了。

尼古拉·斯可爾 (Nicholas Scull)，測量學家，後來作測量局長，歡喜讀書，也能做幾句詩。

維廉·巴孫 (William Pearson)，學過製鞋子，但是歡喜讀書，在數學上也有相當的造就，他本來要學星象之學，但是後來放棄了。他也作了測量局長。

維廉·馬格理 (William Margridge)，是個木工，精於製造機械，是個妥實有識的人。

霍甫·米立地，司提反·卜德，佐治·維白等，我已經講過他們了。

羅伯·克雷斯 (Robert Grace)，是個有資產的人，活潑慷慨，幽默，歡喜用雙關語和人說話，所以朋友都歡喜他。

維廉·古雷曼，那時是個商人的店員，和我的年齡不相上下，他有最冷清的頭腦，最良善的心腸，我最羨慕他最純全的德行，他後來做個很有名的商人，也是我們本州法官之一。我們一直到死，終生作朋友，有四十年之久，我們所設立的讀書會就有這樣的長久，是當時本州哲學的，道德的，政治的最好的學府；我們所有的問題，每

週報告演講，使得我們在幾點事上注意，練習我們在語言上有相當的成功，題外的話並不多說，這是受了我們的規矩所限制。關於這種讀書會的事，後來我再說。

我所以提起來的，因為這些會員，他們個個都替我們介紹生意。勃然特介紹我們印貴格會歷史四十頁，其餘的都是開米爾印的，這種事業印費極廉，本是不容易做的事。歷史是用四開本並用大號標題字，傍加闊邊。我檢了一天的字，米立地去印刷，每天可印一張，大約每天在夜裏十一時印好，有時更晚。此外還有別人的零星印刷，所以使得時間拖晚。但是我決定每日印四開本一張，但有一天工作完竣之後，一不當心全部碰壞，但在未睡之前我立即重排；我們的鄰人也都看見了這件勤勞的事，相信我的人格和努力；然而有一晚在商人夜會裏，我聽見了新設的印刷所一定失敗，本市已經有兩個印刷所，開米爾和彼得福的印刷所；但是伯爾特博士（你和我在蘇格蘭見過他好幾次）的意見則不以為然，他說：『佛蘭克林的工作超過了一切的工作，夜會之後我回家的時候我看見他正在工作，別人未起他又開始工作了。』自博士之說傳出之後，有許多人更為信任我的印刷所，不久有一文具店請為代售文具，婉言謝之，因此時尚未經營業。

我所以提這一種事情的，並不是要誇自己，乃是要後人知道德行的應用，等到有了應用的時候，就可以影響其他一切事情。

佐治·維伯結識一位女朋友，借錢給他，他就藉此得以從開米爾處贖身自由。他來到我這裏請求工作，但

是我說現在尙無地位，告訴他我不久想辦一個報紙，到那時請他來做工。我對他說我有成功的把握，因為當時只有一種報紙就是彼得福的報紙，但是印刷得也不好，沒有人要看，然而他能得利，所以我想好的報紙一定可以成功。我對維伯說叫他保守秘密；但是他告訴了開米爾。開米爾立時籌備辦報，而請維伯去工作。我恨惡這一件事，想法報復，但是我的報紙沒有籌備好，於是我以忙人的頭銜投稿於彼得福之報紙，而勃然特又繼續我的撰文。這樣一來大家都注意到彼得福的報紙了，雖則嘲笑了開米爾，但是他仍然堅決辦報。出版之後印行九個月，但是訂報的人不到九十個，他於是把這報賣給了我；因為我久已有了準備，經過了我的努力與改進，居然在幾年中獲得很多的利益。

我覺得現在的責任全都到了我身上來了，雖則合夥性質，但是樣樣的事情由我處理。米立地不是個排字的工人，連印刷也弄不好。喜飲酒，又不沉着。我的朋友們對於我和他的關係發生悲觀，但是我仍待之如初。

我的報紙初次刊行就與本州的其他報紙不同，印刷精良，寫作具佳，關於州長柏爾納與麻撒州議會之辯論亦曾登載，頗引起一般人之注意，這種材料甚至成爲家戶聚談之資，過了幾個星期，訂報者顯然大有增加。

別人看見如此也都前來訂報。由此知道能寫文人的利益；再者有識之人，知道了印刷報紙現在是在一個文人的手中，覺着是應該鼓勵的。彼得福這時仍印選舉票，法律和其他公衆的佈告等等。他曾經印了州長在議會的演說，但是模糊不清，於是我又重印了一次，這與他的顯然不同了，字蹟爽明，眉目清秀。議會有識之士，於是

決議下季由我承印。

在議會友人當中，我永不忘記韓穆頓先生。前此我已經提起過，那時也回英國去了，現在他在議會也有一席。他對於我極爲注意，直至他的死時爲止，他是向來幫我的忙的。

維農先生大約是在這個時候叫我注意那一筆款子，可是未曾叫我立時去還。我寫了一封致謝的信，請求他再延長一些時，他也答應了，不久我就可以連本帶利的歸還他，我的大錯到了這時纔有糾正的機會。

在這個時候又發生一種困難，這是無論如何推不開的。米立地的父親出資給我辦印刷所，他所能代我付的不過一百鎊，另外還欠了商人的一百鎊，他們屢次來催促，使得我難於應付。最後他們來索欠款，不然要控訴於法庭，我又恐怕名譽受損，和他商議歸還辦法，到時不能清償，願拍賣所有一切償債。

在這種困難的時期，來了兩位朋友，這兩位朋友使我終生不能忘記。他們也並不認得我，我也沒有請求他們，他們情願借錢給我，來應付這全部的生意。但是他們不願意我和米立地合夥。因爲米立地常常沉醉，而且賭博，虧欠累累。這兩位朋友一個是維廉·古爾曼（William Coleman），一個是羅伯·克雷斯。我和他們講我不能和米立地分開，因爲我們有合同，同時想他的父親曾經出資幫助我。如果他不願意繼續合夥，當然我們就可以分開，到那時我再來接受朋友的幫助。

過了些時，我和米立地講：『恐怕你的父親不贊成你和我合夥，所以不願意再投資下去，果真如此，我就把



我名下的一份股東讓給你，讓你獨自經營。」他說：「不然。我的父親是真沒有辦法，他也無力投資，所以我也不能再去煩擾他。在我看來，這種事業對於我並不適宜。我是個學做農夫的，到城市來真傻極了，已經是三十歲的人再去學徒。大多數的威爾士人都到北加路里那去住家，那裏的田地很便宜。我也想去，再從事於農夫的工作。你可以找朋友幫你的忙。所有的債都歸你理，你只要還給我的父親一百鎊；給我三十鎊我好還債，再買一副新馬鞍，我就退出股東了，讓所有的生意給你。」我贊成他的建議，立約之後，簽字劃押。他要的錢我都給了他，他到加路里那去了，過年他寫了兩封長信給我，敘述那地的風景鄉村環境，天氣土壤以及牧畜等事，他最長於這種事情。我把他的信登在報紙上，頗引起大家的歡心。

等他走了之後，我就請那兩位朋友幫忙；但是我不願意一人獨出，免得顧此失彼，請他們兩人各出一半，還完債務之後，就用我自己的名字營業，登報聲明，合夥業經解散。我想這是一七二九年的事。

但是在這個時期有了市民要求印鈔票的呼聲。本州本來印了一萬五千鎊，可是不久之後仍然不敷用的。但殷實富商反對印行鈔票，理由是恐怕和新英蘭一樣，損失票面價值。我們在讀書會裏曾經提出討論，我是在贊成的一方面，並且引證一七二三年發行鈔票，生意大有起色，傭僱工人增加，本州人民也增加，舊有房屋已經住滿，新設房屋正在建造；記得初次躑躅於非拉非亞街頭之時，手裏拿着麵包一頭走一頭吃，走過胡桃街第二街，弗郎街時門口都貼召租；栗子街也是如此，我當時得了一種印象，有許多人已經離開此地了。

這種辯論供給我許多材料，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名叫紙幣之本質與需要（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普通的人看了非常高興；有錢的人不歡迎，增印紙幣的呼聲愈大，但是反對的人沒有理由，所以不能回答，他們的反對由此便鬆解了，而議會畢竟大多數通過。議會中我的朋友以為這一次我有功，於是賞我印鈔票的權利；這是很能賺錢的一種工作，幫助我不少。這又是一種能寫文章的益處。

應用紙幣在經驗及時間兩方面既為大家所需要，所以反對的人漸漸的少了；不久發行數到了五萬五千鎊，到了一七三九年已增到八萬鎊，到美國革命的時候增加到三十五萬鎊，商業、建築及人口同時增加，現在在我想來發行紙幣也要有一定的數量，不然就要發生弊端。

不久我的朋友韓密頓先生又介紹我印新堡的鈔票，我想那時也賺了不少的錢；雖則比較起來數目很少，但是對於我很有利益，可以增加我的聲價。他又將印刷政府公文和選舉票的特權交给了我，一直到我離開印刷業為止，這都是我的事情。

我現在開了一個小小文具商店，出售的有各種信紙，這都是出於我的朋友勃然特的計劃，所以毫無差誤。此外又賣各種紙張及書冊。有一位工人，名叫華特馬，他是個排字工人，我在倫敦的時候認得的，工作極佳，到我這裏來做工；我另外又叫了一位學徒，名字叫羅孫。

我現在把所有的欠款逐一的還清了。我要做一個有信用的商人，所以要切實勤勞儉約。我穿的衣服非常

儉樸；毫無怠懶的時間。向來也不去釣魚打獵；空間的時候讀書，也不多睡休息，受別人議論，不以身分自居，每在購買紙張進店的時候，我自己去用手車推來。所以人都說我是個勤奮的，發達的青年，文具店進口商人來請我銷貨，其他的人來請我賣書，我的事業蒸蒸日上。然而開米爾的信用日益退步，最末後把印刷店出售還債。他到了巴爾巴多島去了，在那裏住了多年，但是生活窮困。

他的徒弟德位·哈里，我也曾經教過他印刷，他買辦材料要在非拉非亞開設印刷所。我想他是我的競爭對手，他的朋友很多，而且有相當的力量。所以我提議請他加入我的商店，幸而他不會加入，一路反對咒罵的走了。他驕傲的很，穿的衣服很考究，住的地方又奢華，常常去尋娛樂，不久債台高築，沒有生意，找不着事情做，不得已和開米爾一樣到巴爾巴多島去了，在那裏開店。哈里僱了他的主人開米爾工作，到了末後又把印刷器具賣了，回到賓塞維尼亞來工作。幸而他的買主仍然僱開米爾工作，但是過了幾年他就死了。

現在在非拉非亞和我競爭的只有彼得福，他是富有而過着舒適的生活，等待人家去求他印刷，但不兜攬生意。然而因為他管理郵政局，所以他的消息比我靈通；他的報紙廣告也比我多，對於他有利也就是對於我不利；因為我也是請他的郵局送信，於是我賄賂郵差，快送報紙。然而大家還未注意。彼得福知道了就禁止這件事；我想他既如是險惡，如果我將來做郵局的事，決不像他一樣。

我這時還在高弗雷家中吃飯，他和他的全家租我的房子，他工作的時候很少，大半的時間化在數學上面。

高弗雷夫人爲我介紹了一位女友，意思要我們結婚，把我們兩人帶到一處，他們就走了，好讓我們談情，而女友她自己也有意思。他們常常請我們去吃夜飯，吃好了他們就躲開了。高夫人接洽我們的條件，我對她說我希望女家能帶一百鎊的妝奩之資，可以清償我的印刷所債務，那時所有的債已不到一百鎊了。她告訴我，他們沒有這許多；我說可以典質他們的房屋。過了幾天的後，他們表示了不贊成這一段婚姻。他們從彼得福地方討來一點口氣說印刷所不能賺多少錢，鉛字不久也不能用了，開米爾，哈理一一的失敗了，或者不久我也如此，所以他們把那女兒關了起來，不讓我同她接近了。

然不知這是一段妙計，以爲我們的愛情已到濃厚的地步，恐怕我們要偷偷地結婚了，等到那時他們說怎樣便怎樣。但是我不知道；我以爲他們既然如此，索興起了反感，不再和她來往。高夫人又告訴我她還記着我，她的性情非常淑和等等，再要給我們拉攏拉攏；於是我聲明決定不再和那一家發生關係。高家的人因爲這一件事和我發生反感，就此離開我的房子，而我也決定以後不再租給第二人。

因爲這樣一來，我有了結婚的思想，但是在各方面打聽接洽以後，知道印刷所普通的人都以爲是個窮生意，所以要想從妻子的地方得了一份的妝奩費沒有希望，除非在我看來是個不合適的人。同時『管不住的』青年心情常常激動我要和下級的女子來往，有墮落的危險，化的錢很多，而且有極大的不便，我又恐懼到身體康健之受危害，幸而能逃脫這種危險。我和鄰人老朋友李德夫人的家庭又有了來往，自我第一次住在他們家

裏之後，就注意我。常常請我去談論閒事，我也有時幫他們的忙。我可憐李德女士的不幸，她這時一點也不高興，又不歡喜她的丈夫。我想到我在倫敦的時候寫信給她說，我恐怕一時不致回美來，所以她有這種不幸的結果。然而她的母親總以為這是她自己的與我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她不願我們結婚，而在我走後又勸她和別人結婚。我們的愛情現在又重新恢復了，但是在我們的結婚上有了大的阻礙。她的丈夫原有一個妻子在倫敦，和李德女士的結合可以說是不合法的，然而因為距離太遠無法證實，雖則有人說他是死了，但沒有確息。在他走的時候，他負了很多的債，一旦和我結婚我又要替他償還。雖有這些困難，但是我們冒險的進行了，一七三〇年九月一日她是我的妻子了。

但是我們所預料的困難並未發生，她實在是個良善而忠誠的內助，幫助我照料店務；我們的生意蒸蒸日上，樣樣的事情都能使得我們彼此快樂。我於是把平生的大過改正了。

大約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讀書會不在酒店裏舉行了，是在克雷斯的家裏，我草了一種建議。既然我們常常需用書籍參考，所以不如把所有的書放在一處做一個圖書館，大家討論的時候隨時參考。大家都很贊成，我們就把會議室的一傍作一個圖書館，搜集所有的書放在此處。雖則數目不多，但是大有用處，不過有一點怎樣保管呢？借出的書期限有一年收回來不容易。

於是我又設計把這種圖書館公開起來，我把草案擬成之後，請勃拉克頓律師訂章，由讀書會同志幫忙，徵

求五十位會員，每人出入會費四十先令，常年會費十先令，以五十年爲期。這種章程一直到現在仍然繼續。後由政府准許，會員增至一百人。這就是北美洲圖書館的始祖，現在圖書館的數目多得很了，仍然繼續增加。這些圖書館對於普通美洲人的言語增進很多，普通的商人農夫，學者及其他各種人均得益不鮮。甚而至於在保衛美國人的利益上也給與不少的貢獻。

一七七一年寫於推弗得，聖·亞撒佛主教別墅。

附記：

本文的目的，就是說在開始的時候締造困難，關於先人紀行的一段，恐怕對於他人沒有什麼關係，續傳之所以作，是由於數年之後，受了友人的勸告，目的是給大衆讀的。革命發生在本文中斷的時期。

## 詹姆士書信

(Letter from Mr. Abel James)

這是佛蘭克林在巴黎接到的

「我親愛可敬的朋友：

我常想寫信給你，但是屢次中止，恐怕這封信落在英國人的手中，有些印刷所或其他各界的人，把其間的內容刊行了一部分，那就要使我的友人發生痛苦，這是我所不肯爲的。

「正傳的原稿自經到了我手之後，使我歡欣異常，共總二十三頁全都是你的親筆，這傳記包括你的先人事蹟，是寫給你的兒子的，結尾完成於一七三〇年，附有附記，顯然是你的作品；這裏我把它送給你，意思是想請你繼續寫下去，把後期的生活也寫在裏面，前後連結起來；如果現在還沒有動手，希望你不要再延遲下去。宣教師告訴我們，生命是不一定的；如果一個文雅仁愛的班·佛蘭克林一旦離開他的朋友而去，並沒有留下這種好的著作，世界將要怎樣論列呢？這種著作不單單對於少數的人有用，使得少數

人欣賞千百萬其他的人何嘗不需要呢！這一種著作在青年人的心理上發生很大的影響，在我看來是很顯然的。在我的朋友日記當中，不期然而然的引導青年讀者企圖造成著者一樣的前進偉大。如果你的作品刊行了（我想不能不）引導了青年在早期的生活裏有了節制和奮發的精神，這種幸福將何以計數呢！照我看來，沒有別人的品格，能像你這樣的結合起來，在事業上能有這樣的精神，而在早期就注意到事業，儉約，節制，對於美國的青年影響很大。我並不是說除此以外，這部著作並沒有別的用處，但是第一要緊的，照我所知道的，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與它頡頏。」



## 馮海書信 (Letter from Mr. Vaughan)

上列一信，我交給一位朋友看過，下面是他寫的回信。

巴黎，一七八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親愛的朋友：

關於你的生活紀行我已經讀過了，這是你的貴格會朋友還給你的，我曾經對你說過，我要寫一封信說明這種傳記的需要和付印的必需，有應繼續寫完的可能。近來很忙，所以沒有工夫早日寫給你，然而我並不以為這是必需的；現在得了空閒的時間，至少我寫了要使得我自己發生興趣，同時也教我自己；但是我所寫的或者得罪了你，不過我現在要對你說我好像寫給別人一樣，這個人和你一樣的優美良善偉大，不過缺少忸怩。我想對他說，閣下，把你的生活縮寫如下：

你的傳記是非常的，如果你自己不寫了出來，恐怕也有別人替你寫，恐怕所寫出來的不獨無益而有害，但是你自己寫了把那有害的一部分完全消除了。再者讓我把你的國家內部情形敘述一番，這種情形有造就那地居民道德純全心胸偉大的可能。他們懇切的要得知你的生活，只看你的名譽的廣播，用不着再替傳記做廣告了。這種種情形都是適合與一個發達的民族；在這一方面上，我不相信該撒大將和塔西多的傳記能在人性的判斷和社會上比你的更有興趣。但是，先生，這些還是小的理由。只要比一比，你所能造成偉大人物所遇見的機會；增進你個人私德的方法（你所願意發表的）結果補助了公私兩方面的愉快，就可以知道了。我所引的兩種工作，先生，在個人自造教育上，就可以予以明證。學校和其他的教育方式常常在虛浮的理論琢磨，至於虛設的目標也不能抓住；同時父母及青年又缺乏相當資財以發展適當之生活，你發現了一種東西就是各個人的自我能力，這是無價之寶！在私人生活上所發生的影響，如果是在後期的生活裏，就不能算為一種影響，它的印象很薄弱。是在青年的時候，我們栽培了我們主要的習慣和決斷；是在青年的時候，我們選擇了我們的職業，和伴侶。在青年的時候，機會就在這裏；在青年的時候下一代如何也在這裏；在青年的時候終生的個人生活和公衆生活也在此決定；所謂生活也不過是青年的展開，在青年的時候，生活要好好的開始，特別要緊的在沒有選擇了職業之前。但是你的自傳不單單要造成個人自我教育的方法，乃是要造成一個聰明人的教育方法；最聰明的人

接受光明增進自己的前途，因為他能看出別個聰明人的行爲。我們看見我們的種族已經走入了黑暗之中，幾乎沒有指針，這樣已經長久了。爲什麼我們讓軟弱的人缺乏指導呢？指示他們，先生，這種價值有多少大，指示給那些做兒子的，那些做父親的，使得聰明的人能做更聰明的人，不聰明的人能做聰明的人。我們看見了殘忍的政治家軍閥家，他們要出人頭地，給與人類的貢獻是什麼。殊不知真正的偉大是在恬淡之中，和平之內，有教育性質的默默工作上。

『你所做的生活片斷紀行有很大的用處，因為我們在通常的事情上要慎重；看你對於這種事情的動作，深足使人驚異。這是人生的關鍵，要解釋給人們聽的，看了一遍全都明白了，要教他們聰明有先見之明。在我個人的經驗上，所認爲深切的，是把別人的事業拿來當作有興趣的東西；在你的筆底下定有此同樣情形；我們的事務與處理方法如有同樣的單一性和重要性，決不至於失敗；並且我深信你所處理的方法有獨到之處，和你談論政治哲學沒有多少分別；這是如何有價值的實驗和人生有系統的工作。

『有些人盲目的追求德行，有些人發生神祕的思想，有些人蓄意要做惡事；但是你，先生，我覺得，所寫出來的就是在現時的時候，聰明，實際而良善。你的自傳（因為我想描寫佛蘭克林博士的，不單單在品格這一方面，也在自傳一方面）不以出身微賤爲可恥；這種事情是很重要的，因為你已經證明了出身微賤與快樂，德行，偉大沒有關係。所以不論沒有工具，先生，你自己發現了一種計劃，就去執行得到相當的結

果；但是甚而至於受了別人的推崇，然而工具本是簡單的，只有智謀能支配它。所以說要靠個人本性，德行，思想和習慣。另外一件事，就是要證明各人等待世界舞台給他的機會。通常的人都以為等待機會，殊不知遇着了，一個機會馬上就趕上去的重要，結果一個人應該使得他自己能適合終身的生活。所遇着的事情要滿足而快樂不以為苦，不然則愚拙而懊喪。這種行為對於有德行的人並不為難，因為這樣可以成其偉大，偉大的人忍耐是第一要緊的品格。你的貴格會的朋友給你的信，（在此我又好像是寫信給佛蘭克林博士的）先生，稱贊你的儉約，勤奮，和節制，他以為這是青年的矜式，但是他忘記了你的謙讓有禮，如果缺乏這些，恐怕你永沒有向上的可能，而同時你覺着舒服；這就是要表明貧窮的光榮，和約制心理的重要。如果這一封信能解釋明白你的性質和名譽，這就可以說，你的前此著作可以引起你的自傳和德行的藝術（Art of Virtue）的注意。你的自傳和德行的藝術也能引起他們的注意。這是一種有利益的性格，所以引領着附帶的東西都偉大了；這是更有用處的，大多數的人不是不能做，是他們缺乏能改進他們心理的工具。但是有一種結束的思想，先生，是用你的生活作為自傳的材料。這種作風雖然不是現在所風行的，然而尚有用處，所以你的工作格外有用處，因為從此可以與其他的陰謀家專心作惡的人作一個比較。如果你鼓勵你更能多寫一些，也能鼓勵更多的人去摹倣這種生活，好像普魯 東之名人傳一樣。我已經厭倦了我的這一種特性只能適用於一人，我並不稱頌你，我要結束我的信了。

佛蘭克林博士，我自己也請求你。我懇切的希望你的著作早日刊行，使得你的真誠品格貢獻世界。以你之高年，你之小心翼翼，你之思想風格，除了你以外，沒有別人更能瞭解你的生活，知道你的用心。除此以外尚有偉大的革命牽引你的注意，使得你不得早日完成，等到道德的原則一併寫在裏面的時候，就要知道它的真影響是若何重大；再者，你的品格是足值得加以研究的，（不單單對於美國，對於英國歐洲也是如此）一定能得到永垂不朽的價值。為增進人們快樂計，我已經一再的證明人類不是個險惡可憎的動物；更要證明的，如果管理得當可以大大的糾正他；因為這種理由，所以我願意這種意見早日成立，在人類裏面有許多良好的人格；在這時候，社會上的善人就不放棄為善之心，或者想到爭奪生命。但至少也使得他們自己舒適。我親愛的先生，快一點開始這種工作，要表現你自己的良善，要表現你自己的節制；特別重要的，要表現你自己自小就愛正義，自由，和諧，使得你有這樣的成就，最近的十七年內，我們已經親眼看見你是這樣做過的。使得英國人不惟敬重你，也愛你。如果他們能想到你們的人民，就能想到你們的國家；如果你的國家裏面的人民能知道了英國人替他們設想，他們也可以想到英國了。請把你的眼光格外的放寬些；不要使得它專為說英國語言人而設，既然在自然和政治上有了這許多的見地，更要在改良種族的事業上促進。我讀了這自傳的時候，沒有問題，只不過覺着一種人格生活在世界上，我寫的信太慌促了。然而我相信我所說的關於生活的論文（德行的藝術）足能滿足我的期

望如果你能把以上所舉的幾點放在胸中，恐怕所產生的還要偉大。如果他們不能滿足你的熱誠愛慕者的期望，至少你可以做幾篇吸人心理興趣的東西；無論何人能有無可指責的快樂感覺的，就可在生活的欣慰的一方面增加了不少的光輝，而避免了憂慮叢生，危害痛苦的生活。所以我希望你俯允我的祈求。

班哲明·馮海敬上

## 續傳

一七八四年寫於巴黎附近之潘西

接到以上的二信已經多時了，但是我一向很忙，一直到了現在方有時間來思想追憶答覆他們的要求。如果我在家中，有筆記參考恐怕所成就的比現在更好，一方面也可以幫助我的記憶，同時可把精確的日期記出；但是我幾時回去不能規定，現在剛有一點時間，我於是企圖盡我所能追憶的記了下來；如果我能在生前回家，到了那裏，再改正增益。

因爲沒有正傳的原本在手頭，我不知道關於在非拉非亞設圖書館的事有沒有提起。這個圖書館在開始的時候很小，但是到了現在成爲最重要的機關。我記得前此已經寫到一七三〇年的事。所以我現在就從圖書館先講起，如果前此已經寫過不妨把這一部分取消。

當我在非拉非亞開業的時候，在波斯頓以南的地方尚沒有售書的商店。在紐約和非拉非亞印刷所不過

是文具商店，他們只賣紙張等物，還有年歷、俚歌及幾種通用之書。歡喜讀書的人沒有方法，只得到英國去訂書。讀書會的會員一人有幾本書。我們已經不在酒店裏聚會了，另租一間房子作為我們的俱樂部。我建議大家把所有的書都帶到這間房子來，不但可以讀書，同時也可以作為臨時參考。這樣一來，大家都有益，各人都可以借書拿到家裏去讀書。照這樣的辦法，過了多時大家認為滿意。

既然覺着這種方法有利，我於是建議開一公開發書館。我起草章程，並且請了律師查理·勃拉克頓修正，成一合同之式，各會員均付一定款項，用作買書之用，並規定付常年會費以維持圖書館之增添書籍。非拉非亞讀書之人甚少，我們大多數又是窮人，盡我之力找滿了五十人，大多數都是青年商人，各人願出開辦費四十先令，另付常年經費十先令。我們於是開始買書之後，規定每週開館一次借書與人，遇有書籍遺失，須付雙倍書價作為賠償。這種組織很有用處，其他各處城市也都摹倣。圖書館之開辦全係捐助性質，讀書漸成各人所喜之事，大多數的人不注意別的娛樂，以書為友，過了幾年之後，外國人常說我們地方讀書之人，比別處相當人民的程度，高出一等。

在我們預備要簽定上列的合同時，這合同的有效期間是五十年，我們的子孫也一律遵守，律師勃拉克頓對我們說：『你們是年輕的人，你們大多數的人恐怕不能活到合同內的有效期間的結束。』然而一直到了現在，我們中還有好多人健在，但是這件合同過了幾年之後，圖書館已得政府備案改為公立，乃得求垂不朽。



在我創辦這種事業的時候，請求會員加入，遇見了許多的阻力，由此可知以一人之名去發動公眾有利事業極不容易，別人以為一定藉此提高了自己的名譽，別人的名譽恐怕因此降低，於是發生反對。所以我把我自己漸漸放在不知道的地位，而說此事為某某等友人所發起組織，我受了他們的請託所以出來接洽，因為他們愛喜讀書。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的事情得以進行無阻，後來遇有同樣情事均照此辦法；經過屢次試驗的成功所以深深地贊許這種方法。犧牲自己的虛榮，不久就要得到償還。如果這種功勞尚未落在某人身上，就有好虛名的人出來頂替，嫉妒的人就要出來剪裁它的羽毛，而替你恢復了原來的地位。

圖書館幫助我有機會能時時讀書。我在讀書上一天化了一兩小時的功夫，所以把我的父親所要給我的教育，這時都補上了。我惟一的娛樂就是讀書。酒館，戲園等等向來沒有我的足跡，而我的勤奮一無間斷，事業蒸蒸日上。我還虧欠印刷所的債務；我也有了一個家庭，還負教育的責任。本鎮已有兩家印刷所不競爭必致失敗。我的情況日見其寬裕，我的父親在我小的時候常常說一句所羅門的格言：『一生勤奮之人，必將立於帝王之前，而不與尋常人為伍。』但是我以為勤勞是獲得資財與地位的方法，這種方法鼓勵了我，然而我也不知我將來能站在帝王之前，但是後來果然應驗；我曾經在五個帝王之前站過，並且在一位帝王之前坐過，那就是丹麥國王，我和他同坐吃飯。

我們英國有一句格言：『人要發達須看他的妻子。』我很幸運的，我的妻子和我一樣的勤奮儉約。她高興

的幫助我各種的工作，如折釘小冊，管理店務，把破麻袋售與製造紙張之人，我們的工友也不懶惰，我們的食用非常儉約，傢具也簡單。例如早餐常時吃麵包牛乳，並不吃茶，食具也極簡單。一天早餐的時候，發現了一中國磁碗和一銀匙，不禁驚奇。這是我的妻子買的，化了二十三先令的錢，她沒有別的理由，只不過以為她的丈夫應該用中國磁器和銀匙，這是磁器在我家的第一次出現，以後家計日裕，所用器具華貴，其價值已增至數百鎊。

我在宗教的一方面受了長老會的宗教教育，雖則在上帝的永在，上帝之選召，上帝之定罪等在於我是不可解的，其他尚有懷疑之處，我早就不出席公衆集會了，星期日是我讀書的時日，但是我沒有違反宗教的要素。至於上帝之存在，上帝之創造萬物，上帝之管理宇宙，上帝之與人為友，惡者受罰，義者享福等等深信不疑。我以為這些是宗教的原素。各種宗教裏都同有此種原素，各教派我都敬重，然而我以為各教派尚摻加其他的東西，不惟沒有感人的力量，而且增加互相分立，互相仇視的態度。因此，我以為就是那極壞的宗教裏，也有些可取之處，所以我對於宗教並不採取批評態度。遇有特別事件，我便慷慨解囊，姑不必以派而分。

雖則我不常去參加禮拜，但是對於禮拜的應用始終承認其有利益，所以我對於常年捐款一直支付，維持非拉非亞之長老會和牧師。他常來拜訪我，我為朋友，提醒我參加他的行政，所以不得已每隔五星期出席一次。在我看來他是個良好的宣講人才，雖則我以星期日為讀書時間，如果牧師所講的有益於世道人心，我一定捨棄讀書而去聽講，但其所講者不是辯別宗派異同，就是說明本派立場，對於常人，了無生趣，他的主旨是要我

們做良好的長老會徒，而並未教我們去做良好的公民。

有一次牧師讀了聖經中的腓立比第四章當中一段說：『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義的，凡是清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我們都要思念。』以這一段爲題，我以爲至少要發揮些道德的理論，而其實不然，他將講章分爲五段：第一遵守禮拜日，第二常讀聖經，第三參加公衆禮拜，第四參加聖禮，第五對於上帝的牧師表示敬重的心。這幾段不能說壞，但是對於經文風馬牛不相及，所以後來我也不再去參加禮拜了。過了幾年我做了一種小禱文是留給我自己用的，那是一七二八年，題目是宗教信仰和行爲規約。在私禱或公禱的時候我常利用。我的行爲或有可以指責之處，但是我現在是據實說來，固不必求他人之諒解。

我在這時候奮力修德，以求完全。我立志不犯任何過犯；克服習性之趨向，風俗之能力以及朋友之引誘。我所做的完全靠我的思想，何爲正當，何爲錯誤。但是不久以後，發生了想不出的各種困難。在我預防一種錯誤的時候，同時發現了其他的錯誤；習慣支配所不注意的東西，趨向超過理智的裁制。我從此得了一種結論，單單靠着思考要完成德行，不足以防止墮落；舊有的習慣必須給以打破，再成立好的習慣，然後行爲動作方能有所歸依。因此我就應用下列的方法。

這些道德是在讀書中求得的，惟各人見解各有不同。例如節制一種，有人以爲只限於飲食，又有人以爲可

以應用於一切娛樂，嗜好，趨向，感情以及身體上心理上的各方面，甚而至於貪慾和雄心。爲清楚明瞭起見，我又下以註解，使不相混。結果徵得十三種德行；我以為這十三種對於我深深有益。

十三種德行定義如下：

1. 節制 食不過飽；飲不過量。
2. 靜默 不與人無益者不言；禁瑣屑之談。
3. 秩序 置物有定位；作事有定時。
4. 決斷 決定做所要做之事；不屈不撓。
5. 儉樸 不費錢；費錢應在與自己和他人的有益事上。
6. 勤勞 愛惜光陰；應做有用之事，不爲無益之舉。
7. 誠執 不作傷人之舉；思想公正，說話時必出誠意。
8. 正直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9. 涵養 不走極端，禁絕怨忿。
10. 整潔 起居服飾，務求整潔。
11. 甯靜 不爲物喜，不爲物悲。

12. 貞潔 節慾，保康健，延子嗣，不損一己或他人名譽。

13. 謙遜 學耶穌與蘇格拉底。

我的目的是要求得這些道德的習慣，我覺得一時不能執行這許多事，是以一次只能集中在一種德行上面；等到我已經獲得了該項德行的習慣，再去進行第二種德行，照這樣進行一直到全部德行完成為止。獲得了一種德行之後，也能引起獲得第二種德行。有了節制就有了清晰的頭腦，但須繼續努力，而驅除各種試誘，於是成了拒絕試誘的力量。既然成立節制，就在靜默上努力，然而也容易了；等我在德行上有了進步，在學問上也有了增益，這就好比會話不單單用口去學，用耳也能學，因為我要驅除刺激笑話的習慣，所以我把靜默放在第二。現在在秩序上如果有了努力，在學識上就格外有進步。有了決斷以後，就能有成立這許多道德的力量。有了儉樸，有了勤奮，可以不欠債了。在自立上格外有了把握，所以在誠執和正直上格外容易進行了。既然想到了這一點，於是照着畢達哥拉之黃金詩每日自省一次，用下列的方法以之自省。

我做了一個表，把所有的德行列在上面。先劃上紅格，縱列七行，一天用一行，每行用一字記載。橫列十三行，行首列德行名稱，在某一天在某種德行上做一種記載，作了一個小星記號，就反映出那天所考驗的德行來。

格式如下：

自 省 考 驗 表

食 不 過 飽      飲 不 過 量

日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星 期	
							行	德
								制 節
			*		*	*		默 靜
*	*	*		*	*	**		序 秩
				*				斷 決
	*	*			*			樸 儉
				*				勞 勤
								執 誠
								直 正
								養 涵
								潔 整
								靜 寧
								潔 貞
								遜 謙

我決定在一星期內對於某種德行特為注意。所以在第一個星期之內就是要防衛節制，能有餘力然後再推及其他德行。每晚把對於該德行所犯之過記於上面。如果第一個禮拜能保持第一行，就寫T，把小星取消，我於是以為那一項的德行已經堅強了，而反對的一方面削弱了，然後我再去進行第二種德行，第二個禮拜使得兩行都無星點。照這樣的進行每十三星期為一期，一年分為四期。這好像一個人有一個花園，園內滿長穢草，不一定把這些草立時完全拔了出來，如果這樣的做也許能力來不及，但是分期清理，第一區清除了以後，再進行第二區。用這種方法鼓勵我的進步，這本表完了，再換一本。在我的書冊上標明愛迪孫 (Addison) 的標語：

『這是我所緊握的東西

如果上蒼是有神靈，

他一定喜歡德行

他所歡喜的也就是快樂的來源。』

又寫了羅馬大文豪西西柔 (Cicero) 的口頭禪：

『人生的前導就是哲理。信從勸人爲善之神，要爲善莫作惡，爲善死了也值得。萬世長存名譽掃地也沒有意思。』

又寫所羅門箴言的一節：

『在他的右手中有壽命，在他的左手中有富貴和誠實，他的方法就是快樂的方法。他的道路是和平。』

相信上帝是智慧的根源，所以請求他的幫助；我於是做了一篇禱文，這禱文是寫在我的考驗表之卷首的，天天應用它：

『全能的上帝，慈愛的父，憐憫人的導師。增加我的智慧，使我有信賴的興趣。增加我的力量來鞏固智慧的指導。使我對於同胞有服務的機會，上感上帝待我之恩。』

我有時也採取湯姆士 (Thomson) 的詩作爲禱詞：

「光明生命之父，你是超過萬善的！

教導我什麼是善，你自己教導我！

救我脫離愚拙，虛浮和罪惡，

使我脫離向下的勢力，充滿我靈，

用知識，平安和純全的道德充滿我；

神聖的，具體的，永不消沒的祝福！」

秩序一字使得我樣樣的事都得奉行它。我另外有一本書是記載一日二十四小時所做的工作。

清晨 問題 今日應該做什麼善事？

五時六時七時 起身，洗面，穿衣預備今日所做之工，決定今日應做之事，小讀片刻，吃早餐。

八時九時十時十一時 工作。

中午 十二時一時 讀書，看賬，吃中飯。

二時三時四時五時 工作。

晚間 問題 今日做什麼善事？

六時七時八時九時 樣樣東西放於原處。吃晚飯，音樂，或其他，或會話，考驗今日工作。



夜間 十時十一時十二時一時二時三時四時 睡覺。

我用這樣的方法去自省，雖有時間斷，但是應用了不少的時間。及至發現了自己許多的錯處，這纔豁然大悟；及至看了錯處日漸縮小，又不禁爲之心喜。要想免除了這種錯誤，隨時更換表冊，老的錯處取消了，又生新的錯處，於是把我的表改寫在一個象牙版上，用紅線劃格，使紅線能垂長久，在格內填寫自己之錯，只用鉛筆即可，用後再揩去。用溼海棉揩去。這樣做法試了一年。過了幾年之後又做了一次，但是後來我完全把它放棄了，因爲此後我在外國有事，而且時常旅行，不能按規律，時有外事牽擾；但是我時常帶着我的小冊子。

秩序一個題目給我的困難最多，雖則按排時間工作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一個印刷匠常有其他外來的事情牽掣，就不能準時了。秩序對於放東西，紙張的地方，我覺着最感困難了。在早期的時候，我沒有這種習慣，爲我的記性特別好，所以不按次序，也感覺不着麻煩。這一項使我得着更多的痛苦，而我的錯處使我擔心事，在修正上的進步很少，所以常常故態復發。幾幾乎要使我放棄這種德行，而樂於舊有的習慣，這好像買斧頭的一樣，要斧頭全部發亮，但沒有耐心磨下去，落得半途而廢。鐵匠告訴他，他如果去旋轉輪盤，他就替他磨光，鐵匠拿着斧頭的面子放在上面磨，旋轉盤的人覺得疲乏了。他左看右看進行到什麼程度，最後拿起斧頭來走了，不再去磨它。鐵匠告訴他說：『不再轉一轉，一忽兒就發光了，只有一處黑斑了。』那人說：『是的，我想我要一個有

斑點的斧子。』我相信有這種情形的去處很多，因為缺乏了工具，覺得要達到完善的地位頗感困難，打破壞的習慣也有同樣的困難，最後採取放棄了的方法，說一聲：『我要有斑點的斧子。』從此也可以得了一點的比較說，如果我太完善了，不免要受別人的取笑，甚而至於妒嫉，因為有許多善人，他們也留有若干的過錯，爲的是要爲他的朋友留顏面。

在實際上，我覺得自己不能完全遵照秩序的辦法；現在我老了，記憶也差了，深覺沒有秩序的缺點。雖然沒有完全達到，但是我向來一心向往。因此我也覺得格外的快樂；好一似希求完全的人，雖然不能達到描寫的完全，但是他們的手是不斷的努力，結果書法超人一等。

我的後人也樂於知道他們的先人這樣的努力，而上帝也祝福報答他的努力，我現在寫這一篇文章的時候已七十九歲了。後事如何全在上帝手中；但是回憶過去的快樂，足以忍受一切的苦勞。節制一項使得我能長壽，仍然使得我身體康強；因為勤勞和節儉，所以在早年的時候就賺得一份產業，因為有了那種知識，所以使他成爲有用的公民；就是在學者當中他也獲得了相當的聲譽；因為有了誠執與正直，所以本國信任，而委之以大事；因爲有這種種德行的影響，雖則他所求得的並未達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他的性質的平均，談話的吸人注意，不惟普通的人歡喜和他接觸，就是青年也歡喜和他認識。我希望我的後人也可以效法我得着相當的利益。

但要記得，雖則在我的計劃中，也有宗教的意味，但是卻無任何宗派的氣味。我的目的就是要規避他們；既然我所用的方法有利而和時宜，對於各種宗教的人都可利用。本意要給別人刊行公佈，所以在這裏面一點沒有各人獨斷的意思。我打算在每一種德行上，下了一點注解，並且證明有這種德行的利益，和缺乏德行的罪惡，我給這一本書起名稱作德行的藝術，因為它可以使人曉得獲得德行的方法，不單單是勸人爲善，但是和使徒之宣講仁慈並沒有分別。不但是願你吃得飽，穿得暖，同時也要教他吃得飽穿得暖。雅各書二章十五節至十六節。

但是我所希望著作刊行的德行的藝術迄未完成。誠然我常常隨時寫了一二條理由，加以一點註解，有些有用處的我現在還在應用，但是因為我早年要處理自己的事，後來要處理公家的事，所以一直沒有工夫來做這一件事；但是在我的心中仍然有一個偉大的題目，需要整個一個人的時間去執行，各種的事情紛至沓來阻止我的工作，所以一直到現在沒有完成。

我本想解釋這種學說。惡的動作是有害的，所以我們禁止，禁止因為他們有害，所以人之修德是要在這世界上有快樂之生活；（世界上有許多富厚的商人，貴族，政治家，王侯，需要誠執來處理他們的事務，但是他們不這樣的去做）從此可以給青年人證明，只有誠實能使貧窮的青年人獲得財富。

最初我的表裏只有十二種德行；但是一位貴格會的朋友對我說，我太驕傲了；常常可以在言談中看出來；

因爲我在發揮我的理論時感覺着正確，而勝氣凌人使人難堪；我決定了要改正我自己，所以我又加入了謙遜一項，從此可以表明我的意義。

我不能吹噓我在這種德行上的成功，但是我已經看見了大部分的實現。我立一規矩絕對不與他人的意見發生反對，而說自己之主張。甚而至於應用舊有讀書會時的公約，例如在發表意見時，『一定的』，『無疑的』，『等等』一概放棄，而換之以『照我想來』，『我以為』，『我猜想』等等；或者『現在對於我似乎是』等等，如果別人發表意見而我認爲錯誤的，我決不當面直接的反對他，或者指明他的理論的可笑之點；我於是就回答說：『你的理論在某種環境之下確鑿有理，但是在我看來略有出入。』我覺得自我採取了這種方法之後，有很大的便利；我的這一種談話格外使人快慰。這種多禮的行爲使得我覺着我的意見，時常爲他人所接受，而不容易遭人反對；就是我的主張錯了，但是失敗也少，如果我認爲對的，很容易讓別人曉得他們的錯而知道參加我的這一方面是對的。

這一種行爲，因爲習性已成，驟然改變殊非易事，但是到了最後也成功了，成了我的良好習慣，恐怕在這過去的五十年間，沒有人知道我有武斷的行爲。對於這一種習慣（我的品格的完整）因爲我對於別人的敬重，所以纔採取這一種辦法，等到我參加了議會以後，對於公衆發生很大的影響。我是一個不善於言語的人，說話向不流利，說起話來，口不擇言，雖則文法有誤，但對於所陳各節均能全盤捧出。

恐怕沒有別的比例驕傲這件東西再難馴服的了。雖然竭力藏匿，竭力奮鬥，竭力壓下，竭力消滅，然而它仍然存在，早晚之間得有機會，便出來一試；你在這一篇的自傳中也可以屢次的看出來；雖則我想來已經致勝了，但是我恐怕又以謙遜而驕傲。

一七八四年寫於潘西 (Passy)

一七八八年八月，現在我是在美國寫這一篇傳記，我所有的參考稿件現在也找不着大多數在大戰的時候遺失了。然而我發現了下列的材料。

既然說到了我的大計劃，似乎是應該說一說這種大計劃的目的。幸而下列的一段材料仍然存在：這是我在一七三一年五月十七日在圖書館的讀史心得。

「世界最大的事情戰爭革命等等是出於黨的影響。

「黨的見解代表大眾的利益，或者他們所認爲的條件。

「各黨的意見不一致造成了糾紛。

「在黨實施它的大計劃的時候，每個人都有他的利益觀點。

「一黨得勢之後各個人滿足於自己的利益而輕視別人的利益於是又起糾紛而分爲數黨。

「雖則公衆的法律訂得很多，但是國家所得的益處少，無論他們如何計劃；雖或他們所訂的法律有益於國家，但是人們總以爲國家的利益和個人的利益相聯合，而不爲真正利益去立法。

「只有少數的人爲人類的幸福去立法。

「在我看來有發起德行黨的需要，把各國所有的有德行良善的人都團結在這一個黨裏，用適當的方法規章來管理，多數的聰明人和良善的人共同一致遵守，好像平常的人遵行法律一樣。

「我想無論何人有這種計劃的，就有討上帝喜悅的資格，一定有相當的成功。

〔班哲明·佛蘭克林。〕

決定了這種計劃之後，等到環境允許之後有相當的空間時間開始寫作，隨時寫了一點，心中有了思想就寫在紙上。大多數的稿件已經遺失了；但是我發現了一個信條，在各種宗教裏都有這一種要素，恐怕神學教授要以此爲奇。信條如下：

「只有一位上帝，就是創造萬物的上帝。

「他管理世界。

「應該用虔敬祈禱感謝敬拜他。

「上帝是幫助人爲善的。

「靈魂是不滅的。」

「上帝一定償善罰惡，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一樣。」

我那時的思想，是要這種信仰先在青年人當中宣傳；每一個人開始可用這十三種德行作爲考驗自己身體的工具；這種宣傳要使得祕密不爲人知，等到勢力大了推及各人的親友，但是道德薄弱的人一概不收；不過在傳播的時候，格外小心；各會員應該盡力去增加勸勉協助其他會員的福利，用以增進生活；我們所立的這個會社可以稱之爲自由安適會。自由，練習德行上的自由；安適不受罪惡的牽掣；特別在勤奮和節儉上努力，不欠一切的債，因爲欠債使人拘束，作了債主的奴隸。

盡我所能憶及的，這是當時的計劃，我只把這種計劃講給兩個青年聽過，他們也照樣的去修德，做了若干時；但是因爲我的交游不廣，而爲生活所束縛只得在生活上打轉，所以一直延緩下來了；到了後來，公私兩方面的事又非常之多，不得不再事拖下來了，一直到了後來，我的精力不繼無法去活動了；雖然我仍以爲這是可行的，是有用的，能造成很多的優良公民；雖然有鉅大的事業擋住了我，但是一點也不灰心，因爲我相信有大才幹的人應有大的變化，能在人類中造就偉大的事業。如果那時造了一種計劃，驅除所有的娛樂，撇開一切的事務，專心致志去執行這一件事，一定可以成功。

一七三二年我第一次刊行了我的年刊 (Almanack) 是用理查三德 (Richard Sanders) 的名字刊行

的後來陸續刊行，垂二十五年，通稱之爲可憐理查的年刊。我編那一本書，不惟有興趣而且實用，又能應付一般的需要，每年可以銷行萬本，我因此賺了不少的錢。既然看見了大家都需要這一本書，各州中沒有沒有這一本書的，我想如果要利用這一本書去教導平常的人，再適當也沒有了，因爲這一般人別的書不買，只買這一本書；所以我把年刊當中所有的空位都填以格言，例如關於勤奮節儉等事，這些都是致富的方法，於是獲得了德行，衣食足而後知廉恥，例如格言中有：『空空無物的囊袋，不能站立起來。』

這些格言成語，是多少年代積下來的聰明智慧的結晶，在一七五七年刊的卷首我曾加以說明，好像一位好教師對着參觀拍賣場的羣衆的說法，使得分門別類的格言集中在一個目的上，使得它發生更深切的印象。這種工作，極受大家贊成，大陸上各家報紙爭爲轉載；就是在英國也曾廣佈的轉載過，有的掛在家中牆上；而法國也有兩種譯本，大多數是教師和鄉紳買了去，分贈他們的教區教友。賓塞文尼亞本是交通要地，自此書出版之後，主張節儉，人多不購買奢侈品，挽回利權不少。

我以爲我的報紙也是教導人的良好方法之一，在副刊裏常常轉載評論報的精華，以及其他道德著作家之論文；另外還有我所做的小品，這都是從前在讀書會的成績。這裏有蘇格拉底的對話，證明人在道德上有不完備之處，無論其才具若何，不能稱爲有見識的人；又有關於自制的談話一則，人之爲善固不僅造成良好習慣，而惡念也不得發於心中。大約在一七三五年的報紙裏可以覓得。



關於管理報紙，我曾留心排斥諷譏時事及攻訐個人的作品。在我拒絕這些作品的時候，作者常到我這裏來請求，說明報紙應該給予刊載的自由，報紙好像受僱的馬車一樣，付了錢就應該登載，但是我的回答是，如果你願意付印的話，你要多少份，就印多少份，概由自己署名，概由自己分發，與本報無涉；因為我的報紙要大家注意，要大家有娛樂的機會，不應以一二個人之事而累及全篇，要不然就不公平了。現在許多的報紙沾染了這種惡習和受賄賂，而對於良好的人格反加以攻擊，甚而至於增加仇視態度，因此產生鬪殺，再者還有攻擊鄰州行政以及參加國家盟約之國，殊屬非是。這些事情我所以要提起的就是要警告青年印刷家，要留心自己免蹈污濁，採取穩健方法。像我這樣的持正不阿，生產利益並未受到影響，反倒益發進步。

一七三三年派一個印刷工人到南加羅里納的查理頓去開一個印刷所。我供給他一副鉛字和一套印刷機，和他立約合開，約好所得利益，我得三分之一，支付費用三分之一。他是個有學識的人，雖然誠實，但是缺乏管賬的能幹；雖則他常匯錢來給我，但是我不能得到他的賬務的報告，在他生時，我們的合夥不能滿意。但是他死了以後，他的妻子來管理這件事，她是生在荷蘭的，我知道荷蘭人無論學什麼總要學會計，她不但能寫一張清的會計報告，而且每季的報告非常準確而簡單，過了些時她扶養子女成人，在合同尚未滿期之前，她已有錢能買我的全部印刷機，而自由開業。

我所以提起這一段的故事，就是要證明女子也應該受相當的教育，這對於他們和他們的子女很有利益。

這比音樂和跳舞的本領好得多了，使得她們不致於遇到丈夫死了，就受壞人的騙，而能繼續自己的事業，直等到兒子成人接替事業，這樣增加了家庭的生計。

大約在一七三四年的時候，從愛爾蘭來了一位長老會的牧師，名字叫作韓比，講起道來聲音洪亮，靠着他的勸化之力，吸引了各方面不少的人來加入教會。我常常去聽他的講道，他的講壇使得我開心，因為他不講主觀的事件，但是竭力注重於德行的養成，這就是宗教上的良好工作。但是我們的會衆都是正派的長老會徒，不贊成他的教訓，與一般老牧師聯合，在大會上通過不要他爲牧師。我既然是擁護他的，所以盡量的徵得一班人來援助他，希望他可以得到勝利。在這時候，有人贊成，有人反對，議論紛紛，雖然他是個精明強幹的宣教家，但是寫出來的非常卑劣，於是我代他寫文一二篇登載於一七三五年之四月雜誌。這些文件中，具有辯論之辭，頗爲當時一般人所喜讀，不久過時了，我想到現在恐怕沒有一篇存在了。

但是在這辯難的時候，不幸有一種事情使得他受了很大的中傷。反對一派的人聽他的講道，忽然聽了一段曾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及至尋找出來，乃知是法斯底博士的講稿刊行於英國宗教雜誌。自此發現之後，就是擁護他的人也加以反對了。但是我贊成他，雖則引了別人的講稿也沒有什麼關係，這比許多惡劣的講道高貴得多了。最後他告訴我他所講的都不是他自己的作品，他說他的記憶力很好，任何講稿一經閱讀之後即能背誦。我們失敗了之後，他到別處去再尋別的工作去了。於是我也不再參加禮拜去了，但是我以後還是多年的

捐款給教會。

一七三三年我開始學外國文字；不久之後就能讀法文書籍。以後又懂意大利文。我有一個朋友，常常和我下棋，與我一同讀意大利文。我覺得下棋化費時間太多了，下棋勝了的人，就有一種使對方做事的權利，或者做文法的工作，或者做翻譯的工作，兩人中不遵約束的下次不許着棋，因我注重在學意大利文字。我與我的朋友在棋藝上不相上下，互有勝負，所以能藉此以互相切磋。因此之故我在意大利文上深有造就。後來我又學習西班牙文也能讀書。

我曾經說過我在拉丁學校裏只受了一年的造就，那時我還是幼小，後來對於拉丁文已經忽略了好多年。但是等到我會了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之後，及至一讀到拉丁文的聖經，大為詫異，想不到認識拉丁字如是多，於是使我努力學習，並得了相當的成功。因為前三種語言已經預備好了自修的道路。

在我學習語言的時候，我發現了教授語言的方法，有許多之點不合時宜。有人說讀語言先學拉丁文，讀會了拉丁文之後，就容易研讀近代的語言，然而我們爲什麼不去學希臘文，然後再去學拉丁文呢！自然爬到了樓上的時候容易下樓梯；但不知從最低的地方開始也能爬到上面去；所以我願把這一件事供給我們青年教育的考慮。現在學拉丁文的人化了幾年的工夫，沒有達到成熟的地步便放棄了，他們所學的一點沒有實用，他們的時間完全荒費了，不如先從法文開始，漸及於意大利文，雖則化了同樣的時間，在沒有達到學拉丁文而放

棄之後他們別的语言已經會了一兩種，這些語言都是現代應用的，對日常的生活大有關係。

離開波斯頓已經十年了，現在的生活稍微富裕一點，我於是到波斯頓去看訪親友，因為向來很忙，一向沒有工夫。在我回來的時候，到了新堡下船去看我的兄長，住在他的印刷所裏。我們前此的意見，現在一掃而光，我們相會之後互相敬愛。他的康健日壞一日，他對我說，他的去世的日期或者不久要到了，但是如果死了，願意我領他的兒子到印刷所來教他學印刷，那時他的兒子正是十歲。這自然我是照樣去做的，叫他在學校裏受了幾年教育之後，我就叫他到印刷所去學習。他的母親繼續維持印刷所的工作，一直到他長大為止，那時我幫他，贈送了一套新的鉛字給他，因為他父親所留下來的鉛字已經陳舊磨平了。我早年離開了兄長的印刷所，現在可算補償了他的盼望，所以我遵守他的遺囑。

一七三六年，我喪一子，那是個聰明的孩子只有四歲，是患天花去世的。我爲這一件事做過長時期的悲痛，一直可惜我沒有給他預先種牛痘。我所以提起來的，爲的是要告訴爲父母的人忽略了這樣的事，如果孩子因此而死，是永不可恕的。我的悲傷情形既然如此，恐怕別人遇到此事也有同樣情形，所以說應該採取穩妥的方法。

我們的俱樂部讀書會成立了以後，對於會員大有利益，有幾位願意介紹他們的朋友，但是有違我們的章程，因爲我們只規定十二個人。我們在開始的時候，把這件事保守祕密目的不要不合宜的人加入我們的會，但

是有些人我們也拒絕不了。我是贊成不加新會員的人，然而我草了一個建議供給大家的參考，每一個會員自己可以去主持一個俱樂部，不妨和我們的章程一樣，這樣一來有許多新會員也可滿意了，而我們仍維持舊有的讀書會，等到下次開會的時候，各人報告他們所組織的情況；從此可以擴張我們的服務，而推及於公衆的事業，從附屬的俱樂部中推行我們的特點。

這種計劃經全體接受了，各人就去組織小會，但不一定每一個都能成功。所成立的只有五六個，各人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如葡萄，聯合，大班等等名稱。他們很有利益，並且供給了我們許多的娛樂，消息和教訓，再者對於公衆的輿論也發生了影響，容我分別說來。

一七三六年，我的第一次升遷是在議會上做書記，那一年請我做書記的時候沒有人反對，但是第二年又提我的名做書記時，有一位新議員起來反對我，另外要請別人。然而我仍然被聘請。這一種地位對於我很有利益，第一使得我與各議員得有密切的聯絡，第二我得着承印選舉票的權利，此外承印法律紙票等等，對於我是很有利益的。

我所以不歡喜這一位新議員。他很有財富又有學問，他的才能使得他在議會上有很大的影響，這是後來發生的。我雖然不用迎合他的方法去討他的喜悅，但是我用另外的一種方法。聽說在他的圖書館裏有幾種稀奇古怪的書，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他，表示我是歡喜讀書的，請求他如果可以的請他借我一閱。他立時借給了我。

過了大約一星期我還了他的書，並且寫了一封信去致謝，表示我的感激之意，等到下次開會的時候，他和我談話，很客氣，以後他就和我有密切的聯絡，要盡量的幫助我，所以我們成爲很好的朋友，一直到他的死時爲止。這又應驗了一句格言：『幫助你一次的人必樂於再幫助你，比你所幫助過的人從他所得的報答還大。』由此看來，人之相處不宜以怨報怨，應以熱誠化敵爲良友。

一七三七年，前維吉尼亞州長，現任郵政總長，不滿意於非拉非亞之郵務長，發覺他玩忽職務，而賬款不清，令其辭職而請我爲郵務長。我立即接受斯職，覺着這對於我很有利益，因爲薪金雖然少，但是能幫助發展通信，增加遞寄報紙的速度，同時亦可增加廣告，所以對於我的進款增加很大。我的舊有印刷所競爭者現在已經江河日下，從前他曾阻止我的報紙不予遞寄，現在已經在我手了，快樂如何。所以他現在在進賬上損失很大；我所以提出這一件事爲的要提醒青年人爲他人做事者的注意，他們應該記賬，隨時付帳，立時結清。有了這一種的性格，自然聲譽日高，事業日盛。

現在我開始注意到公共的事業上了，先從小事着手。城市的巡查，我想是第一條事應該去加以制定整齊的。巡查原來是各區警察局分別管理的，由住戶中抽人出來巡更。抽出來的人不一定去巡更，只付了六先令一年便算完事，另外可以僱人代替，結果沒有用處，使得警察所坐中漁利。他們只僱街頭沉醉下賤之人前來代替，所以良善家庭裏面出來的人不願與他們爲伍。巡更之來往巡行多不舉行，敷衍過去便算了事。所以我在報紙

上發表議論，並交讀書會研究批評，並且說明六先令一年的辦法很不公允，有些有錢的人固不在乎，但是窮人付了如許之多很不公平。例如一窮寡婦一年只有五十鎊的進款，附出了六先令豈非太多，比起家累萬貫的人所出的六先令真相差懸遠了。

論壇的大意，就是要用有效的方法，僱正當的人去巡更；爲求公平起見，徵集款項應以財產爲比例。讀書會的同志都贊成這一種的理論，其他的俱樂部也都注意這一種的問題，雖不立時執行，但是各人的心理先給以認識，所以過了五年立了法律來執行這件事，那時讀書會同志已經有相當的力量。

這事以後我又寫了一篇文章關於失火的問題，大多數由於未能小心所致（先在讀書會宣讀，然後刊佈）所以須加謹慎並預備救火設備。大家都以爲這是有用的論文，於是計劃不久設立救火機關，在救火之時設法搬移物件脫離危險。參加這種建議的人已經增至三十人。立一合同，各會員必須遵守秩序，另預備消防之物，如皮製之水桶，及堅固之箱袋（用以裝運物件）無論何處失火一致出發，並約定每月舉行會議一次，藉作聯絡，並交換意見，免得失火之時手忙腳亂。

救火會成立不久，請求加入者日多，於是另立一會，照樣組織；新會一一組織，直至最後幾乎全城公民完全加入；現在在我寫文的時候已經過了五十年，我所組織的聯合救火會仍然存在，事業極好，雖則其他會員一世故，但是我和比我大一歲的一個會員仍然存在。會員月會缺席概須罰款，留購救火機及梯子，火鉤之用，以及

其他應用器具於是我要問一問有沒有別的地方救火設備有這樣的齊全在事實上每次失火之後所有損失不出一二間房子，而房子還沒有燒了一半，火已救息，這樣可以減少很多的損失。

一七三九年愛爾蘭來了一位著名的遊行佈道家，名字叫作華特斐 (Mr. Whitfield)。初來的時候本地的牧師們請他講道，漸漸不歡喜他，而不要他講道，所以他不得已到鄉村裏去佈道，各公會的教友都來聽他的講道，我也來看看他對於聽衆的講道才能如何，他斥責聽衆，說他們一半是野獸，一半是鬼怪。不久以後就可以看出來這地居民更改的情狀。從前對於宗教漠不關心的，現在大家都熱起心來，如果在街上走了一趟，就可以聽見到處各家歌詩的聲音。

既然覺得在露天之下不便於聚會，時受氣候的威脅，於是建議造一會所，並指派委員募捐，不久捐款募足，購地建屋，會所長一百呎，廣七十呎，和英國的西寺大小不相上下；建築的時候非常之快，用以適合需要。地產與房舍均託付董事會管理，無論任何宗派，任何教師對於非拉非亞人民要發表議論者皆可應用；會所的目的是爲非拉非亞的人民設立的，但不是爲某一宗派設立的。如果君子坦丁的回教要派宣教士來宣講回教也是歡迎的。

華特斐先生離去之後，他就到佐治亞州宣教去了。那一州開始移民比較晚，但是移居那地的人民，不堪勤奮勉力工作，到那地的人民大多是經營商店失敗的人，不能償還債款逃亡的人，生性懶惰，驟由獄中遣出，不



配去做開墾的工作，所以死亡率很高，使得很多的子女無人照養。這種情形激動了華特斐先生的熱腸，於是他的建議要設一孤兒院，使得孤兒可以受到教育。他回來的時候，在這件慈善的事業上宣傳，獲得很多的捐款，因為他的演說流利心腸極熱，所以博得一般同情，我也受了他的感動。

我並不是不贊成他的計劃，但我以為佐治亞地屬荒僻，運材建屋殊多不便，運費又昂，不如在非拉非亞建築，而帶兒童來到這裏受教育。我雖然這樣的解說，但是他決定要在那裏建造，拒絕了我的建議，所以我不去捐助了。後來我又去聽了他的一次演講，決定在講畢收捐的時候，我不捐錢。在我的衣袋中有一把銅子，三四元銀洋，五比士多的金錢。等到他演講的時候，我已軟化了，結果給他一把銅子。後來他的演講鼓勵我使得我覺着羞愧，我就把銀錢給他了，等到他講完了之後，得受多人的贊助，我就決定把金錢給他，等到收捐盤來到，傾我所有都給他了。讀書會中有一位會員很同情於我的建議，恐怕在佐治亞建築孤兒院會發生營利之事，所以預先小心，把所有的錢都放在家中，意思是絕對不來捐款。但是到結束的時候，他覺得有應該捐錢的決心，問鄰人借款來捐，但是他的鄰人也是反對捐款的人，不過他的堅決格外利害，任何演說不為所動，他答道：『好友何金生先生，其他的時候我隨便可以借錢給你；但是現在捐錢我覺得毫無意識。』

有些反對華特斐先生的人，以為他捐款純為自己的目的；但是我因為和他交往過密，有時替他印些講稿報告之類，對於他的人格一點不加以懷疑，一直到現在我仍然以為他是個純全誠實的人；我想當時應該對於

他多加信任因爲我們向來不偏於任何黨派。他常常爲我祈求，改過一新，但是他的祈求永沒有完全的答覆。我們倆人之間的友誼，雙方均極純潔，直等到他死爲止。

只要說下列的情形，你就可以得知我們的友誼情況了。他從英國回來的時候寫了一封信給我，說道：『我向來住在本納西的家裏，因爲他接待我，可是他現在已經遷到日爾曼鎮去了，請你告訴我，還有別的地方可以住嗎？』我的答信是：『你知道我的住家在什麼地方，如果你不以舍下爲卑賤，請你就在我的家裏住下，歡迎之至。』他回信道：『你如果是爲基督的緣故而肯這樣做，你一定得着報酬。』但是我的回答是：『不是爲基督的緣故，倒是爲你的緣故。』通常的人接受人的款待總拿聖者來作盾牌，爲的是要移轉感謝的責任，但是我是只顧地上的事。

最後一次我會見華特斐先生是在倫敦，他和我商議孤兒院的事，要想建造一個孤兒學院。

他有清晰響亮的聲音，說出話來十分完全，就是在很遠的地方也能聽得清楚，特別是在演講的時候，不問聽衆若何之多，但是總覺寂無一人。有一次他在可特堂前演講，那是在市場街的中間，第二街的西面，這兩街的人都能聽得清楚，而且充滿了聽衆。有一次我爲好奇心所衝動，走到市場街的後面，聽他的演講能聽多遠，一直走到河邊，法朗特街尚能聽得清楚，自然街市上有別的聲音。照我所走的路作爲半徑來計算，每一個人站兩呎的地位，大約有三萬人聽他的演講。所以報紙上說有二萬五千人聽講。這才相信歷史所載，古時大將訓話，聲及

全軍。

因為常常聽見他的講道，關於他所講的是不是從新編輯的或旅行常講的，一聽即能分辨。而關於後者因為純熟的關係尤能使人注意，每一種着重的姿勢，每一種澄平的聲音，安排就緒，毫不錯亂，就是不歡喜他的目的，也不能不因爲他的說法而洗耳一聽，這好像聽特別音樂一樣。這就是旅行佈道家的優點，常住在一個地方的牧師自然不能有這樣的機會，如果這樣的做去，那就要使人厭煩了。

然而他的著作隨時刊行，給予他的敵人不少的機會；在寫作上並不防備，甚至於發生錯謬的意見，在演講的時候順口而出了，如果是演講時說出來的倒可否認，但是寫出來的否認不了。批評家盡力的攻擊他的作品，甚至於使得擁護他的人數目減少，而不再加增；所以我贊成他永不要寫作，則擁護他的人將更多，而其名譽也可增長，就是在死的時候，也沒有留下來文章作爲攻擊的根據，而新入教的人以爲這樣大的領袖沒有留下著作爲可惜。

我的生意現在繼續增加，境遇日裕，我的報紙也能得到盈餘，因爲在第一個時期以內，可說是附近幾州以內的僅有報紙。於是我體驗了這一句成語：能得了一百鎊以後，就格外容易得第二個一百鎊，因爲錢能生錢。

加羅里納合股事業成功之後，我決再鼓勵其他優良工人，使至他處設立印刷所。所訂合同與加羅里納印刷所所訂者相同，大多數成績良好，使得他們可以買我的鉛字和印刷機單獨營業，因此可以成家立業。合夥商

店常時以爭吵而告結束，但是我所有的合夥商店都有優良結果，我想這都是由於預先小心所致，所以一無爭論，我把這種預先小心的事也介紹給其他合夥營業之人，不問股東如何，應遵合同而互相信賴，小的妒嫉和厭惡，大多起於負責之不公平，結果非使破壞友誼，即訴之於法，得不着好結果。

我居住於賓塞文尼亞，事業蒸蒸日上，殊覺有長住之必要。但是有兩種事情我深以為憂，那地方沒有防禦的設備，而對於青年教育不週；沒有自衛組織，也沒有專科學校。於是我於一七四三年建議設一中學；那時彼得牧師沒有事，就請他主理其事，他做這種事再適宜不過了；殊不知他別有期望，力辭此職，所以這種計劃不能實行，不得不暫為擱置。但在一七四四年我建議設一哲學會，這種事業有了成功。在會中我所寫的論文到現在仍可覓得。

因為自衛的關係，西班牙和英國已經開仗了好幾年，後來法蘭西也加入了，我們在此時期極為危險；而本州州長湯姆士一再請貴格會的議會通過自衛組織法；用以保障本州，但是流產。我決定聯合人民組織義勇團。為要宣傳這一件事我首在報紙上刊一論文，名為明顯的事實 (Plain Truth)，在本州缺乏自衛上盡力發揮，覺着應該有聯合組織及聯合訓練的必要，於是建議舉行大會數日，專門討論此事。這種論文在當時發生偉大的效力。我於是發起組織大會，並與三五友人草一規章，決定在一大建築內召集市民通過。房裏人已站滿了；將已印刷好之草案分佈全體，並備筆墨以便修改。我先作一種解說，然後再分散給大眾，大家一律簽字，絕無反對。

等到散會了以後，把所有的簽字收了起來，共計一千二百人；另外再分散至鄉村之間，簽字之人達一萬以上。這些人經過組織之後，發給他們鎗械，編成中隊、大隊，使得他們自己選擇長官作爲領袖，並通知他們每星期按着規程加以訓練，教以軍事知識。而簽字之女人叫她們預備旗幟獻給長官，上書各種格言，這都是由我擬定的。

非拉非亞區的自衛團長官聚會舉我爲該團的團長；但是因爲我覺得自己不設資格，我就辭職，並且介紹羅倫斯先生代替這個地位。他是個純正的人，又有影響別人的力量，結果大家承認了。我又建議發行一種自衛獎券，用以彌補自衛團的各種費用。在本鎮的傍邊造一礮臺，並備大礮。獎券銷行極快，礮臺不久造成，先造木匡，當中填以泥土。在波斯頓買了幾尊大礮，但是仍然不設，所以又到英國去買大礮，並且請求地主的捐助，但是沒有得到多少。

同時羅倫斯團長 (Colonel Lawrence)，維廉·亞倫 (William Allen)，亞伯蘭·塔雷 (Abram Talyer) 和我及隨員到紐約去請那地的州長克林頓 (Clinton) 借幾尊大礮。開頭他拒絕這種建議，及至我們請他吃酒，那地的風俗是吃馬蒂拉酒，吃了幾杯以後軟化了，他說他可以借六尊大礮給我們。我們再請他吃幾杯，便說大礮可以增加十尊，到了末後增加到十八尊。這些大礮優良，能發十八磅重的礮彈，並附有礮車，不久以後運到我們的礮臺來。在作戰時，我們日夜輪流看管，輪到我的時候，我也去，和普通的士兵一樣。

我的這一種活動很受議會及州長的贊許；他們也佩服我，遇有要事的時候和我商量，因為他們想這與自衛團有益。因為要求得宗教的補助，所以我建議舉行禁食，用以上邀天福。他們也贊成了這種舉動，但是因為這是本州第一次舉行大禁食，祕書既無前例可據，無法起草通告。但是我在英國受過教育，每年有一次大禁食，所以我用他們的方法起草，並譯成德文，用兩種文字刊行，分佈全州各地。這給了各教宗派對於他們會衆以極大影響之機會，如果沒有戰爭發生，恐怕貴格會奉行最謹嚴。

有些朋友說，我在這一件事上活動，恐怕要得罪了那一宗派，甚或失掉了我在州議會的興趣，因為本州大多數的人是屬於那一宗派。有一位青年，他在議會中有些朋友，想繼我的地位當一名書記，告訴我下次選舉的時候決定不再請我；所以他勸告我最好我自己辭職，如果被他們辭職，這不免與我的名譽有關。我回答說，我會經讀過聽過從事公衆事業人的一種規則，就是向來不請求一種職務，已授的職務向來不辭去。我說：我又加增了一點：『我贊成他的規約，但我要加一點；我向不請求，也不推辭，也不辭職。如果他們有意要把我的地位讓給別人，他們是可以的。但是我不辭職，將來總有報復的方法。』此後，不再聽說叫我辭職的話，下次選舉的時候居然連任。或者他們不喜我和議員諸君過從甚密，因為他們和州長辯論過自衛設備的事件，因為這件事議會向來反對，如果我自願的辭職這自然使得他們開心，但是他們也不能以自衛團的關係叫我辭職，此外他們也沒有別的理由。

實實在在我也看不出來本州設自衛團一事有與他們意見相左的情形，因為並未請求他們贊助。然而我發現了他們大多數不贊成侵略戰爭，但是沒有一個反對自衛的。關於這件事贊成和反對的都有，有些貴格教高等信徒也贊成自衛，但是我相信他們教中的青年信徒也都佩服。

關於救火會一事，貴格會之內幕如何完全得知。為鼓勵建造礮臺起見，有人建議，救火會餘款六十鎊完全用以購買獎券。但照規則不待下屆會議通過不能應用此款。全體會員共三十人，內有二十二入屬於貴格會，只有八人屬於他會。我們八人完全出席，因為我們想有些貴格會人一定贊成我們的意見，當然我們能獲得大多數的同意。只有一貴格會人名馬立師者反對我們。他表示有些友人反對他，深以為憂，恐怕結果使救火會分裂。我們告訴他絕對不至於到那種程度；我們雖然人數較少，如果大多數人反對，我們自然按諸一般會社通例，服從大多數。等到開會的時候，我們決議要投票通過。他料定大多數人都反對此舉，故略等一等，待大家到齊再投此票。

正在我們討論的時候，有一侍者上來，云有二客人來見，我下去接見他們，我看見他們是兩位貴格會信徒。他們說現有八人在一酒店開會；他們決定贊成我們這一方面，但是他們說如果不要他們來，我們能進行這種投票是最適宜的了，因為他們如果投了贊成票就要受長老們的斥責。我既然知道大多數的同意，我上樓來說，我們再等一個鐘點。這是最合馬立師先生的胃口了。他的反對的朋友，一個也沒有來，這時他大為驚異，過了一

點鐘，我們就投票通過，結果八與一之比。在那二十一人中有了八位已經和我們表示同情，還有那十三位缺席，不一定他們完全反對。事後據我的估計，貴格會反對自衛者是二十一與一之比，他們大多數都是有相當的名譽，准時出會沒有不負責任的。

羅根先生富有名譽又有學問也屬於貴格會，曾經寫了一封通告告訴他們，表示贊成爲自衛而戰爭。並陳說種種理由作其根據。他給我六十鎊去買獎券，用以鼓勵建造堡壘，他並且指示了我，如何分派獎位。他曾經告訴我下列的故事，關於他的主人維廉彭在自衛上的一樁事。他從英國來的時候，是一個青年，在他的主人面前作一位書記。那是英法戰爭的時期，所乘的船被一個武裝的船所追逐，假想是敵人來了。船長準備抵抗，但是告訴維廉彭和他的貴格會同伴，叫他們都下在艙裏去。船長並未希望他們幫助，但是羅根先生並未下艙，站在甲板上，預備開礮。不知道這假想敵原來是友軍，所以沒有打仗；及至等到這位書記下艙和他的長官通話的時候，他受了一頓訓斥，說他不應該主持戰爭，因爲要這樣做就違反了他們的信條，再者船長也未會請他去幫忙。但是這位書記回答道：『我是你的僕人，你爲什麼不叫我下艙呢？你是不是覺着我們已經危險，願意我幫助那船長去打敵人。』

我在議會裏做事有好多年，大多數的議員都是貴格會的信徒，在他們反對戰爭的理論上，常見捉襟見肘的情況，每一次國王下令要他們幫助戰爭都有同樣的情形。他們不願明白的拒絕上級軍官的命令，一方面因



爲和他們的宗旨抵觸，弄得沒有辦法。每遇萬不得已之時，只得遁辭諉託。結果議決用了一種名詞『爲國王用的』而不追究他作何用途。

如果遇有這種命令不是出於國王的，再發明其他名詞。有一次缺乏火藥（我想那是路易堡）新英蘭政府下了一道命令，要賓塞文尼亞州長湯姆士，叫議會協款購買火藥，因爲這與戰爭有關係；他們議決付新英蘭政府三千鎊，由湯姆士州長經手作爲購買麵包、麵粉、小麥以及其他穀物之用。行政人員更欲進一步窘迫議會，通知州長不收是項金錢，因爲這與他們所要的不相附合，但是州長答道：『照我所知其他穀物就是火藥。』結果購買火藥，但是貴格會的人竟然無人去反對。

讓我另外再講一段有趣的故事，在我們設想如果不能通過利用餘款以購買獎券的時候，我對朋友新尼先生說我們可以用餘款購買火機，自然貴格會人不能反對；請你提議請我作購買委員，我就去買一尊大礮，這就是火機。他道：『你在議會時間長也學乖了，你的建議和買其他穀物就是火藥沒有什麼分別。』

貴格會所受的困難大多由於立教之時刊行成文法規所致。成文法規有云一切戰爭皆不合法，既然刊行，所以雖有意去修改但也沒有辦法，因此使我憶及都克教派（Dunkers）的人。都克教派發起人名麥琪·偉非（Michael Welfare），我曾與之相熟。他曾抱怨對我說過，其他教派對於我們攻擊的很利害，豈不知我們所奉行的教派並沒有什麼不道德的東西。我對他說在新教派剛發起的時候，總有這種情形，我告訴他們不如刊

行宗旨宣言使遠近皆知。他對我說也有人建議過這種事，但是大家不同意。因為：『我們初組織新教會的時候，請求上帝開亮我們的心胸要明瞭他的旨意，如果我們承認了一種真理，也許別人以為是錯誤，如果我們承認了一種錯誤，也許別人以為是真理。』所以隨時隨地上帝給我們亮光，我們的教訓主義得以改進，我們的錯誤得以消除。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是否達到了這種進步的情況目的，有沒有在神學知識上達到全備的地步；我們懼怕如果一旦刊行成文，我們就受了文字的拘束，或者不肯再接受其他的進步，甚至於我們中間後起的人，以為前人已經替我們做過，是神聖的，永不更改，追隨不離。』

這種謙讓態度在人類的歷史上可說是唯一的先例。無論那一教派總以為自己一派包括所有的真理，與他們不同的就一定錯誤；好像人在霧中的旅行一樣，在他前面的人被霧包着使他看不清楚，在他後面的人也同樣被霧包着使他看不清楚，只有近他的模樣都清楚了，但不知他也在霧中和別人沒有多大的分別。為避免此種困難計，貴格會的信徒後來對於議會和行政的事務漸漸的退縮了，情願自己不做事，免得違反自己的宗旨。

按時序的排列，我應該先述下面的一事。一七四二年我發明了一種火爐作為室內取暖之用，同時可以節省煤炭，使得進來的空氣還沒有入爐之前已經先熱了，我把製造好的模型送給格雷斯先生，他是我早年的朋友，現在主持一家鑄鐵所，覺着照樣製造煤爐是一種可以賺利的事，因為需要很大。為使得大家明瞭起見，我就做了一篇文章，名為『說明賓塞文尼亞新發明之煤爐，並解說其構造方法，以及其較勝其他煤爐取暖之利益，

所有反對之問題盡皆解答。」這本小冊子有很大的效果。湯姆士州長很贊成我的發明，並且應許給我若干年的專利，但是我不要這種專利，因為我們曾經沾了其他發明家的利益，我們能有了發明就應該服務別人，所以我們應該慷慨讓別人使用。

然而倫敦有一家鑄造鐵器店，採取了我的論文方法，又加以他自己的修改，但是這種修改不惟無益而有害，得着了專利證書，賺了不少的錢。這種採取我的發明不止一次了，雖然有人採取我的方法，但是我不反對也不和他們辯駁。然而大多數的人，因為用我所發明的火爐得着節省木柴和煤，這纔是真正的利益。

戰爭結束了以後，自衛協會的事就告了一個段落，我於是又轉到要造一個學校的心思上了。第一步先和有活動能力的朋友相交往，讀書會的朋友自然佔了一大半；第二步刊發小冊名爲：關於賓塞文尼亞青年的教育問題。本鎮有地位的人家我都分散了給他們；等到他們的心理，照我想來，有相當的改變，我於是募捐造一學校；捐款的方法是分五年支付的，所以我想可以得着很多的捐款，結果獲得了五千鎊。

在建議的宣言上，我並沒有說是我的建議，不過說有幾位對於公衆有興趣的人，因為我向來的方法，是避免自己的地位，免得別人注意由於我發動。

捐款人爲立付執行起見，於是選派董事二十四人，並派檢察官法蘭西先生和我共同起草章程；草定之後共同簽字，於是租房一所，聘請教員若干人，開學招生，我想那是一七四九年。

學生人數增加很快，校舍不敷應用，於是選地一塊，計劃建築校舍，如蒙上帝允許就可造成廣大房舍作為教育之用。這就是前此已經提過的，華特斐先生所造的房子，我們用下列的方法取得了。

要知道捐錢給學校，各公會的人都有，在董事會的題名上曾經注意了這件事，好使得他們管理地產，不要使一公會的人太佔勢力，免得他們利用作為自己的事工，而與原先的目的相違背。所以一公會派代表一人。例如一位是英國公會的，一位是長老會的，一位是浸禮會的，一位是摩拉會的等等，如果因病去世，則由捐款人選舉遞補。摩拉會人不能與人合作，所以在摩拉的代表死後，並未選派該會人出來代表。這裏有一種困難，就是用什麼方法去避免再選時，一公會派出二人。

已經提議了好幾個人沒有得到同意。結果有一個人提起我來，因為我向來不屬於任何公會。等到房舍已經造好了，董事諸君無法清償欠債，又不能再得捐款來彌補，使得他們發生很大的困難。現在我既然在禮拜堂和學校兩方面都是董事，所以我有機會使得兩方面能彀接近，及至最後使禮拜堂的財產讓給學校，由學校去清理債務，但如有牧師在此公開演講，也得盡量應用，原有的目的也維持了，但是平時則作教授青年學生之用。雙方訂立合同，所以學校付債而獲得房舍之所有權；以後將大樓分為數層，增闢教室，加購進附近土地以增壯觀，於是全部學校遷入。至於監察工人購買材料，種種難做之事全由我負責；但是我一點不以為苦，興高彩烈，不致影響我自己的工作為止，幸而在一年之前得了一位股東大衛·霍爾先生，他是個有能幹勤奮誠實的人，

他在我的地方做了四年的工，所以我深知道他的詳情。印刷各業向由我經手者，今日完全由他一人經手。他按期付我紅利，毫不爽誤，我們繼續合辦印刷有十八年之久。

學校的董事會不久奉令改爲官立；經費由英國捐助，另外又加以大地主的捐助，議會也時時加以經費的補助，成立非拉非亞大學。在開辦的時候我就是董事，至令垂四十年之久未曾間斷，看見許多的青年在這個大學裏受過教育，使得才能得以充分發展，服務於各公共機關，增加國家冠冕，不禁心喜。

我前此已經提起，早已不經營印刷業了，現在我已有中人之資，可稱富裕，更可利用餘暇從事於哲學及娛樂之研究。我買了斯賓斯博士的全部儀器，此時斯氏曾來此地演講，我就盡量從事於電學之試驗；但是公衆以爲我是個優閒的人，叫我替大家服務，而政府亦時時請我做事爲國家服務。州長請我負治安之責；全城舉我作參議員，未久已舉我爲議長，全州公民又舉我爲州議員。州議員這個地位對於我很合適，因爲我做書記聽慣其他議員的演講已經長久了，久有倦勤之意，在聽別人演講的時候，議論冗長乏味，不得已想做魔術來以求娛樂；現在既然做了議員就可盡力量以做善事。我並不是說喜歡升高，增加雄心，但是我從前地位很低，現在有這種造就就可說難得，再者我之所以升遷，毫末鑽營乃出於民衆之愛戴推舉。

我曾出席法庭，做治安之裁判，聽雙方訴訟；但是覺得法官一席非熟讀法律不可，所以我漸漸託辭不到，稱有其他重要事務，最後辭職，因爲我在立法議會有更重要之事。我屢任議員，繼續十年之久，但我向未用直接或

間接方法要求選舉我在議會作議員的時候我的兒子已經做議會書記了。

次年，與柯爾來（Corlisle）的印第安（Indian）人結一條約，州長致函與議會，建議派遣代表加入議約代表團出席締結修約。議會選派議長（諾理思先生）和我出席，我們到了柯爾來去會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極歡喜飲酒，所以容易爭吵，不講秩序，我們於是嚴厲禁止售酒給他們；於是他們抗議這種禁令，我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在會議的時候安靜些，等待事務結束了，我們就給他們充足的酒。他們遵照這種辦法，因為他們得不着酒，結果條約按着預定計劃簽訂了，雙方都極滿意。於是他們獲得了大批的酒，那是在下午，差不多有一百人，男人女人小孩子以及住在臨時小房子的人在鎮市的外面做了一個四方的場所。晚間喧嘩之聲很大；議約代表出來看看他們做什麼。我們看見在場所的中央燒着野火，他們全都喝醉了，男女小孩雜遝爭吵互鬪。他們黑褐的身體，一半裸體，在野火之前可以看得出來，互用火球相擊，同時大聲呼喊，此答彼和，造成的情形使人難以想像，鼓噪騷動不停，我們就回來了。半夜中又有一班人上來打門，聲如雷動，再要酒，但是我們聽之而已。

第二天，他們覺得自己做錯了，派遣了三個代表到我們這裏來認錯。他們說所以錯的是因為酒；他們抱歉說道：『最大的天神，創造萬物，樣樣的東西都有用處，無論什麼用處都是他計劃的，有這樣用處就照這樣去做。可是他做了酒，他說：「要印第安人喝得沉醉，」就必要沉醉。』誠然，如果上帝計劃要使得這些野蠻人離開此

地，使得文明人來住，酒有很大的用處。前此沿海一帶的居民已經用這種方法消滅過了。

一七五一年，好友湯姆士·彭德博士(Dr. Thomas Bond)擬在非拉非亞創立一醫院。(這是個有益的計劃，本是他發動的，但委之於我)這樣的醫院可以治療許多疾病，不論本州人，外地人都可治療。他熱心而積極的要得捐款，但是這種計劃之在美洲，好像是新穎的事，能瞭解的人很少，所以效果甚小。

及至最後他到我這裏來說，無論什麼公益的事，要是沒有了我，就不會成功。他說：『在請求捐款的時候，常常聽人說，你有沒有和佛蘭克林商議過？我告訴他沒有(覺着這不是我的事)他們就不捐了，或是說讓我考慮考慮。』他這一種解說可云明瞭實在情形，我並不僅祇自己去捐款，而在做一種計劃去使得別人捐款。在未開始之先，要預備人們的心理，在報紙上刊行有關於這類的情事，這是我所常用的方法，但是他沒有利用過。

從此捐款漸有起色；但是漸漸動作遲緩了，我覺得要是沒有議會的補助，恐怕不會成功，所以建議請願。鄉下的人覺着不合口味，因為恐怕只有城裏的人能得着利益，而鄉下的人得不着利益，所以對於這件事加以懷疑。但是我們贊成的人不是這樣的看法，因為已經捐得了兩千元，可見深得人士之贊許，他們以為這種癡想礙難成功。

我於是草一呈請書，交由會議審查，書中由呈請人，請政府撥款若干，數目並未填寫，如議會不准許則可推翻此項議案，另附一條因時制宜之條款：『議決如果呈請人決定指派經理及會計，並捐款……鎊(每年之利

息用以支付醫院病人之飲食，看護，診治及醫藥費。至議會議長認為滿意時，得由議長簽字向州庫內支付兩千鎊，分兩年付清，給與醫院之會計，作為建築開辦及設備等費之用。」

結果議會通過，因為會員以為捐得兩千鎊難以實現，不如通過以求慈善之美名，如所捐不及兩千鎊，則議會固不必支付。於是我等力勸大眾捐款，因為捐一鎊等於兩鎊，政府也付一鎊。到了最後募得超過原數，於是我們請求議會照付應許之款。不久之後一座整齊建築出現眼前。這座醫院很有用處，一直到今日鼎盛異常。在我們的經驗中，在政治活動上，常用種種急智以求成功，事過思之亦覺快樂。

正在這個時候，另外有一個人也要發動募捐的運動，就是吉伯·田能（Gilbert Tennet）牧師。他來到我這裏來請我幫忙募捐，造一新會所。他的目的是為長老會聚會之用，這些會衆原是華特斐牧師的信徒。我不願多多麻煩友人，叫他們常捐款，所以我堅決的拒絕了。他於是請求我開列名單，列入我所知道可以慷慨捐錢的人。我想這種辦法不好，或者他們怨望我為什麼介紹他去募捐，好像叫乞丐去向他們討錢一樣，所以不答應開列名單。於是他請求我，至少給他一些忠告。我說：『這是可以的，第一，我勸你先到你知道能出錢的人那裏去；第二次，到那你以為不一定就能出錢的人那裏去，給他們看某某人已經捐錢了；最後到那些沒有把握捐錢的人那裏去，其中也許沒有估計好，這也是不可忽略的。』他笑了，謝謝我，他說要照我的勸告去辦。他照樣的辦了，各人的地方都去募捐，結果很好，建造一座美麗壯觀的教堂在阿爾克街。



我們的城市，外形建築美麗，街道廣闊，平直，交錯之處一律直角，但是街道並未鋪石，這也是美中不足，猶其是在陰雨天時，車馬過街，街道泥濘不堪，等於在泥淖之中行走一樣，所以過街使人裹足不前；而在乾燥天氣則灰塵飛揚。我所住的地方是遮西街，陰雨的時候，親眼看見，買東西人的腳完全溼透。最後在街之中央，鋪一道狹窄磚道，雖則一時行人尚可立足，但是穿鞋一概泥汙。我對於鋪路的問題時常講過，並且刊載報紙，最後在市場與磚路之間鋪以石道。這種方法，使得到市場去能走乾路；但是街道之其他各處均未修好，無論何時，車輛行過，泥濘拖擊很遠，石上完全蓋滿污泥，而城市尚沒有清道夫。

經考問之後，找了一個可憐的勤勞的清道夫，他答應清除石道上的污泥，一週來掃兩次，把鄰近鄰人的門前污泥一概清除，支付他六辨士一個月，各家照付。於是我在報上登載，戶前清潔，可用這種辦法，所費無幾，而行路人脚上可免染污泥；多數商店都採取這種辦法，便利顧客不少，即便是在晴天，灰塵也不至於吹在貨物上面，沿戶分發印刷品，過一兩天以後去看他們有否簽字願付此款，發現了全體一致簽字，照樣執行辦理。城裏的居民對於市場四週鋪石，得以清潔，各人便利，大感快樂，由是發生一種願望，希望所有街道一律鋪石，而人民也情願付稅。

過了些時我草成了全城鋪石案一件提交議會。那是在我到英國之前，時當一七五七年，一直沒有通過，直至我回來之後方獲成功，於是另外附加一條，就是關於街燈明亮問題，這條一經增加，可說是大大的改進。然而

這種功勞是約翰·克雷登先生的，因為他發起了街燈利用的便利，所以在他的門前，他自己首先放一個燈，於是民人漸漸想到何不全城皆設街燈。後來這種設燈的名譽歸到我身上來了，但是實實在在是他發起的。不過是做照他的樣子，但在燈的形狀上，稍微加增了一點，我們的燈和英國的球形燈不同。球形燈的弊病是燈下疏通空氣的氣眼不足，黑烟不能完全排洩，所以未經多時，球內染黑，發光暗淡；另外還須天天拭燈，一不當心燈罩便破，燈之全部一概無用。我於是建議用四塊玻璃作罩，上加烟突以吸烟，下面多加氣洞以疏通，於是燈可以清潔，光照時間因以較長，得以延長至第二日早晨，即不慎撞破，亦僅止一面，可以修理。

我很希奇倫敦市燈，不知學瓦克好一帶的街燈多加氣眼疏通空氣。瓦克好一帶的燈，所有的氣眼是預備另一種用處，就是使得火焰與燈心可以直接接觸，當中懸掛亞麻一塊，因為掛了亞麻可以從洞中疏通空氣，這一種事情他們還不知道。街燈燃後數小時，倫敦街市已暗淡無光。

我在倫敦的時候，把心中所擬改造的幾點告訴了法斯吉（Fothergill）博士，他是個最熱心增進公益的人。我曾經看過那些街道，在乾燥的時候，向不打掃，而灰塵飛揚；一到陰雨天氣，灰塵盡變為污泥，街道上沒有一個乾淨地方，只有一點小路是可憐的窮人用帚掃的，所掃的放在車上載之以去，車既開口，又容易掉，東一堆，西一堆，一路掉下來，連行路人身上也染遍了。他們所以在晴天不掃街的原因，是因為灰塵飛揚，一直可以飛到人家和店裏。

然而我有了一種經驗，在極小的時間，可以掃淨。在克蘭文街（Craven Street），我的門前，一天早上看見了一個可憐的婦人，用帚掃地；她的面孔慘白而孱弱，好像是大病之後的一樣。我問她：『誰僱你掃地？』她答道：『沒有人，但是我既窮又困難，我在大戶人家門前掃地，並且希望得點報酬。』我叫她掃完全街，就給她一先令；這是早上的九點鐘；十二點鐘時她來了，要一先令。在我看見她工作的時候非常緩慢，想不到有這樣的快，於是差僕人去窺看情況，回來報告果然完全打掃乾淨，所掃各物堆於當中陰溝之中，等到下次落雨的時候，完全沖走，連狗所棲息的地方也掃乾淨了。

我就心裏設想，一個軟弱的婦人，能於三小時之內將這一條街道完全清潔，如果要用一個強壯的人，只要化一半的時間就穀了。而且現在在街中只有陰溝一道，如果有兩道分於兩邊人行道之傍，格外容易了；因為街上所落的雨，均向兩邊直流，就可以造成了一個急流，而沖刷泥污。但是分成兩道之後，雨水反不足以沖刷泥污，結果多加些泥漿，車走馬過之時，往往將泥水拖起，撒於行人道上，偶一不當心，容易滑倒，有時泥水濺激很遠。於是我與一位醫生商量辦法，他採取了以下的辦法。

『爲掃除倫敦及西街街道使之清潔更爲有效起見，建議與守夜之人訂約，約定乾燥時節打掃街道，使得泥污可以準時排除，各大街及小巷一律打掃，由承包人自備掃帚及應用器具，各歸自己保管，並得盡量僱用貧窮之人。』

「在乾燥季節之夏天，泥土應掃成堆，各堆應有一定距離，在各家門戶及店戶尙未開門以前打掃，清道夫須用有蓋之車將灰塵一概載去。」

「所掃污泥，已成堆者，不得使車輛再經過其地，而使污泥四濺，清道夫應備若干車輛，不用高輪，下裝漏器，上蓋乾草，使水得以下流，因為污泥的重量大半在水，水漏盡自然變輕；此等車輛應停放於相當距離之外，先以手車將泥載去，倒在大車之內；一俟水已漏至相當程度，再叫馬拖之以去。」

我對於後者的建議稍有懷疑之點，因為當時街道很狹，無可停車之處，可使漏水，如果停放車輛，則不免有礙人行。但對於前者甚為贊成，在門戶未曾開放之前，打掃一淨，在夏季是很容易實行的，因為白晝的時間比較長；據我的觀察，在七點鐘之前還沒有店家開門，這時天已亮有好幾小時了，倫敦的人，大多數歡喜過夜生活，而在太陽光下睡覺，然而他們常常抱怨說燈光太暗了，而蠟燭又這樣的貴。

或者有些人以為這些繁瑣之事不值一談；他們以為一粒沙礫忽然吹進了一個人的眼睛，或者一陣大風把灰塵吹入店內，這都是小事。然而不知道這是全城的事，有多少人，有多少店受影響，這關係就大了，或者他們對於人家注意這種小事而發的議說並不以為是小題大做。人類的幸福不在乎忽然得到了很大的財富，而在乎日日做一點小的善事，大的快樂就是小的善事積成的。所以如果你叫一個年青的人，刮鬚鬚而善用剃刀養成秩序的習慣，比給他一千塊金內亞錢的快樂還大。所有的錢或者不久化完了，或者只留有亂用的悲傷；但是

修面呢，省得去等候剃頭匠，看那污穢的手指，濁氣逼人的呼吸，遲鈍不堪的剃刀；他能自己修面，這有多少方便。天天應用一面活靈的剃刀，這有多麼快活。以上數頁，我不嫌它累贅，長篇累牘的講來，希望這對於我所居住的城市有所增益，我住在這裏已經多年了，一向是快樂的，或者美國其他的鎮市也可以得着一點的裨益。

我曾受美洲郵務管理局局長之聘，任總會計長一職，管理各地分局，檢查各局會計賬目報告。郵務管理局長去世之後，我被委任和維廉·亨特繼續他的地位。英國郵務管理局長委任我任此職。美洲的郵局一直到了現在還不能付一點的款子給英國。局長命令我，如果我能使得郵局贏利，可年抽六百鎊給我作為酬勞。我們用種種的方法來改進郵務行政，自然要化了相當的錢，在首四年的期內，郵局欠了我們九百鎊。但是不久以後就歸還了我們；在我的職任未被某官僚鑽營頂替以前，關於某官僚我以後再講，我們所付給英國的郵政收入比愛爾蘭所付的還多三倍而有餘。自我去職以後，因為某種不法手段的關係，英國從此不得分文。

因為擔任郵務管理局長，所以我得一度到英國去，劍橋大學於這時贈我文學碩士學位，這完全是出於他們的動機。萊納迪之雅魯大學前曾贈我同樣的學位。所以我沒有在大學裏讀過書，但是我得了這種的學位可謂榮幸。他們以為我在電學上和自然科學上有相當的發明，所以贈學位給我。

一七五四年和法國又打起仗來了，各殖民區派遣代表組織議會，接了商務大臣所下的命令，在亞爾巴尼舉行會議，在那裏和六個國的代表，共同商量保衛他們的和我們的國家。韓密頓州長奉到命令，和議會商量之

後，再贈送些禮物給印第安人，要在這個時期就贈送並且選派了議長那拉西（Norris）和我與湯姆士·賓（Thomas Penn）以及祕書彼得（Peter）代表賓塞文尼亞州。議會批評這項名單和預備了的禮物，雖然他們不欲贈送也不能，我們和其他各州的代表在亞爾巴尼相會。

在那裏的時候，我提議了一種計劃，聯合各殖民地，在一個政府之下，籌備自衛，以及其他等目的。在我們經過紐約的時候，我曾將這一部的計劃交給詹姆士·亞力山大（James Alexander）先生和肯尼特（Kennedy）先生看過，這兩位先生對於公眾的事情向來熱心，既然得着他們的協助，於是我冒險在大議會上嘗試。當時的各州代表也有同樣的計劃。首先作一種預備的談話，討論應該不應該有一種聯合，不期然而然的大家一致通過了。於是選派一委員會，每一殖民地派代表一人，先審查此項計劃，再作報告。他們選擇了我的計劃，又加以若干的增飾，到開會的時候作一種報告。

在這種計劃裏，要有一個總裁，這總裁由國王特任，管理殖民地一切行政事宜，各州得派代表共同組織大議會，照章舉行會議。我們的議會天天辯論，並討論印第安人問題。發生了許多的困難和問題，但是末後一切都解決了，通過計劃，把所有議案，分抄一部送呈商務大臣及其他各州議會。聯合的計劃一線僅存，各議會以為總裁太注重特權制度，所以未曾採取，而英國的一方面反倒以為太趨向民主主義。所以商務大臣不批准這次的呈文，自然也不向國王薦舉，但是另外設了一種計劃，假定可以回答這一種目的，各州州長得與各州議員商量，

募集兵士，建造堡壘，並得請求英國國庫之補助，俟後可由國會通過在美洲之稅率下扣除。關於我所贊成的計劃在我的政治文件中可以見到。

那一年的冬天到波斯頓去，我和薛爾來州長（Governor Shirley）曾經交換過這種計劃的意見。關於我們的談話在我的政治文件裏也可以覓得。他們對於我的計劃不是以為太過，就是以為不及，其實這纔是折衷的辦法；我現在仍然覺得這種計劃的可取，大西洋兩岸能採取這種辦法豈非幸福。殖民地聯合起來了，自衛的力量就增強了；自然用不着英國的軍隊前來幫忙；而不再用苛征暴斂的方法來徵稅，也用不着以兵戎相見流血遍地。但是這些的錯誤並不是新的，歷史上充滿了各國和帝王這等的大錯的記載。

『環顧這個世界，能辨別善惡的有幾，

能知道善惡再去追隨的又有幾！』

治理國家的人在手頭上已經有許多的事了，自然沒有工夫去執行或採取新的計劃。所以行政的事業向來不採取前此的聰明思想，除非現在不得已了就用現在的方法。

賓塞文尼亞的州長把這件計劃交付給議會，表示他的贊許，『計劃清晰，判斷爽明，願介紹作爲詳密之考慮。』然而議會乘我不在的時候，就拿出來討論，並未加以注意，於是擱置。這對於我不啻是一種恥辱。

這一年我到紐約去遇見賓州的新州長馬立師州長（Governor Morris），他剛剛從英國來，前此我曾經和

他做過朋友這時韓密頓先生因爲和地主爭吵已經辭職了。馬立師問我關於行政有否棘手之處。我說沒有，不惟不棘手，而且行政便利，如果你不加入爭辯，自然順利。他高興的問道：『我怎樣方能免除辯論呢？你知道我是喜歡辯論的；這是我最高興的事；然而爲敬重你的勸告，我決定避免一切的爭執。』他有幾種好辯的習氣，因爲他言語流利，而又好詭辯學派，所以在辯論上有相當的成功。他在孩童的時代，受了他的父親的訓練，在吃飯的時候，叫孩童們來發表意見辯論；在我看來，這些辯駁反復的習慣，在處理事務上常常駁倒別人是不幸的事件。雖則他們能暫時常得到勝利，但是永不能得到友誼，友誼一項是很有用處的。我們分別之後，他到非拉非亞去，我到波斯頓去了。

在我回到紐約的時候，我看見了會議的報告，得知馬立師先生雖然與我約定不事辯論，但是他和議會已經在劇烈的爭辯當中，直至他辭職爲止，辯論未嘗中絕。等我回到非拉非亞復出席議會的時候，議會常派我爲委員回答他的咨文，起草大多由我動手。在覆文裏，措辭極爲尖酸，有時不顧禮節而攻擊；既然覆文多出我手，有人想到如果我們見面了之後，難免以血刃相見；但是他性情和善，而我們兩人當中一無隔膜，並且常同坐吃飯。有一天下午，達到了爭辯的極峯，我們在街上相遇。他道：『佛蘭克林我請你一定今晚到舍下一敘；我另外還有幾位朋友；』於是攜手同行，直到了他的家。在吃酒的時候，大家談論高興異常，他戲謔的說道，他很羨慕徹查班的思想，有人委以行政的事務，但是他棄而不就，如果被委任而治理黑人，在與黑人意見相左的時候，就



可把他們賣掉。他有一位朋友說道：『佛蘭克林，你爲什麼始終袒護那該死的貴格會徒呢？不如把他們盡賣了吧？大地主能給你一個很好的價錢。』州長答道：『我還沒有把他們完全塗黑。』誠然他在致議會的咨文上想塗黑了他們，但是塗黑了不久就擦掉了，反倒把自己的臉上也塗黑了；結果使得自己變成了黑人；他和韓密頓先生一樣，對於爭辯的事覺着殼味了，於是辭職。

公衆爭辯的來源完全在大地主方面，這些大地主大多是世襲的，無論因本州自衛征何等稅率，想盡方法加以阻撓，非得大地主之允許不得通過，代表一概受其約束。議會雖經過三年的反對，但是最後終於屈服。馬立師辭職之後隊長丹尼繼任，冒險反對大地主的約束，關於該案如何解決，俟後再講。

我現在不要講得太快了，在州長馬立師的任內還有其他的事情發生過，不可不略一提。

戰爭在法國發生了，麻沙朱利市的政府計劃攻擊克朗海岸（Crown Point），派昆西先生（Mr. Quincy）到賓塞文尼亞州去，包納爾（Pownall）先生到紐約去請求協助。包納爾先生後曾爲州長。我既然是議會的一員，深知此中情形，且與昆西先生有同鄉之誼，所以他請求我的影響和幫助。我把他的演講在議會上宣讀，他們也接受了。他們議決協助一萬鎊，以爲購買糧食之用，但是州長否決此案。（案中除載明此款外，復有他款爲協助國家之用）但此案因恐大地主之反對故附加一條，如大地主免稅亦可。蓋議會不計用何方法，希望其早日實行故出此策，但爲州長所反對。昆西先生雖想盡方法，但卒未成功。

我於是想一方法，不用州長之許可，由公債管理局發行公債，因為照律法來講，議會有發行公債之權。在那時候公債管理局沒有存款，所以發行公債以一年為期，年息五釐。有此公債我想糧食容易辦齊。議會立時採取這種方法。公債印好之後，我也被舉為委員之一，簽發公債。公債由國稅擔保還本。本州有錢的人以為公債是良好的投資方法，所以他們爭於購買，幾個星期之後悉數賣完。昆西先生回去了，致函深謝本州議會，他的使命成功之後，一向和我有親密的友誼。

英國政府不選擇亞爾巴尼 (Albany) 的聯合各州計劃，恐怕他們久而久之，軍事力量太於增強，同時又嫉妒他們的力量，所以派遣勃拉克將軍 (General Braddock) 率領英國正規軍兩團前往鎮攝。他們在維吉內亞的亞力山大港 (Alexandria) 登陸，由是向馬里蘭之佛立克鎮 (Frederictown in Maryland) 進發。在那裏等待運輸車輛。我們的議會已經知道了勃拉克將軍預存偏見，所以不去招待他們，但要我去招待他們，因為我是郵務長，可以藉迅速傳遞公文的名義和他接洽。但是所需用的費用，他們答應支給。我的兒子這時與我同行。

我們在弗立克鎮會見了勃拉克將軍。那時他已經打發人去到馬里蘭和維吉尼亞去僱車輛，但是等得不耐煩了。我在他的地方住了好幾天，天天和他一同吃飯，在此時有機會來移轉他的武斷，並說明議會在他們未來以前的預備，準備盡力協助。大約在我要告辭的時候，車輛已經僱來了，但是全部只有二十五個，這二十五個當

中能用的沒有幾個。將軍和官員都很驚怪，於是說照樣看來行軍是不可能的了，並且抱怨大臣派遣軍隊至交通梗阻之區，缺乏車輛軍械火藥給養等物，因為他們至少需用一百五十輛車子。

我於是就說道，可惜不會在賓塞文尼亞上岸，在那地的農人家裏都有車輛。那將軍就拿我的話爲題，說道：『先生，你對於此事是專長的，一定能給我們多僱些車輛；我請你費心，代做這一件事。』我就問對於車輛的報酬如何呢？因爲我要知道精確的數目，然後好做廣告。他們既然同意，於是立即下了委任狀，叫我辦理。關於報酬及詳情辦法，等我到了蘭加斯德立即登載廣告，這個廣告有出人意表的效果，爲好奇起見，插入如下：

廣告 蘭加斯德 (Lancaster) 一七五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茲因國軍過境，在維勒河上岸，需要馬車一百五十輛，每車四馬，配有鞍馬一百五十四匹，用以運輸軍需，勃拉克將軍委任余辦理此事，余於即日起至下星期三早晨以前，在蘭加斯德辦理此事，所僱車馬概照下列規程辦理：

一、每車備有四馬及駕駛人一者每日付十五先令；有鞍之馬一匹，或備有馱用器具者每日付二先令，無鞍之馬每日付十八辨士。

二、付費自到維勒河邊之軍營日期爲始，必須在五月二十日以前集合，及至運輸告終在回家時期內，給以相當之津貼。

三、凡車輛及馬，有鞍之馬與無鞍之馬，其估價均應由物主向余言明價值；在遇有損失時如數賠償。  
四、到營後由余先付各車馬主人七日之工資一次，其餘之款由勃拉克將軍或軍需長在運輸完成之時付給，但遇有需要時得隨時支給。

五、每駕車之人及管馬之夫一概不服兵役之責，除照管車馬外，不做別事。

六、凡物主所攜帶之馬料、穀物供給馬匹有剩時，得交歸軍隊由軍隊給以相當之代價。

附註：余子維廉·佛蘭克林現在肯伯蘭(Cumberland)已受委任與他人有訂此約之權。  
此外另寫了一封致蘭開斯德及肯伯蘭人民書：

「父老諸姑親朋公鑒：

「刻因事偶過弗立克鎮，參觀軍營得知軍隊缺乏車輛馬匹以供運輸，將軍憤慨異常，但軍隊深信本州可以供給車馬；惟以州長與議會之間意見紛歧，是以款未籌備，措置亦遲。

「近有人建議以武力到各處拉夫，盡量徵集車馬，供給軍隊需要。

「惟念拉夫一旦施行必使居民不利，恐將因此引起憤慨之心，不可不預爲之思，余不揣冒昧擬以和平方法徵集此等車輛。最近此地居民會上書議會，云及此地金融缺乏，今有機會得收巨款；如果此次行軍繼續前進，恐需要一百二十日，此等租賃車馬用金將達三萬鎊，一律用英國金錢支付，爲數可觀。

「此次行軍每日不過十二英里，對於車馬當然舒適勝任，所載之物全爲戰時之用，當然與軍隊同進退；而軍需行走又多在後方妥當之處，或行或駐莫不如此。

「余相信同胞諸君忠於國家，此正服務國家之機會，爲便利起見，數家可合出馬車一輛，如此家出車，彼家出馬或駕車之人，所得僱價可平均分派；然而以如此報酬倘不自動出而爲國家效力，君等忠國之心將爲他人所猜疑。國家軍事必須執行，武裝同志前來本爲捍衛國家，一見君等袖手退縮情形，不得已施以強迫徵役，屆時雖欲悔痛再事報效晚矣。余之參預其事並無利益可圖，祇以爲國家努力，責無傍貸。如此項僱用車馬之舉在十四日內不能成功，余即報告騎兵隊長克拉爾爵士，恐將立即飛騎四鄉搜索車馬，然此實余不願聞者也，謹以至誠忠告鄉邦親友。

班哲明·佛蘭克林

將軍首先支付八千鎊給我，就用這筆款子先付僱車馬之定錢；然這一筆款項還不敷，於是又預支二百鎊，但在二星期內已經僱到了一百五十輛車和二百五十四匹馱馬，在營前集合。合同載明如有車馬損失照價賠償。車馬主人聲言與勃拉克將軍素不相識，所許之約，未敢置信，請我來擔保，我也不得不答應。

我在營中勾留的時候遇見頓巴團的一位軍官和他一同吃飯，講道他的長官對於部下極爲關心，力量不

足，不能供給齊全，而這裏物價又非常之高，長途在荒原之中遠征，困苦異常而想買的東西也買不着。我瞭解了他們的情形，決定買些東西慰勞他們。然而並沒有向他明言，於是第二日寫了一封信給議會的委辦，他們有權支給款項，請他們考慮官員的情形，建議贈送他們一種必需的慰勞品。我的兒子曾有過營幕生活的經驗，替我草了一張必需品清單，我把它放在信中同時寄去。委員會批准了，我的兒子參加指導，所以購買迅速。共備二十包，每包內容如下：

塊糖六磅，粗砂糖六磅，上等綠茶一磅，

綠茶一磅，咖啡六磅，朱古力六磅，

上等白餅乾一聽，胡椒一磅，上等白酒醋一加爾特，

哥羅斯特牛酪一桶，二十磅裝之牛油一桶，

馬地拉酒二打，賈梅加酒精兩加倫，

芥末一瓶，精製火腿兩隻，乾鴨舌一打，

米六磅，葡萄乾六磅。

上買各物共裝二十包，每馬馱一包用以贈給軍官。他們收下了表示感謝之意，同時兩團團長各致函表示感謝之意，文辭感激。將軍對於我之代僱車輛能有此等成績深為滿意，於是支錢付費，屢次謝我，並續請我在輸

送給養上幫助。我也答應了他，以後忙於這種工作，直至聽見了他之打敗爲止。但爲供給種種需要，我已代墊一千鎊以上，我就把帳單寄給他。他接到了這帳單，對於我可算幸運，他立時吩咐會計長付我一千鎊，這是在他未打敗仗的前幾天，其餘的款等待下次再付。然而我以為這次的支付是很幸運的，其餘的款一直沒有得到，然而我的幸運還不止此，以後再談。

這位將軍照我看來勇猛異常，如果在歐洲戰場上打仗一定能得着很好的地位。但是他的自信心太強了，覺着正規軍的價值太大，以爲美洲人和印第安人無足輕重。佐治·克拉罕，原是我们的印第安譯員和他同行，他另外還帶了一百多人，這些人在引導路線上一定大有用處，如果他待他們稍好一點，這些人也不致一一的離開他們。

有一天我和他談話，關於他的進兵方法，他會有說明。他說道：『佔領都昆堡之後，我就向尼阿加拉進發，佔領了那地方再到方特克去，如果在季節內天氣好，我想在都昆至多住了三四天；我覺得在我赴尼阿加拉的路上沒有什麼阻礙。』在我的心中曾經想道，走這樣長的路，又有許多地方車不得並行，只好單行，在森林小樹間隔當中很容易爲敵人所截斷，並且知道前此曾有一千五百法國兵，在侵略以柔克斯人的時候，打過敗仗，在這次的行軍勝利上我起了懷疑之點。但是我冒險的說道：『先生如果你到了都昆和這些精良的兵進發，而又攜帶着良好的礮隊，那個地方尙未設有堡壘，照我們所知道的，沒有堅強的堡壘，只能做短時間的抗戰，我所想的』

惟一的阻礙，怕是印第安人的埋伏，這是他們慣用的戰略，他們尤精於這一種作戰，並且單行進發前後有四英里之長，你的隊伍很容易受出其不意側擊的危險，一旦中間隔斷，前後照應不便，不能互相幫助。」

他笑了，好像覺得我對於軍事一無所知，於是答道：「這些野蠻人對於你們未經組織的美洲義勇隊或者可做相當的敵手，但是對於國軍先生，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印象。」我覺得和軍人辯論軍事的問題，當然是不合時宜的了。敵人並沒有在單行進軍的時候，施以側擊，然而等到他們集結在一個地方相距九英里（剛剛過了一條河，前鋒已經停住，等到後衛來到的時候）全軍展開在一帶平原之上，突對前衛施以猛烈之攻擊，槍聲完全從附近森林及小樹內發出，這時將軍纔曉得敵人已經和他們接觸了。前鋒陣地未立，秩序零亂，將軍速發命令，令大軍前來接濟，紊亂不堪，車輛行李及牲畜東逃西奔；這時敵人又從側面出擊了；而官員一律乘馬，目標更爲準確，相繼陣亡；兵士大多聚於一處，尙未聽到命令，靜候攻擊，死亡三分之二，忽然敵人出來包圍，於是逃走。駕車的人，放下馬來騎了便跑，別人也照樣摹倣，所以車輛糧食輜重火藥盡爲敵人所得。將軍也受了傷，經過了種種困難，把他救了出來，祕書薛來戰死在他的身傍，八十六位軍官之中，死傷者達六十三人，一千一百人中，七百十四人戰死。這一千一百人具屬精銳，其餘的人均交杜柏團長統帶，杜柏團長原是殿後護送糧食及行李等物。由前線退却逃回者跑到了杜柏的營內，杜柏全軍驚恐，他雖然現在尙有千人左右，但是看勃拉克將軍已經打敗，不敢上前，而其實印第安人只有四百餘人，另外其中有幾個法國人。他下令把糧食火藥全部燒燬，把



所有的馬替下來，好乘馬逃亡，避入殖民地帶。雖則維吉內亞、瑪里蘭和賓塞文尼亞三州共請他的軍隊留於前線，保護居民；但是他仍然不聽繼續退却，一直到了非拉非亞纔以為平安，到了非拉非亞居民可以保護他們了。這樣一來使得美洲人信仰英國正規軍的心理完全落空。

自他們在上岸之地動身，向目的地行軍，他們屢次搶劫虐待人民，尤其是對於窮人，姦淫擄掠無所不至。如果我們要保衛人民的軍隊，決不要這些兵。回憶一七八一年法國軍隊假道殖民地，由羅大島，到維吉內亞，七百英里，經過人口最密之地，沿途未驚絲毫，一個蘋果也沒有動過，英兵比較法兵不勝天壤之別了。

將軍之副官奧爾姆（Orme）與將軍同時受傷，同時救出，和將軍同在，時刻未離，將軍數日即死。親見將軍受傷之日，終日未言，但是在夜裏喊道：『誰能想到如此？』第二天也抱緘默，及至最後說道：『下次我們就曉道怎樣對付的辦法了。』說過之後，過了數分鐘，便死了。

祕密公文，以及將軍之信件及命令等完全落於敵人之手，當中曾揀數段譯為法文刊行公佈，證明在未宣戰之前英人已有的敵意。在將軍之呈文中，曾見稱贊我之服務的話，並且請陸軍大臣注意我。大衛·休謨，多少年之後任駐法大使，何得威之祕書，後又任國務卿肯威將軍（General Conway）之祕書，曾經告訴過我，他曾經看過這些公文，說勃拉克將軍竭力推舉我。但是這次行軍完全失敗，所以我的服務也無價值可言，推薦我的說話對於我一點沒有用處。

將軍給我惟一的報酬，就是我請求他不要把我們所僱的工人加入隊伍，已經徵去的請他放回。他應許了我的請求，有些應徵的工人都回來了，等到杜柏（Dunbar）團長指揮了全軍，他就沒有這樣的慷慨。等他到了非拉非亞，我想那是逃回來的，我請求他把所應徵的工人放回去，因為這樣人都是在蘭開斯德農場上做工的，而且他的長官，已故將軍曾經應許過。他答道：如果他們的主人到轉頓來，他說不久往紐約去，順便在那裏耽擱幾天，他就可以把這些工人放給他們的主人。到轉頓去雖則用費很多，又很困難，但是他們去了。及至抵達其地，杜柏忽食前言，空勞主人往返使人懊喪。

等到車馬損失的消息傳出了以後，車馬主人立即到我這裏來要求照約賠償。他們的要求使我困難極了，我告訴了他們賠償款項完全在會計長手裏，但是非經薛來將軍（General Shirley）批准，不能照付，我曾經向薛來將軍正式請求；但是因為相距既遠，覆文總要慢些，然而這種回答還不能滿意，還要控告我。薛來將軍最後救我脫出苦境，吩咐會計長審查照付。全部支款達二萬鎊，如果叫我賠償勢必傾家蕩產。

在我們還沒有聽見失敗消息之前，有彭德醫師二人來到我這個地方捐款預備慶祝成功，準備攻下都昆堡壘之後燃放鞭炮。我深不以為然，非等確知可勝方可從事慶祝。他對於我之不贊成，深表奇異。他們說道：『爲什麼你想那個堡壘攻不下來嗎？』我答道：『我不知道，不過戰爭一事最不容易預先確知。』我於是解說理由；募捐之事遂作罷論，如果已備鞭炮不知他們作何辦法。彭德博士自那以後就不喜勸我，說我的預言凶多吉少。

馬立師州長於勃拉克未敗之前，屢次受議會與大地主之影響，不能加稅，設防本州，地主主持不征地主之稅，但此案屢爲州長所排斥，然而議會堅持此項條款，所以增稅設防之事不克成功。最後通過預算五萬鎊，但其條款說明，無論動產，不動產，均行課稅，地主之財產，不得視爲例外。而其修改之處則爲『祇得視爲例外。』然而等到這種消息傳到英國之後，我們在那裏的友人大大的攻擊地主，認爲國家罪人，阻礙國防。又加以恐嚇，如再不付稅即將懲罰，不得已忽請稅務局長加增五千鎊爲本州設防之用。

此舉通知議會之後，議會滿意認爲普通稅率之一，於是立一新案，附有免除地主稅則條款，旋即通過。這次稅案通過之後，我被委爲分配稅款之一人，共計六萬鎊。我於是從事修改條文，增益文字。同時草一義勇軍法案，提交議會，未受困難即行通過，惟內附有貴格會人得以自由行動之條。爲增進人民對於義勇軍瞭解起見，我於是草一問答，凡民衆所懷疑之各點，一律藉問答解釋清楚，編好刊行，分佈民衆，收效宏大。

各區義勇軍經編練成立之後，州長委我負責西北邊防區域，這一帶敵人潛伏如毛，於是建造堡壘招募軍隊以固邊防。我雖然負責義勇軍的事務，但是我自己以爲不設資格。他給我全權辦理，並發下大批空白委任書，令我委任。在招募軍隊的時候，稍感困難，但到底募得五百六十人，由我指揮。我的兒子在前次戰爭的時候曾經應征入伍與加拿大打仗，今則充我的副官，對於我的用處很大。印第安人曾來打破了克內登堡，並燒燬了那一帶村莊，而加屠殺那一帶摩拉教的居民，但是我想那地方最適宜做一個堡壘。

因爲要開發到那裏，所以召集義勇軍集中伯利恆去。看見了摩拉教居民，他們準備齊全，不覺驚異，這或者是因爲克那登被燬的危險，使得他們知所警懼所致。住宅圍以木柵；他們曾在紐約買些軍器火藥，在高大石屋窗門之傍，堆積了許多碎石，如果印第安人來了，他們的婦女就可拿石頭來打他們的頭。而武裝的同志也在守衛，和其他守衛的城市方法並沒有兩樣。我會見了司彭格柏主教和他談話，深覺驚奇；他們因爲避免戰爭，曾得英國國會之允許，准許他們的教徒免征入伍，防衛殖民地，我以爲他們因爲要獲良心上的安慰，而不去執戈護衛土地。他回答道這並不是他們的立教宗旨，但是因爲要和其他教派表示同樣宗旨，所以請求政府免征人民入伍。雖則如此，然而採取免征入伍方法的畢竟很少。這樣看來，他們不是欺負了自己，便是欺負了國會；常識告訴我們，危險在目前了，這超過了夢想的意見。

那時是正月初，我們出發建造堡壘，我派一分隊義勇軍到明尼思克去，命令他們在那裏建造一座堡壘，保護那一帶地方；而我自己帶了一隊人馬到克那登去，因爲那地建造堡壘更爲重要。摩拉教徒替我們預備五個車輛，用以載運器具，糧食和行李等等。

正在我們離開伯利恆的時候，遇着了十一個農夫，印第安人已經把他們從農場上趕了出來，他們來請求借些軍器，使得他們可以回去把牛羊帶了出來。我給他們每人一枝槍並配以充分之火藥。我們沒有走了多少路，天已經落雨了，一天到晚不停；路上沒有人家可以避雨，一直到晚上到了一個德國人的家裏，我們大家睡在

他的倉房裏，全身都溼透了。在我們進行的時候沒有遇見了敵人的攻擊可算大幸，因為我們的火藥都是平常的，而我們的兵也沒有法子保持槍口乾燥。印第安人對於這種方法熟極了，但是我們不會，那一天的十一個農夫有十個人被他們殺了。逃出來的一個人告訴我們，他們同伴的鎗，因為火藥潮溼，彈不能發。

第二天晴了，我們向前進行，到了荒涼的克那登（Gradenhut）。附近有一個小鋸木廠，堆了許多的板片，我們就在那裏露營，因為天氣冷，我們又沒有帳幕，所以在那裏搭造茅屋。第一樣事情先做掩埋死葬的工作，因為鄉人僅把尸身掩土，尚未埋葬。

第二日我們的堡壘全部計劃好了，並且劃在地上。四週四百五十五呎，需要採伐樹木作為柵欄，每節木樁直徑一英尺。我們共有七十把斧子，立時在樹林中動手起來，斫伐樹木，我們的人精於這一種工作，做的很快。我看斫樹既然這樣的快，於是來計算有多少快，十四寸直徑的松樹六分鐘就伐倒了。每根松樹可做十八尺長木樁三支，一頭削尖。一方面製造木樁，一方面預備掘坑，每坑深三呎，將木樁放在裏面；而我們所帶來的車子本是四輪，現在兩兩分開，共分十車，用以裝載木樁，拉至堡壘基礎之地。等到木樁裝好，木匠再加以六尺高之橫板一道，好留守衛的人站在上面，瞄準敵人射擊。我們有一座回旋礮，把它裝在一隻角上，裝好了之後先開一礮試一試，要叫印第安人知道我們已經有了這種東西，在聽線以內的人都可聽得。雖則隔天一雨，工作極不便利，但是在一個星期之內已經做成了。

這給我一個機會叫我去觀察人們的工作，他們有工作的時候非常滿意，也高興，到了晚間格外快活，然而在沒有工作的時候，他們就不耐起來，不免要爭吵了，覺着他們的麵包也不好，豬肉也不好等等，脾氣也壞了，這使得我回想到航海的船長，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使人工作，如果手下的人說樣樣的事情都做好了，他就說：『好！現在叫他們洗錨吧。』

這一種堡壘，不論它的批評如何，但是對於防衛印第安人總能啟用，因為他們沒有大礮。既然我們覺得有了保障，而在緊張的時候也有退却的餘地，我們分班出去循防附近地帶。我們沒有遇見印第安人，但是在附近山地看見他們窺察我們的行動蹤跡來。但有一樣事情是足以值得提起的。因為冬天氣候嚴冷，自然舉火對於他們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在地面上舉火，不免容易爲人所見。所以他們掘一個地洞，直徑三呎，也有三呎多深；他們用斧砍下附近的樹木，燒成了木炭，然後放在這個洞中燃火取暖。我們在草地上看見了他們所坐的痕跡。大約他們只烘腿部，因為這是最要緊的。這一種舉火的方法，無論如何，別人也察覺不出來，既然沒有火星，又沒有烟影，這樣看來他們的人數並不多，在他們看來我們的人太多了，恐怕打不過我們。

和我們同時出發的有一誠懇之長老會牧師白地 (Beatty) 先生。他常和我說道同來伴侶不來參加祈禱，又不聽勸告。但是在我們僱這些人來的時候，曾經約過，每天一人給他一吉爾酒，早晨一半，晚上一半，他們照時前來領酒，從不缺席。我就和白地牧師說道：『不問你所辦理的職務如何神聖，如果你在祈禱之後再發酒給他』

們，他們一定到時準來。」他於是照這樣子辦，祈禱之後派幾個人發酒，這樣以後工人們從不缺席祈禱會了，所以我說這種方法比起軍法的刑罰還要利害。

我剛剛完成了堡壘的建造，並且預備些糧食，這時接到州長的一封信，告訴我他又召集議會了，希望我準時出席，並且說明如果堡壘已造好，不必再事勾留。我的議會裏的朋友也來信叫我出席，所設計的三個堡壘現在都完成了，而附近的居民也都有了保障，我決定回來；再者新英蘭官吏，克拉賓漢團長（Colonel Clapham）曾經經驗過印第安人的戰爭，來參觀我們的工作，也視為滿意。我請他閱兵，授以委任狀，令他代理我的職務，更致介紹之詞，說明克拉賓漢治軍較勝於我，後略致訓辭即告別。他們護送我到了伯利恆，我在那裏休息幾日，第一晚上我睡在一個軟和的床上反睡不着，倒不如在克那登睡在木板上，鋪以一二絨氈之更為適意。

住在伯利恆的時候，我曾考察莫羅維教的規矩，有些莫羅維的教徒曾和我同行過，他們待我很好。我發現了他們所主持的是共產主義，同桌吃飯，同住宿舍，多數人聚於一處。在宿舍內我看見天花板上有許多洞眼，排列有一定次序，我想這一定是氣洞為疏通空氣而設。我到他們的祈禱堂內，他們請我聽好的音樂，同時用風琴，胡琴，簫，笛等音樂合奏。他們並不召集男人，女人，青年，小孩同入會堂聽講，他們分開結婚的男人，女子，青年，小孩各班，分別舉行演講。我所參加的是兒童的集會，男孩由男先生率領，女孩由女先生率領。他們所用的演講完全採取適合學生的情形，講出來的極為有趣，勸勉為善。他們看樣子極有秩序，但是大多數的學生，面色灰白像不

康健的樣子這大概是缺乏戶外運動之所致。

我又考察關於莫拉維教的婚姻制度，是不是真用抽籤的方法。他們說抽籤的方法只限於特別情形；青年在準備結婚之時報告長老，長老與管理青年女子之年長婦女商量。這些長老對於他們的學生的個性都極其熟悉，他們能判斷那一對是最和適的，結果彼此的意見大都相同；但是如果有三兩個女子發現了適合於某一青年，這時便使用抽籤方法了。我問到如果你們所選擇的不合當事人的意見，勢必發生不良結果，他答道：『就是你讓他們自己選擇有時也會發生這種結果。』這是實在的，我也不能否認。

回到非拉非亞之後，發現了防衛團的事務進步得很快，非貴格會的居民大多數加入了，他們組成分隊，自選隊長，分隊長，及官佐等，概照新律施行。彼博士來訪我，說明頒佈新律，曾經發生種種困難，但今已成功，這是他的功勞。但是我的虛榮心使得我覺得這是出於我的義勇軍問答（Dialogue）之功；然而不知道這是他的功勞，我也讓他去，這是我處事常用的方法。義勇軍官佐開會之時舉我為總團長，這時我答應了他們。我忘記了有多少人加入，不過在檢閱的時候我記得是一千二百人，內中包括礮隊，備銅製大礮六尊，運用靈活，每分鐘可發十二礮彈。這是第一次我乘馬閱兵，在我進門的時候，鳴礮致敬，把我實驗室裏的玻璃，試管震壞了好幾個。我的這一種榮幸和玻璃管一樣地同其命運，不久即為英國法律命令所取消。

在我這短期的團長任內，我們出發要到維吉內亞去，我軍隊的官佐一定要護送我到下非理去。正在我上



馬的時候，大約有三四十人乘馬戎裝前來叩我的門。我預先沒有知道，不然，我一定阻止他們，我反對耀武揚威的舉動；我看見了他們的舉動不覺微笑；然而我也不能拒絕他們。使我最難堪的，在我們出行的時候，他們一律拔劍出鞘，高舉以示敬意。有些人看見了的把這件事告訴了地主，他們深不以為然。他們說這種禮節太尊敬了，就是州長出巡也沒有用這種禮節；只有帝王或皇帝冑室出巡的時候，纔用這種禮節，但是一直到現在對於這種禮節我仍莫名其妙。

然而這種無識的舉動增加了地主反對我的心理，前此已經稍有一點，因為我在議會裏主持，反對關於地主免稅的條例，這一種條例我是向來反對的，自然他們曾用種種卑劣不公之手段以爭此案，他控告我說我妨礙了國家的行政，用種種方法影響議會，施行捐錢方案，並舉此次出行耀武揚威作為根據，並說我用武力去奪州內行政之權。他又控告我於郵務總長以文·福克納之前，遞我的郵務長職務；但是除了福克納對我的小小勸告以外，也沒有生別的效果。

雖然議會和州長之間繼續存着許多駁覆糾紛的事件，但是我和州長之間友誼仍舊，一點也沒有隔膜。我有時想到他或者以為議會咨文完全由我起草，好像是一種職業，並沒有其他的關係，而他呢，又因為是律師出身，自以為起草人不必負多大責任，而他始終為地主，而我始終為議會。所以他有時以友誼的身分來訪我，解說種種困難的所在，請我指導，但不一定常常照我的方法去辦。

我們一致通過了協助勃拉克將軍；及至他敗亡的消息傳來之後，州長立即召我商量，策劃其他各州防衛方法。我忘記了當時的詳情，但是記得應立即馳書杜巴將軍，請他切勿速即退出，且候至各州防軍前來填防，然後再照他的計劃去進軍。在我從前線歸來之後，他請我指揮州防軍，以之恢復都昆堡，杜巴和他的軍隊另做其他差使；並且他說他願薦與我作將軍。但我不信我有將兵之材，但是他說一定可以，我恐怕這裏有幾分感情作用，是靠不住的；或者他以爲我的聲譽很大足以號召這一班人，而同時我在議會上，有勢力，可以使議會付這些人的軍餉，而不至於使大地主納稅。既然看見了我在這一件事上無心進取，這種計劃就放棄了，不久他也辭職，丹尼將軍繼爲州長。

在我沒有述及在新州長之下我的各方面公衆活動之前，先提一提這時我在哲學上的造就和聲望。

一七四六年在波斯頓的時候，我會見了斯賓塞博士（Dr. Spence），他是最近來自蘇格蘭，給我看見些電學試驗。他既然不是個專家，所以做的並不完全，但是因爲這種題目對於我是新的，使我覺得驚奇而快慰。我回到非拉非亞未久，我們的圖書館接到了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柯林孫先生（Mr. P. Collinson）贈送的一根玻璃管，留作試驗電學之用，他並且解說怎樣做實驗。我就乘這個機會解說我在波斯頓所見的試驗；因爲訓練已久，所以實驗起來，手術靈活。英國所寄來的實驗報告，均能照之做。在試驗的時候，我的家中座上常常客滿，因爲他們是來看奇事的。

我想把這種實驗公諸同好，於是請本地玻璃工人製造幾個相同的試驗管，大家好照做，於是得好幾位同志。在這些人中有一位是肯尼斯來（Kinnearley）先生，他是個聰明的人，現在沒有事做，我鼓勵他去做些試驗賺錢，並且給他預備了兩種講稿，把實驗就次序排好，第一試能幫助人瞭解第二試，他得了一具精美的試驗儀器，這裏面有我計劃的幾種儀器都是請專家製造的。聽他演講的人很多，聽衆都能滿意，在各大城市中表演獲得金錢不少。但在西印度羣島這種試驗不易成功，因為天氣太為潮溼。

我們感謝柯林孫先生送給了我們這一根試管，同時也要叫他曉得我們的成功，我於是寫了幾封信給他講道我們的試驗方法。他把這些信拿到皇家學會去讀，在起先原不以為重要，不過印在學報上作為一種報告而已。有一封信是我寫給肯尼斯先生的，講道電與天上的閃電是一樣的東西。我也把這一件事情告訴了一位朋友麥琪（Mitchel）先生，他也是皇家學會的會員，他把這一篇讀給會員聽，但是聽的人都大笑不止。但是這篇文章後來交給福斯及博士看，他說這裏面有價值，不可掩沒，並且勸以刊行問世。柯林孫先生把這篇文章交給克福請他在紳士雜誌上刊行，但是克福以之印行單本，而福斯及博士又為之做序一篇。克福具有營業之遠光，以後陸續加增，印成四開本一卷，繼續刊行增至五版，不費分文而得巨利。

然而過了若干時間以後，英國纔有人注意。播風伯爵（Count de Buffon）得了一本，他是當時法國最出名的哲學家，在歐洲各國也著名，他請德理巴（Dalibard）先生譯為法文在巴黎刊行。然而這一本小冊子觸

怒了亞伯·諾拉 (Abbé Nollet) 院長，他是皇家哲學學院的院長，他曾經做過實驗，刊行了一種雷氣理論，稱爲一時上選論文。他不相信這種理論是出於美洲，以爲巴黎的仇人故意假借美洲的人名，刊行出來反對他的理論，非拉非亞有無佛蘭克林其人始終懷疑。他將反駁的理論印行問世，主要目的在於駁復我的理論。

我曾經計劃反駁諾拉院長，並且已從事起草，但是心理又想到我的這一種報告不過是實驗的記錄，真假問題可用實驗求得，固不必駁正也。如果反辯勢必發生無謂爭執。再者亞伯·諾拉所引各節關於誤譯之點不少，我以爲在相當時間內，自然有人可以出來證實。並且我的朋友樂愛已經據理駁過他。我的那一本書又譯成意大利文，拉丁文及德文，歐洲各國的哲學家採取了我的理論，但是他們倒撇棄了諾拉的理論。他在未死之前已見他的學說的沒落，除巴黎他的門徒B君外，此外無別人附和。

我的這一本書獲得了廣大的名譽，因爲書中有一種試驗，就是攝取空中的閃電，德理巴先生和德拉 (Dor) 先生在馬爾來 (Morly) 試驗已經成功了，從雲中攝取了電氣。德拉先生有一套儀器，並且演講這一種科學，常常實驗他所稱爲的非拉非亞之實驗。後來曾在國王朝庭之上表演，巴黎所有好奇的人薈集來看他的實驗。俟後我會用風箏做一種試驗，收取天空中的電氣，關於這一件事我不用着誇大的敘述，因爲在電學的歷史上可以尋出。

有一位英國醫生名叫瑞特博士，當他在巴黎的時候，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朋友，皇家學會的會員，書內盛稱

我的實驗已經名聞外國，他很奇怪爲什麼我的著作在英國反倒不爲人所注重。皇家學會考慮了讀給他們的這些信；而華生博士（Dr. Watson）又作一簡略的報告，這些都是我寄給他的，很得他的稱讚。這種節略報告曾經刊行於學會報告之上，在倫敦的學會會員，特別是聰明的砍頓先生，曾從雲中用一個尖的玻璃管吸過電下來，並且對於他們證明了這一種的成功。並未經過我的請求，他們舉我作爲他們的名譽會員，並且免付會費，常年會費應付二十五幾納；自此以後免費照寄他們的會報給我。他們並且將高德弗雷·肯普來（Godfrey Copley）爵士一七五二年的金質獎章贈給了我，在贈送的時候由會長滿克非公爵（Lord Macclesfield）先演講一段然後致贈，語多致賀之辭。

我們的新任州長就是丹尼隊長（Captain Denny），他替皇家學會把這種獎章送給了我，在全城開歡迎他的大會上贈給了我。他對於我的品格曾經有一段稱贊，並且他說明已經長久和我做朋友了。等到飯後，他把我帶到一間房內，說道，他在英國的時候曾有友人介紹說要和我交往，並請我幫忙，使得行政事情順利。所以極願我在各方面的事件上加以瞭解，而保證的說道，如果在什麼事件上願意請他盡力，他一定幫忙。他對我說地主的種種措施，使得議會常常發生反對的案件，深願此後盡力調和，不再各執一面；說到這裏，就想到沒有別人再比我合適的人，可以調解糾紛；並且可以給我交換的報酬。然而同座飲酒的人看我們現在不在座了，就這些馬地拉酒給我們，州長痛飲再三，更進一步請我的協助。

我之回答大概如下：謝謝上帝，我之環境對於地主之是否優容於我，毫無關係；既然我是議員之一，不能接受其他請求，我與地主也無仇恨，但是遇着無論什麼事件與公衆有益，這時我就奮不顧身了；我前此所有的反對，就是在於專使地主有利，而對於人民犧牲太大之事；對於州長之諄諄告言，實當感謝，自當盡力使其行政得獲便利，惟希望他不拿前州長之成見以爲自己之行政方案。

對於這一點他並沒有解說，等到他後來同議會發生交涉的時候，這種事件又出來了，辯論未曾稍停，我一向是加入反對的這一方面，第一步關於地主之要求，第二步所附註之各點，均可於我所刊行的讀史雜誌（*Historical Review*）中見之。但是在我們個人方面，並沒有什麼敵對的意義；我們常在一處；他是個文質彬彬的人，又到各處去旅行過，眼界極闊，在交誼及談話的時候，談笑風生。他告訴我，我的老友拉非現在仍然在世；他以爲他是英國的第一流文學作家；在弗立克太子與國王的辯論文上，曾經請他起草，並且從此獲得每年三百鎊的恩給金；他的詩並不好，普頗（*Pope*）在他的單阿西德（*Dunciad*）詩中曾經咒詛過他的詩，但是他的散文流利無比。

但是地主派遣他們的代表堅持己見，議會上時起糾紛，不惟與人民的利益有阻礙，亦且違反國家法令，於是決定控告於國王，指派我爲駐英格蘭之代表，遞請願控告之書。議會決定咨送州長公文一道，撥給六萬鎊作爲國家之用，（內有一萬鎊由將軍陸東公爵指配用途）但是州長拒不通過，並且加以駁斥。

我已經和紐約的船長馬立師商妥，我的行裝，食用物品先置船上，但是陸東公爵 (Lord Londoun) 到了非拉非亞來，表明道：希望州長和議會之間調解，以免妨礙國事。於是他邀約州長和我去見他，他可以聽見雙方爭執的理由。我以議會立場，所陳各點在當時報紙可以見得，這些都是出於我的手筆；州長說明他的理由，如果批准前途不堪設想；但是如果陸東公爵給以調解的方法，當然歡迎接受。但是陸東計不出此，在首先以爲他強迫執行，但是他後來反限制議會；他希望我能照他的計劃而行，宣言不再以國家兵士撼衛邊防，如果我們自己想方法設防，就要受到敵人的侵略。

我將這一段事報告給議會，並將我所草的議決案也交給他們，說明我們的權利，我們不放棄這種權利，但不期以武力付諸實行，反對我們所有的抗議，但是他們在最後把這件事擱置了，另草其他地主法令。這自然使得州長立付執行，而我於是首途赴英。但是這時船長下令開行載了我的用物以去，這對於我有了不少的損失，所得的只有公爵的一聲感謝而已，而他的折衷辦法因之失敗。

然而他比我在先的發舟紐約了；因爲小船的開行完全聽從他的命令，此外還有兩隻船停在那裏，其中有一隻，他說不久就要開行，我問明準確的時日，免得到時船已開行。他答道：『我已下了命令，禮拜六開船；但是我明白的告訴你，如果你禮拜一早晨來，一定可以乘得着，但是不要再遲了。』因爲有了點事的耽擱，在禮拜一的正午纔到，天氣既然很好，我想總已開了；但是我發現了那船仍在港中，非至第二日不開。你可以想到我現在預

備到歐洲去了。我也是這樣的想，但是不知道這位公爵的性格，他這個人是向來游移不決的。略舉一例。我在四月初到紐約來的，現在已經到了六月終，還沒有動身。這兩隻船都在港內，全是等待公爵的信件，這些信件總是說明天就來。另外有一隻船也到了，但也不能放行；在我們沒有開行之前，第四隻船就要到了。但是我們的船畢竟開得早，因為等待的時間也長。所有的客人都到了，等得不耐煩，而商人們等他的信等得麻煩起來，而在戰期內的保險損失不費；但是他們的這一種焦心畢竟無用；無論何人去看他的時候，總是看他伏在案上作書，手裏拿着鋼筆，以為他寫的信也許汗牛充棟了。

有一天早晨我去拜會他，我在他的堂前看見了非拉非亞的一個郵差，應尼斯，他是替丹尼送信來的。他也替我帶來了幾封信，都是我的朋友寫來的，我問他何時回去，他說明日早晨九時即行。我於是當日繕就了信交給他，替他帶去。過了十四天我又看見了他，問他：『應尼斯你回來了嗎？』他回答道：『回來，我還沒有去呢！』我問他：『爲什麼？』他答道：『在這十四天內每天早晨叫我在這裏等待，但是公爵的信迄未寫成。』『這是誠然的，他是個大作家了，我常看見他伏案作書。』應尼斯答道：『他的簽字好像是聖佐治的騎馬，乘在馬上，但是永不前進。』這個郵差的描寫可算盡致了；及至我到了英國之後，軍政部就委任安姆斯特將軍和薩爾弗將軍繼他的職任，軍政部長說向來得不着他的報告，不知道他到底做什麼。

天天希望開船，而這二隻船又奉命令到散德·和克 (Sand Hook) 去，客人們恐怕船奉到命令立即開行，



所以都上了船，在船上等。我記得清楚，我們這樣地等了六個星期，所預備的船上吃食東西都吃完了，不得已再買些新的。最後艦隊開行了，將軍和他的軍隊全都登了艦隊，上路易堡 (Louisburg) 去，目的要包圍路易堡；所有的船全奉了命令與艦隊集合，預備聽候命令開行。我們在那裏等了五天，來了一道公文說我們的船可以開行了，於是我們的船離開艦隊向英國開行。其他的二隻船仍然留在那裏，和他一同到海理法克斯 (Halifax) 去，在那裏舉行攻堡大操，於是又決計不再圍攻路易堡而回紐約，那拘留的兩隻船和他的大軍一同開走，乘客如何不得而知！在他到紐約去的時候，法國人和野蠻人聯合起來攻取了佐治堡 (Fort George)，這是那一州的要塞，野蠻人慘殺了許多的守兵。

後來我在倫敦遇見了船長彭納 (Captain Bonnell)。他告訴我，他們在那裏又拘留了一月之久，他告訴了將軍船殼已長積汗，航行發生阻礙，請求給以相當的時間俾得加以清除船底。他問我要多少時間，我說：三天。他說：『如果你能只用一天的工夫，明日我就發命令開行。』雖則如此，但是一天一天的等下去，開行遙遙無期，一直等到三月之久。

我在倫敦遇見了彭納船長，船長的一位客人，他對於將軍之一再的欺負，他已經等得不耐煩了，曾經拘留船隻使之返航紐約，他決計要控告公爵，叫他賠償損失。到底他有沒有做，我不知道；但是他說到他的損失那是很可觀的。

我對於像這樣的人爲什麼國家以爲干城；但是後來看了世界上這等的情形實在不少；我看見他們用種種的方法去鑽營，再看他們的動機，奇怪的心隨之而滅了。薛來將軍繼勃拉克將軍而統領軍隊，如果能久於其任，當然超過了陸東一七五七年的行軍。陸東的行爲既喪團體，又糜費錢財，雖然薛來不是個出身行伍的兵士，但是他是個聰明伶俐的人，能接受別人的指導，執行相當的計劃，而執行時也極神速。陸東不出此計，不惟不能保護人民，反離開防地而到海理法克斯去做無味的表演，於是佐治堡也失守了，再者拘留船隻，對於商人的損失不少，而藉口是不要使得糧食資給敵人，但在事實上，要把價錢減低，藉使承買者獲利，而他也從中漁利的嫌疑。到了末後，船隻出口解禁了，又遣亡了送公文到查理頓去，加羅理納的艦隊拘留船隻三月之久，船底爲蟲所傷，中途沉了很多。

薛來對於軍事自以爲未嘗諳練，今得暫息仔肩，免負此重大責任，在我想來，他的心中深以爲得計。在紐約時，歡譙陸東公爵就任的時候，我曾出席，薛來將軍也在座。出席的長官，公民，客人都有，所用椅子概從他處借來，而薛來將軍所坐的一隻椅子特別矮。我坐在他的旁邊，我向他說：『他們給你一個很低的座位。』他答道：『佛蘭克林先生，我覺得低的座位是最適宜的了。』

當我在紐約的時候，我曾接到了關於勃拉克將軍的各種供給的帳目，前因各經手人，未能造齊報告，所以遲至今日。結清之後，政府尙欠我若干，我送給陸東公爵請他照付。他說他就命令各關係人審查，並查對收據，然

後叫會計長付給我。這一筆款項雖則我常去找他，但是他一再推諉，畢竟沒有付給我。最後，在我離開之前，他告訴我經再四考慮之後，前任的帳不便與現任摻在一齊。他道：『你最好到了倫敦的時候，把這個帳單交給財政大臣，他立時會付給你。』

我因為要討款，所以停滯紐約很久，旅費消耗很大；在我看來，支付款項給我是應該立即奉行的，因為我這次為公服務毫未得着報酬。他道：『先生，你不要以得不着什麼向我來游說；我們對於這件事十分明瞭，無論何人承辦軍需的，總要飽其私囊。』我告訴他我並沒有這樣的辦過，連一個小錢也沒有得着；他似乎是不相信我，但是我後來知道了，做這種事業就是惟一發財的妙訣。關於政府所欠我的款項，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償還，後來還有許多的款項沒有償還。

我們的船長在未航行之前曾經吹噓過本船的速度，但是不幸的，等到我們航行的時候，在九十六艘船中，它是最慢殿後的一艘，他深以為恥。我們用種種的方法料奪它的原因，等到我們靠近了其他的船，和我們的緩慢一樣，於是船長叫我們都坐在船的後身及船尾。全船一共有四十人。及至我們站到後面了以後，航行速度加增了起來，不久即超過了其他航船。因為我們的船長以為船頭裝載過重。所有的水桶也都放在前面；但是後來也移到後面去了，航行既快可算快船。

船長說他有一次航行十三航節的速度，就是每小時十三英里。在乘客當中也有一位客人曾經做過海軍

船長名叫肯內特艦長 (Captain Kennedy) 他說這是不可能的，向來沒有船能走得這樣的快，或者是由於測速器的錯誤。於是兩位船長賭船速度，等待風強的時候就去試驗。肯內特先試一試測速器有否錯誤，看一看倒是個好的，於是他自己把測速桿投入海中試驗。過了幾天，天氣好風勢也好，本船船長陸維吉說，現在航速已經達十三航節了，肯內特去試驗，果然不錯，只得認輸了。

我所提起上列的事實可以作一種參考。這是由於造船術之尚未完全，除非是試驗過了，不能知道，它不是航行很快；因此新造的船都是照新式，不然者航行較慢。照我想來，這是有關於水手駕駛及方法的各種關係；各人都有他的方法；設若一船此人駕駛非常之快，彼人駕駛則不免緩慢，所以說看駕駛的才具如何方能推知。很少的某一種船造成了之後適合某一人的駕駛。通常造船者一人，配裝繩帆者一人，裝貨駕駛者又一人。每人之間不相關照，又不知那一種方法最爲合適，所以欲測船行總速實不容易。

就是同樣地在海中航行，我已經觀察過，雖然風力是一樣，然而各船員的使用方法不一，這一個把上帆低一點，那一個使它高一點，執行的方法各有不同。然而在我想來，應該設計各種方法，第一點決定最快船身之造法，第二點製造適當之桅杆，配以相當的布帆，及其安置之地位以適合風向，最後採取適當之裝貨方法。這是一個實驗的時代，應該用種種試驗以求得最大之效率。我相信不久一定有許多哲學家來作這一件事，一定可以得到成功。

雖則有好幾次別船和我們競爭航行，但是我們畢竟居先過了三十天，我們就測量海深。經長時之觀察以後，船長說現在已進法爾夢（Falmouth）港口了，如果夜間航行的好，第二天早晨就到了，而在夜間就可以避免敵艦的追逐，因為他們向來在港口截獲船隻。所以張滿了帆，而風勢又很好，我們雖然看見了敵艦，但是他們追不上。船長照他的觀察，把穩了舵從西里羣島（Scilly Isles）當中走過去；但是經過聖佐治海峽時有一段激流，舒威爾子爵（Sir. Cloudesley Shovel）和其游擊艦隊曾在此處沉沒，這種激流就是造成危險的根源。

在船頭有一觀察員，測水之深度，每逢呼喚『看看前途如何呀。』他總是答道：『噯噯，』或者他的眼睛已經閉了，而一半睡覺了，他們仍然機械式的回答着，他不曾看見前面有一道光線已經被一個人遮住了，但是因為船身一搖，這纔知道，於是發生一個大警報，我們離得已經很近了，而那光在我看來已經有車輪一樣大。那正是午夜，船長已經熟睡了；但是肯內特船長逃到甲板上來，看見了這種危險，吩咐立刻轉舵，一個帆也沒有下來；這一種的動作很容易使桅發生危險，但是仍然平安而過；我們得免於船破的危險，因為在我們的右邊就是那聳立於山石上的燈塔。這一種的不幸中之大幸的事件使得我注意到燈塔的利用，鼓勵着我多多在美洲建造，這是在我回去了以後的事。

第二天的早晨，測量海深以後，知道我們已經近碼頭了，但是一片大霧隱藏了岸際。九時以後大霧漸漸退去，好像劇臺開幕的情景一樣。法爾夢港於幕下露出來了。在長時間看慣了水天一色的海以後，忽然看見了這

種景色，這是最快慰的事，再者我們已經超過了戰爭的危險線，這使得我們更快活了。

我立時和我的兒子到倫敦去，在撒里伯平原 (Salisbury Plain) 稍停了一下，去看斯多恆 (Stonehenge) 古蹟，又在維爾頓 (Wilton) 去看彭勃克公爵的精舍 (Lord Pembroke's house) 和他的花園，並他所陳設的古物。我們在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到了倫敦。

佛蘭克林的自傳到此完畢，維廉·鄧波兒·佛蘭克林所刊的本子到此為止。下面一段是佛蘭克林後來寫的。關於後期的生活，採自畢吉樂先生在一八六八年刊行的英文本。

查理先生 (Mr. Charles) 爲我預備了館舍，我就住了下來。我去見法斯及先生，他曾竭力的推薦我，我到他那裏拿關於我的報告的議論。他反對立時地控告於政府，應該先與地主接洽好，或者用朋友去說服的方法，調解這一件事。我於是等待好友柯林孫先生的信，有一個威吉內亞的大商人約翰·韓培理 (John Hanbury)，要知道我到了的信息，他就可以把來帶去見格蘭威公爵 (Lord Granville)。格氏原是議會的主席，他要早日見我。我同意了第二天去見他。於是韓培理來見我駕車同往那貴人的住所，他招待我很客氣，關於近來美洲的情事問了些問題之後，他告訴我說：『你們美洲人對於你們的憲法已經誤解了；你們以爲皇帝下給他的州長

的命令不是律法，你們覺得你們有承認命令和否認命令之權。但是這些命令與普通的指令專指其州長所做的某某小事不同。這些命令先經學問淵博的律法師制成法律；然後加以考慮，批評，又加以議會的修正，然後由皇帝來簽字。向例對於殖民地，皇帝就是制定土地法的人。我告訴他老人家這種種對於我都是新的理論。照我所知道的，我們的律法一律須經我們的議會制訂，然後呈上皇帝，請其批准，既經呈上皇帝之後，不能再事取消或修改。因為議會所制定的法律未經皇帝修改，不能視為永久性質，皇帝也不能替人民來制訂法律。他說我可完全錯誤了。然而我想不盡然，他老人家的這一種說話，在我看來不足為異，在我回到寓所之後，我就把它寫下來。我記得在二十年之前，大臣曾經建議，以國王之命令為殖民地人之法律的一案交國會討論，但是下議院把這一條完全廢除不予通過，我覺着他們纔是我們的朋友和自由的朋友，一直到了一七六五年，他們不承認國王有這種特權，他們應該將此權留給國會。

過了幾天之後，法斯及博士和地主們說好了，他們同意了我在賓先生的春日花園的家裏相見。這一種談話包括雙方聲明願得可能的調解，但是在我想來，各方所持的可能二字不同。於是我們進行關於幾點的控訴，這幾點我完全列舉出來。而地主呢，他們認為他們的行為是對的，而我則承認議會的立場是對的。我們的意見相差太遠了，所以對於和解一層沒有希望。然而他們願意把我們控訴的幾點寫了出來，他們答應了再加以考慮。我答應了他們照做，可是他們把這一紙的幾點交給了他們的律師約翰·巴黎。巴黎向來替他們出力與嗎

里蘭大地主巴特漢打官司，繼續至七十年之久。他替他們起草呈文與議會辯駁。他是個驕傲好怒的人，在我替議會起草痛斥他的時候曾經見過他的作品，毫無理由，強辭奪理，他對於我有一種仇視的態度。地主們建議叫我們兩人見面討論這控訴的幾點，但是我不贊成。他們於是將這件公文交給檢察長要他發表意見，擱置了差八天不發一年的時間，在這個期間，我常請地主早日答覆，他們只有一種搪塞的辦法，就是說檢察長還沒有發表意見。關於他們所得到的什麼意見我終久沒有知道，因為他們向不和我講，他們寫了一件很長的公文由巴黎簽字送呈議會，公文中述說我所陳明的各點，說它不中格式，行文粗略，為自己所辯護各點也極虛弱，並且說明他們願意和解，請派代表與之接洽，並且恐嚇說我不足以當代表。

他們所說的不中格式，行文粗略，恐怕是在於我的公文上的稱呼：『賓塞文尼亞州真實而不受限制的大地主閣下，』但是我以為這種冗長的名詞不適用於書寫，所以節短，而在談話之間，又往往應用：『該地主等』之所致。

在這件案子的擱置時日，議會又通過了征收地主的地稅和普通人民的地稅，經過州長丹尼批准以後，也是一點大為爭辯的所在之點，但是地主們迄不作答。

等到這件議決案施行的時候，地主們又經巴黎的參謀，決計引用各種方法不使國王批准。於是他們上書議院，決定公開審理，他們派遣律師二人出席辯論，我也請二律師出席反駁。他們說明這種議案目的要加重地



主的負擔，而減輕平民的賦稅，如果以武力使之執行，平民之向來厭惡地主者，將盡力壓迫，使地主非至破產不止。我們回答道我們並沒有這種目的，自然也不會發生出來這些結果。執行稅率的人都是公正的人立過誓本正義去執行職務，不得予任何團體以特別利益，或任意增加地主的稅率，決不致違反誓約。我記得這就是我的當時意見。當時印行了十萬鎊的紙幣專為國家之用，流行民間，如果要廢止了勢必使得一般民衆皆成囊空如洗，而將來如果再生任何事故，亦將不能再行發行鈔票，所以然者由於地主之自私有以致之，他們毫無根據地恐懼征收地稅，我們不能不為這種將來的不良結果加以預防。這些理論都是我們當時辯駁的根據。在這件事上，曼斯斐（Mansfield）公爵立起來，召我到祕書室裏去，商量這件法令是否真有傷於地主。我說決不傷害地主，他道：『你能保嗎？』我說一定。他於是再召巴黎來，經過些談話之後，公爵的意見為雙方所接受；於是起草一種保證的公文，我和查理簽了字，查理是賓省事務的通常代表，等到曼斯斐回來的時候，全案就此通過了。另外又加上一點修改，並聲明此案得再制定法律加以修改；但在議會命令未到之前，地主的稅已經征了一年，他們先派代表審查徵稅之委員會，在此委員會之內他們請幾位自己的朋友出場。在考察之後，他們一致的通過，說這種的征收方法非常公正。

議會看來，我加入這一件事情的前期服務的確於本州有益，這樣一來獲得了本州發行紙幣的基金。等我回來的時候，他們給我正式的開歡迎會。但是地主們因為丹尼州長批准了這件案子，怒不可遏，恐嚇他並且控

告他叫他以後確遵法律然而他因為受過將軍的訓練，不以為異，而丹尼為國家服務，關心至切，倒不怕這種恐嚇，然而他們也沒有施行什麼手段……

『未完』

## 佛蘭克林後期生活

麥唐納著

佛蘭克林的人格是多方面的，如果只從一方面去看未免太狹窄；但是我以為他的生活從客觀方面看去，可以分爲三個時期。我們的看法自然要以近代的大公民的眼光去看，確實承認佛蘭克林在世界上所有的事業是公民應做的事，不過他的生活是個印刷家，這是由於職業的關係，此外尚有其他的事件，例如出人頭地的科學家。於是乎我們就可以把他的生活分爲三個時期：他的學徒時期，他的印刷立業時期，他的偉大與應用藝術科學時期。他自己自始至終完全是出於個人的努力，造成了一個『完全的公民』。起先是一城的公民，後來是一國的公民，終而爲世界的公民。然而我們看他在這三個時期的發展，由小而大，而他的活動，他的品格，他的服務也都隨着城市，國家，世界次第的展開去。

在他二十二歲的時候，我們已經看見他是個聰明才智有目的的人，佛蘭克林是非拉非亞的公民，幸而此

時非拉非亞有佛蘭克林這一個公民。他不過是個印刷匠，新立了業以謀個人的生活，和別人共同做事，沒有什麼可稱的地位，實際上和其他人等比較並無特長。但是他是個實際工作的人物，有在小事上成功的才能，得以發達向上。這是我們應該崇敬的，他那充滿搜求幽默的心理，雖則生活不舒服，但是畢竟能使他出人頭地。來了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把他帶進了一個旅館，自然聽見他的說話，在這一天的二十四小時以內，不是樣樣事情受人稱許的。班哲明·佛蘭克林一到這裏就有一種能力，雖然那時還沒有人能知道他可以成爲一個地方有威望的人。他自己也看不清楚，不過天天去運用他的智謀，使得他可以進入一大活動的範圍之內，他運用了那些智謀逐日的照着目的去施行，畢竟得到了用武之地。他所有的缺點，他用自造式的教育彌補上了。他離家以後好像是個孤兒，是個逃亡的人，是個被丟棄了的人，新舊大陸都跑過了，他孤獨的很，別無可靠；但是在道德的造就上得了不少的成績，這些都是從年齡經驗上獲得的。或者他有一種願望，一種宗旨就是不要作一個無用的蠢人，或者一個無賴漢子。但是他有創作的天才，是五百萬中的一個奇子。

既然在開始的時候覺着路途很遠，所以在早期的生活裏他要進步很快；在二十七歲與三十歲之間他已經俱有成功人的資格，並且成了一個出衆的公民。在二十一歲的時候，他組織了讀書會，而自己在會中的知識足以當得起他們全體會員的一半。在二十二歲的時候，他已經和人合夥開店，他的聰明與品格已爲他人所承認，認爲足以代抵所有資本之一半。在二十三歲的時候，他刊行了一種小冊子，討論當時最困難的幣制問題，

使得議會也受了他的影響而有所決定。這一篇就是紙幣之性質與需要，然在今日看來，在那時期，那種地方，能有這種見解，真是難能可貴，而其時亞當·斯密士，經濟名論家，不過是個六齡的小兒。而在這個時候，我們的青年印刷家，盤得了全部的賓州日報，他自己以一身而兼數職，既任經理，又爲主編，所寫文字生動幽默；在一天以內就創造了一種新的報紙。而在二十四歲的時候，得和股東以最妥善的方法接受全部的營業，而股東不願城市工作，寧願安返田園。佛蘭克林此時所有的困難，是如何以付此債務，不期此時有兩位朋友自動出來借款給他，叫他做這一種冒險的嘗試。第二年，在他二十五歲的時候，他和朋友共同商量，雖則他們不懂，他們不願，然而他們畢竟因爲他的勸說而參加設立了非拉非亞圖書館，這就是今日美洲千百偉大圖書館的鼻祖。在他二十七歲的時候，他刊行了最著名，而最盛行的年刊。可憐理查的年刊，它的影響很大，這是一種特別的刊物，甚而至於造就一個國家的品格，並且因此著名了。然而可憐理查所說的話都是出於班·佛蘭克林的口腔，非拉非亞的印刷匠，把他自己心裏以爲美的事向他人表現。我們就可以把他的學徒時期在此結束，大約在可憐理查的開始之前後。雖則這些不過是他在學徒時代所做的事，然而比起別人來，就可以說是一生的事業了，然而在他三十三歲的時候，又展開了第二期的生活。

他在第一期所做的事情並不重要，而其處事的方法則很重要，其動機則更重要。他在哲學上的造就和在社會上的活動既不是出於唯心理論的立場，也不是出於雄心夢想的實現。這似乎是自然的，不期然而然的，樣

樣事情只運用常識去處理日常生活的各種事件。既然他是一個大丈夫，他就要有智慧，所以遇事深加思想；而所想的都是向上的東西，他盡力的尋着可得的消息。他既然是個印刷家，他自己照顧自己的生意，他和其他的生意人不同，他有一種勝利，這種勝利不單單是在事業上，智慧上，而且品格上也有。他是少數的樂觀派之一人，堅定的信仰道德的價值，就是在不顧生死的环境中也有它的價值，這就是發達事業的工具。再者，他既然是一個非拉非亞人，他對於所有的事情都參加，對於和他接近的人都合作；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應用自己的語言，對於本地和本州的事情一律用這種方法。曾經說過的佛蘭克林的紙幣論文，文中所有的論列，倒並非在於理論的價值，因為明瞭佛蘭克林的，知道這是未成熟的作品，但是他的目的是在立刻的應用。那不是青年思想家的一種論文，而是市民的一種理由的陳說。簡括一句，就是用常識來應付日常的問題，或者表示一方面的意見，久而久之，佛蘭克林在他的同儕中漸漸地出人頭地了。他的出人頭地不受限制，在小的環境裏是這樣，在大的環境裏也沒有換了什麼新的姿態，採取了什麼特別智慧，或特別的學識，而佛蘭克林仍然是那一個人，有理性的善於瞭解人情事故的，無論是作非拉非亞的公民去用手車推紙，或者作爲人民的代表，或者在世界人的眼光中認爲超等的人。無論何時，在他第三時期內，隨時可以回去做第一時期的事——去做印刷的工人，專門作一個非拉非亞的公民。——他的習慣心理一點都沒有改變，而在法蘭西的輝煌時期，在路易第十六的王庭上，大臣們都以爲佛蘭克林的智慧和品格登峯造極而加以深切的佩服。所以我們說佛蘭克林是個隨和的人，適

於時，適於地，因為他的經驗與活動所經過的路程比那一個都多，然而無論他在什麼地方，他還是佛蘭克林本人。所以說他在第一期的時候，各種品格已經形成了。因為不說第一期的事，我們至少可以說佛蘭克林的生活可以作為一種特別形態，有真實的習慣和一定的宗旨。而他的行為不過是實際的生活，他有一個家庭要維持，一個鄰里要照顧，一種事業要努力，一個城市要服務。所以我說他是近代史上的一位大公民。

所以說第二期和第一期的不同之點不是在他的個人性格上，而是在他所活動的事業上，因為他所服務的範圍不同了。這一位著名的非拉非亞人，常受鄰里的稱許，而到處也有人常提起他來，不知不覺間，已經把他帶進了賓州公民的領域之內了。他的家仍然在非拉非亞，但是全州縮小，好像成了他的城市；他的範圍日廣，聲名隨時為人所提起，漸漸超過了州界，大西洋岸的英國殖民地漸漸都知道了他。在第一期的時代，雖則他是屬於那一個會社，但是他仍然是個人獨處，也發不出來什麼影響。他是這一種人，平常的人接受他的意見最多，而在困難或失敗的時候，他們常來請求他予以指導。甚而至於一個很負時望的人要努力做一種公益的事，例如彭德博士計劃創立一個醫院，要是沒有佛蘭克林的贊助也不能成功，他們不問你的計劃如何，只問佛蘭克林有沒有參加。他的富於常識，他的充滿幽默，他的能獲得別人贊成的智謀，他的善於發動改良事情，他的功成身退不居其名的身分——一言以形容之，他要做什麼事，一做就有成功的可能，他的瞭解人情事故，他的深知利用人性——已經使得他在賓塞文尼亞無論在那一種事上都可得到成功。而賓州有機會讓她的公民得有服

務的機會在城市與州政的革新上建立了種種的新型。整齊鋪石，光線明亮的街道；新栽各種行道樹木，介紹各種穀物和肥料的應用；新式美洲式的火爐的發明；救火會的成立；學校之成立，且因此以改成後日賓州之大學；城市及州內之編練防衛組織——這都是他的傑作，他對於賓州的貢獻多極了，不是因為佛蘭克林是個公家的人，而是因為他這個私人俱有公衆事業的精神。

在這時期我們恐怕只以為他在注意發展自己的事業，果真如此，他的事業就是如何做一個公民，而他的職業也能造就他成為有用的人才。就是他的閒暇時間也要向這一個目的努力。如果他有一天出去到野外去，由他的兒子陪伴着，在正打雷雨的時候，放一個風箏，順手從雲中取出了閃電，他並不會想到藉此可以證明他的學說，而志在使得家庭生活可以因此獲得電的利用，有益於人生。在一七四九年至一七五三年的四年之間，他忽然成了最著名的科學家發明家。他在試驗上所做的報告陸續不斷的寄到英國朋友這裏來，不過幾年之後，歐洲各主要語言連拉丁在內，也都有了他的著作的翻譯，到處受人敬重；不單是爲了他的結果如何，而且他所出的種類樣數也極多，所以把他列入於發明家之林。這一位深居簡出的哲學家成了那時代百年以來世界上的奇蹟。在這一種事業上得了名譽，使得許多國裏的人都以爲他充滿了神奇的能力，不過不是巫覡的能力；在早期的時代中，就要發生神奇傳說，好像麥琪爾·斯葛德一樣，但是那個時代中承認他是個發明家和牛頓一樣。然而這一位班哲明·佛蘭克林，非拉非亞的印刷匠和文具紙商人發達了，又擴張，現在成爲一位有錢富



足的人，自己能得到兩千鎊的利益。但是佛蘭克林並不單以賺錢爲目的，同時使得他能在他的職業上更爲聰明，更爲有用。再者大約在一七八四年的時候，他在職業上已經採取了自休的動作了。就是說把所有的生意完全交給他的工頭助手德衛·霍爾——就是他幾年以前僱用的一個工人，有一種高尚的品格和智力——和霍爾接洽了一個條件，就是在這將來的十八年內，霍爾每年付他一半的利潤，過此之後霍爾承繼了他的事業而單獨經營了。同時在約中言明可憐的理查的年刊和賓州日報不得減少力量和它的興趣知識，而班哲明·佛蘭克林式的幽默文字也不得取消。

這種告退的結果舉世的人莫名其妙，然而在這位有遠見的人來看，他說：『我將從此以哲學研究和娛樂來度我的餘年。』誠然他獲得了空閒的時間，差不多在他未死之前，有四十年的光陰，去服事他的國家。而對於娛樂這一方面，如果人類能從人的性質中找出了娛樂的東西，高尚的一種娛樂，那就是政治了。能深切瞭解人生的真意義，窮人與普通的人大多知道這件事，能再加上哲學家和幽默家的智慧。而在佛蘭克林，他是個實際的人，哲學家，幽默家最快樂的聯合了起來，既然有了這一種機會，這也是推不掉的，結果這種在職業上的告退是他所管不住的。然而這也是必然的結果。這一點是在於佛蘭克林在職業上的告退，反倒造成了他在社會服務上的積極努力。自然這也就是做官人的目的，不願意別人做出有益的事情，而願做出來少與他們有害的事情。無論如何，佛蘭克林曾經說過：

「但是公衆以爲我是個優閒的人，叫我替大家服務，而政府亦時時請我做事爲國家服務。州長請我負治安之責；全城舉我作參議員，未久已舉我爲議長，全州公民又舉我爲州議員。」

所以說賓州的領袖還是賓州的領袖，不過事情格外的加繁了。他現在所有的服務是在於一州，而不是對於一人服務，然而他的影響，名譽很大，成爲大家所注意的目的物。論到政界的職務——如改革郵務制度；聯邦計劃，一七五四年獻給亞爾巴尼議會的計劃；他和勃拉克將軍的合作；（他深知賓州的防衛受很大的威脅）他的建造木製堡壘的計劃，在他的自傳中他曾經以爲這是重要的事件，但是他不認爲是自己的功勞。他在議會中是反對地主黨的領袖，他更盡量的施展他的能力，（一八五〇年以後）在這一年的爭執以後，我以爲這是他第二期生活的結束。在這個時候，賓州的公民變成了賓州的代表——他十足的足以代表美洲人——從此進一步不僅祇在本州活動，他的活動漸漸展至世界上了。他是一位新國家的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代表，他將美洲人所遇見的困難向歐洲人宣傳了出來。

論到這三期的事情，第一期他記得頗爲詳盡。第二期賓州公民的時代，他所說的就不要多了。而記載有時忽然中斷。論到第三期美洲的公民時代，他幾幾乎一無所記，而自傳到此就停止了。此後還有二十年的光陰未曾列入。這是一種損失無論如何也換回不來，佛蘭克林的自傳在英語的傳記文學中是最優良的一種。然而本

篇所載對於佛蘭克林的生平好像是節略，說明佛蘭克林在革命時期以內所做的種種事業。但是這一篇對於非美洲生長的讀者有相當的貢獻，因為他們沒有體驗過美洲公民的情形。所以第一必須加以說明佛蘭克林在第二期生活的末期時間和大地主的奮鬪情形，不然英國的讀者就不容易明瞭了。

## 二

賓州的名稱是採取了維廉·賓之姓而名地的，他的兒子維廉是個更出名的人，查理第二在一六八一年把這塊地讓給了維廉，他的兒子承受這一部遺產。維廉·賓應用了賓州大地主的名稱，在他所有的地域之上又稱爲將軍，負有與印第安人接洽購買土地的大權；他本人在英國已經有了一份紳士的家業，而在美洲又執有大塊的土地。

他有委派法官和縣長之權；除殺人犯與賣國犯之外他能赦免罪過；無論他想做什麼合法的事，他可請代表出席，這種特權賜給他和他的後嗣，永承不替。但是他不能徵稅，不能制定法律，除非先得本州常人所組織的議會的許可。關於土地，他是絕對的地主；他不輕易轉讓與人。他把所有的地賣給別人每一百英畝四十先令，但是一律要納一先令一年的租金。他有房屋，城市裏的地產，和其他各地的地產，全部支

配好了不讓它增價，或者租與房客。

賓州的歷史不是我們的題目，但讀者請注意一六八一年和一七五三年的兩件事。第一賓州各地的光景很好，又從印第安人中買得大批土地，而居民紛紛前來，事業發達。所以非拉非亞這一座花園的城市住了一萬四千人，是一個大的營業和航船運輸的地方，而賓州又有二十萬的居民，非拉非亞就是他的首府。第二，大地主的頭銜已經轉到了湯姆士（Thomas）和理查·賓（Richard Penn）的頭上了，他們是發見人現存着的兩個兒子。湯姆士獲得了產業的四分之三，比起他的兄弟來自然更爲人所敬重，這也就是佛蘭克林所說的『那大地主，』似乎是只有他一個人了。而大地主在實際上並非賓州立法的人。但是因爲他們有委任官吏的權柄，所以自然佔了勢力的上風，因爲他們對於議會的議決案有否決之權，所以在行政上發生了不少的阻礙。等到看見他們的權利或利益一受影響，他們就出而反對。所以事實上州長不過是名義上的高級官長而已，像看家狗一樣替大地主看守地產。因爲多數的人願得宗教上的自由來到賓州居住，來的人愈多，大地主的事業愈見發達，他們對於這些人也更露妒嫉的眼光。州長一再的被他趕走，末了都是受了他的訓令而走，所以然者州長的地位就是議會與地主代表的爭執人。如果議會所通過的法令，有了一點觸及大地主的利益時，州長非得拒絕簽字不可，不然就不能久於其任了。甚而英國國會的議案也要看他的喜好如何以爲定衡。議會可以攔

置，拒絕或以之無足輕重去考慮州長的同意與否。明白的說來英國付他的薪俸，而這薪俸又有一定的定量。同時這個人必須做事，所以議會的案件一再的在他的公事桌上堆積起來。這種情勢不能使得一個人久於其任。議會所有的案件不能出動，而州長又缺乏了輔助他的人。有時玩了一回喜劇，如果把劇幕一拉，州長一方面接受他的薪水，而另一方面並不在議會的決議案上簽字。後來大地主們爲求慎重起見，在州長還沒有辭職之前，先和他打成一片；所以一遇到發生與大地主有損失的案件，不僅祇要叫他去職，還要叫他有相當的經濟上的損失，甚而他的保人也受連累。

這種大地主與人民的糾紛已經成爲歷史性了，所以使得政府有不斷的辯覆，駁斥等等，這好像是地方的特色。但是等到佛蘭克林參加了公衆的活動以後，這種糾紛便擴大起來了，不再限於地域，而成國家的問題了。現在又在印第安人的事務上發生了一種糾紛；就是關於和印第安人維持友誼所用的費用，特別是贈送禮物給印第安人好從他們的地方買些土地。議會以爲現在這種事件，大地主應該負一分責任。不問這種有理性的要求如何，但是他們以爲人民在早期時代已經讓給地主特權向印第安人購買土地。這種利益如何之大只要看一件事情就可以知道。賓家買了七百鎊的土地，及至賣給政府賣至三百萬鎊。然而他們在這種小費應付印第安人的事件上還不願意做。他們以爲如果要支付這種費用，自然是人民付稅，與他們無關，在佛氏的第二期的生活將要結束的時候，這種事件發生了。而在這個時期賓州又遇着了英法戰爭的事情。英國與法國在一七

四八年和一七五六年間可說是名義上的和平，而在北美洲發生了戰爭，雙方有了相當的成功，也有了相當的損失，在一七五二年的時候爭奪最烈。這一種戰爭不僅祇威脅了英國使得他喪失了殖民地，同時也使得殖民地的人民有家破身亡的危險。因爲在那時的戰爭的唯一的方方法就是要利用印第安人的恐怖行爲。沒有別的地方比賓州再容易被印第安人攻擊的了。大多數的貴格會人住居在這裏。所以賓州需要英國政府的幫助非常迫切，不得已全州武裝起來自衛。而大地主在這時想盡各種方法去避免他們的責任，反要通常的居民去負責任，由是產生了糾紛，在糾紛未解決之前，不願有其他的措置。所以議會的一再通過撥款充實國防的案件，像雪片一樣的傳來，但是州長全都加以否認，因爲賓家的產家應該免稅，甚至於保護他們的產業的稅也要豁免。自然我們不願在這件事上討論。不幸的很，議會和這一班不識時務的大地主發生爭端，最後無法解決，只好付之於國會。在佛蘭克林替議會所撰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得出來。佛氏是議會大衆黨的領袖，是美洲最有才智的人，在那時代曾經作了十年的議會祕書，爲議會撰文。在他的自傳中，他已經說了他的人格就是一種勢力，有感人之力，而且作了本州的干城。甚而至於後來大地主也承認他的重要；他們甚而至於要賄賂他，也不能使他屈服。殖民地的人以爲他的價值太高了。最後只有兩種途徑來解決這一件事，或者與大地主奮鬥到底，或者放棄了本州設防的計劃。結果他們議決，決於派遣佛蘭克林渡海到英國去，把這一件案件大白於政府。

自傳的末後幾頁講道他到英國來了，說明了結果如何。如果要詳細的解說，不免要長篇累牘了，但是仍然

可以稍微補足一點。第一點他來了專辦這一件事最不爲人所歡迎。殖民地的事務藉此獲得了英國人的注意。但是這種注意與美洲人沒有什麼好處。國家大臣及長官現在纔曉得了那新世界的事情很爲複雜，於是決定要使得他們納入正軌。不幸的，這種納入正軌的舉動不惟不能改善，甚而至於叫他們不相信美洲人可以有自治的政府。總之，政府及官吏所有的思想是官樣的文章，不曾體貼了實際。他們所想的賓州太不像樣子了，因爲殖民地在官吏們想來不是個適宜的東西。第二點，大地主們已經獲得了政府幫助他們抗拒議會；而國會的本身也不以州議會的見解爲然。事情是如此：丹納州長既以爲英法戰爭，印第安人藉此蜂起，而自己離本國太遠，得不着本國的保護，他體驗到所要採取的步向了。他既然是出身行伍，曉得利害，所以這時他和議會同意，批准議會關於征大地主稅的議案。等到英國知道了這種舉動，立即派遣一位新州長去接他的職任。但是哎呀！韓密頓州長所做的事和丹尼所做的一樣；惟一的方法，大地主只有請求國王去保護他們的錢袋利益。按諸事實的條例，州議會所通過之法律，概須經國王之同意。於是賓家兄弟就試驗上列的方法，上控於國王，請大理院審判。賓家兄弟所寫的呈文既然有力，於是在一七六〇年組織一個委員會去審判這一件案子。國家所以要這樣的做法並不是專爲賓塞文尼亞州，乃是要觸一警百，叫其他各州的議會也知所警戒。因爲各議會都有民主主義的一種傾向，在議會看來他們有他們的憲法，而在國王看來，大地主就有優先之權。總之，這時是個可怕的決定時期。等到這一篇公文來的時候，佛蘭克林正要去休假。他立即回去擔任這件大事，好像開始了一個大的暴風

雨一樣。在這以後的三個月中他做了什麼事我們不知道；但是在一七六〇年九月二日大理院開審的時候，佛蘭克林雖然用盡他的急智，但是議會和大地主的案件，有不利於議會的趨勢。等到曼斯斐公爵在小室裏和佛蘭克林晤談了以後，大理院方纔有了戲劇式的轉機，應用近代的政治術語，可說保全了議會的面子。而在委員會這一方面既然有了佛蘭克林作爲保證，比其他的一切都好，由此忽然改變了爭端的全部。

這樣地等候了三年之久，他畢竟得了最後的勝利。此外他又因別的殖民地事務在英國多住了兩年；但是離國五年在英居住的確是個快樂而最有用處的舉措。從帝國的事務上來說，因爲佛蘭克林的努力，加拿大也加入了英帝國的領土。他在那個時期在各種公衆的事業上積極活動，如果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就是帝國主義者。英國既然在德國的中心和法國打仗，但是這次的戰爭徒勞無益——而結果並沒有得着了什麼，法國也沒有什麼損失。不過有時彼勝此敗，彼敗此勝。但是佛蘭克林指劃出來加拿大是個用武之地；如果英國勝了，這一塊大地就屬了她。他的這一種眼光曾和坡特（Pitt）以及其他的長官辯論過；既然知道了佛蘭克林對於這一件事熟悉，於是交由軍政部長叫他執行，結果可想而知了。在戰爭結束的時候，新聞家、著作家撰屬文字的時候，覺着這次的勝利加拿大是首要的題目。從此發生一個問題，既然英國不能管理所得的財富，應該不應該把加拿大的豐富之區圭地陸普（Guadaloupe）甘蔗島嶼還給法國。這一個問題自然佛蘭克林不能漠不關心。他首先建議這個地方應由勝利的國家去支配。並且他有很多的理由。他寫信給克米士（Kames）公爵說道：『我



久已想到英帝國的偉大和鞏固性是在美洲；雖然他們和別的基礎一樣，現在是非常的幼小，但是他們能自己去堅強的維持人類智慧所能建設的政治組織。『如果加拿大加入了，更能達到強大的地步，並且他預言到英國種族之向世界擴張，而英國的勢力將次第及於全世界，是很樂觀的。爲要影響公眾的意見和國是會議起見，他曾刊印小冊發表藉美洲以充實英國的種種利益。無疑地這種小冊子有很大的利益，因爲他的理由充足，而所寫出來的文字又生動吸引人注意。然而，因爲條約的關係，（一七六三年）圭地陸普畢竟歸還了法國，而加拿大交給英國，一直到現在英國還保有加拿大。

現在我們要說到佛蘭克林在英國的個人生活了，我們已經說過，他是一天到晚不閒着的。他的電學的研究從未間斷。他備辦了實驗的器具，大多數是他自己發明，而又是自己製造的，在倫敦的居室裏陳設了起來。旅行到英國的朋友，大多來拜訪他，但是很少的人來看他的實驗。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有一大部分是爲司提芬孫太太（Mrs. Stevenson）的女兒寫的，或是關於娛樂，或是關於教訓。這位小姐的住所是在斯轉頓（Strand）的克雷文街七號，同時也就是佛蘭克林的下榻之所。和他作伴的有他的兒子維廉，這一位青年富於常識，於社交和官場上漸漸立了地位；這兩位父子曾經到英國的各地去遊歷過，甚至於到過了蘇格蘭。到了蘇格蘭大受一班人的歡迎，這是他所想不到的快樂，並且他說如果要選擇住的地方，他一定選擇蘇格蘭。他們也到諾桑郡去遊歷，那裏就是他的先人和他的妻子的先人所住的地方，他們仍然保守着儉樸的生活，這也就是佛蘭克

林的康健智力和品格的來源所在的地方。他又去尋找那會經工作過的印刷商店，站在那老的櫃檯之前，他曾經在那裏做過工作，和同伴們談起他怎樣做事的方法。這一次他使人驚奇極了！這一位吃水的美洲人現在請他們吃啤酒，他們互祝康健的大喝了一次。在他到劍橋的時候，出入於大學者之前，他所到過的地方都有大學者來陪他。佛蘭克林之遊歷英國足足用了五年的功夫，所遇見他的人，無論在社會上，政治上，文學上對於他的印象很深。他是好奇心的集中的題目。無論在什麼地方，向來沒有人受過他這樣的期許。沒有人遇見了他而失望，多數的人都驚奇；像他這樣的聰明，他這樣的多才多藝，誠然在各方面都是完全的人。除了到處的人羨慕了他之外，他還感動了許多的人。這種友誼支持得很長久；不但時間長久，但還有歷史的關係，正像兄弟之與兄弟，父之與子之不能分離。這真是想不到的了。有些他的朋友熱心到了一種程度，希望他住在英國不再回美而心滿意足了。然而這要他自己去決定，他自己也大多願意住在英國。但是他的好妻子，受不起航行大西洋上的風浪振動；所以他準備回美了。在他給克米士公爵的信中，就可知他離開英國的感情如何了。那一封信是一七六二年八月在浦來木斯寫的。『我現在等待一陣風把我吹到美洲去，雖然我要回到我所愛的人民當中，但是我不願意離開這快樂之島，所以心中憂戚。我現在從老的世界走到新的世界中去了；但是我覺得好像離開這一個世界的一樣：分別時的悲傷，航海的恐懼，和將來的希望。』

## 三

十一月初到了非拉非亞極受全城公民熱烈的歡迎。誠然有朋友來拜訪恭喜他，特別是關於公衆事業的探討。在他給司提芬孫小姐的一封信上說道，他希望再到英國來休息一下。他猜得不錯，不久他果真又到英國去了；他連一點的休息時間都沒有。等他回到了非拉非亞他看見所要做的事太多了，一七六三年全年到賓州各處去遊行巡視郵政。全州的情形是在可怖的情況之下，這與無政府和內戰的情形相差無幾。這種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在英法戰爭結束以後，美洲人不再拿印第安人作爲一件事了。因爲白人的參加已經使得他們墮落了，他們看見在這過去的幾年中無法生活，於是氣性愈演愈壞。所以他們繼續的用自己的方法從事於戰爭；這樣一來，全西線的邊防都有時受危害的危險，一七六三年白人對於印第安人恨惡極了。賓州西部有一縣，名叫巴克斯頓（Pahton）那裏住有蘇格蘭愛爾蘭人，他們都信奉克爾文教（Calvinists），因爲宗教關係他們對於印第安人恨之刺骨。在他們看來印第安人不過是『迦南人』應該用刀劍的方法把他們趕走。他們出去尋找印第安人，見着了格殺勿論，甚而至於改奉基督教的良善的印第安人，也遭他們屠殺，這些人居住在附近的地方，和平的生活着已經兩世了，日常常和白人交往。這些人，巴克斯頓的孩子們都把他们殺了，而且把他們的住所夷爲平地。逃出來的人，不久被他們追着了，他們逃到了蘭開斯德縣長所備的難民區裏，但也被慘殺了。青年老年，婦女小孩全用斧頭斬掉了頭。這一種行爲使得全州發生恐怖。然而這一班暴虐之徒不是沒有同情的。

人和自負的辯護者。這時佛蘭克林從英國回來了，自然把全州的事情放在他自己的手裏。他首先應用報紙爲人道呼籲，不應該對於和平的居民加以殘暴的行爲，使這一班教徒有殘殺的行爲。於是發起組織一千人來自衛，印第安人由摩拉教牧師爲領袖，用以保護非拉非亞。不久巴克斯頓人進前來了，全部武裝，預備尋釁，口中誦着經文，要把城內所有的印第安人都驅除掃殺。佛蘭克林和他的同伴這時準備好了萬一必需，情願打個你死我活，如果不得已流了巴克斯頓孩子們的血，也是事不得已。所以等到他們離開城市尚有一二英里之遠，佛蘭克林和兩位同伴出去會見他們，和他們商量。在那一次的會議中，他很堅決，連那凶殘的巴克斯頓人也都敬重了他，他們承認了反駁他們的理由，於是拍馬回家了。這一種難解決的問題，就此便告結束，不能不謝謝他的勇敢與人格。

不久又有同樣的事件發生。一七六三年十月，一位新的州長上任了，這一位州長就是大地主的姪兒。大地主的姪兒就是本州開創人的孫兒，所以他一就任，大地主歡喜極了。他們要叫自己家裏的人去任州長，結果好把與議會的爭執告一結束；而這時期好開了一個調和諒解和地主合作的方便之門。賓州人接待賓州長好像接待王子一樣；這一種舉動就是要表明議會和州長合作。不幸的這一種的熱誠已經錯放，而這種希望也都變成了虛浮縹緲了。在巴克斯頓的事件上，新任的州長並未出力，在這事件發生的時候他住在佛蘭克林的家裏。等到他恢復職任以後，他的態度和其他的州長一樣。一七六四年三月間州長否決了議會的種種議案，不得已

議會好像是停止工作。這次的希望即告失敗，於是絕望了。這時纔知道和大地主的事，無論如何都不能合作。顯而易見的辦法，或者停止議會，或者更換州長。所以議會在五月十四日宣佈休會了。在休會的時期討論了一個問題，應該不應該向國王請願，請求國王和政府保護本州。發現了大多數的議員贊成了這一種案件。而這時佛蘭克林草了一篇文章，刊載報章，大家都會讀得。在這一篇裏，他討論議會與州長爭端的始末，發表一種議論，推其所以然者，由於組織上之不健全。

『在雙方辯駁的時候，並沒有那一方面顯然有錯，煤塊的雙方面都可以燃燒；然而我也不曾以為大地主的管理就比其他的人惡劣，也不會以為在大地主與人民合組的政府裏面，其人民也就惡劣。我想起來，這種原因是由於憲章上的組織，所以在大地主合組的政府下，變成了這種樣子；並且還要繼續的產生這種效果，如果這樣的政府仍然繼續存在。』

在賓州的政治歷史上，這是緊張的一年，佛蘭克林的筆未曾閒過，在辯論的文字上，他的寫作更為有力。然而十月成立了新一議會派遣代表前往英國向國王請願。議會中的地主代表雖然要另舉代表，舉其危險性較少者，但是畢竟舉了佛蘭克林充當代表接洽這一件艱苦的工作。十一月七日佛蘭克林由達拉瓦河之其士特(Choster)出發，乘船到英國去。陪送佛蘭克林出發者有車馬隊五百人。天氣很好，航行很快，十二月九日到了英

國。那時航行非常困苦和坐監牢一樣。自卜資茅斯乘車往倫敦，仍住在克爾文街老的居處，這時他們又驚奇，又歡迎他突然的來了，這是第三次的歡迎。

這時開始他的第三期的生活。這不過僅留一種回憶的興趣，在議會的憲法爭執上能有這一位偉大的賓州人與它發生關係，真是幸運的事。在這一次的新爭執裏，賓州的地位已經為全殖民地所代替了；而大地主之昏迷於優先權之不公平的爭執已經為佐治第三的地位所代替。歷史上的事件，大的問題往往附帶地解決小的問題。只要說一說佛蘭克林到了英國以後的情況，就可以知道他的使命是非常的困難。雖則議會的請願書已經呈請了，照佛蘭克林的通信看來，經過了種種的原因，這件案擱置了。一直到一七七六年七月纔解決，這一劇雖然是老戲，但是唱得很好。

現在有一個新而大的問題，就是英國國會有權通過征收殖民地稅則的權柄。這種意見雖則在十七世紀的初葉時代曾經孕育過，但是沒有負責的政治家把這一件事情提了起來。近年以來，有好幾種情形使得政治家不能不來考慮這件問題了。第一，在佐治第三即位的時候充滿了紳士的精神。同時感覺着國家用武費，用浩繁，而領土擴張，處處需要保護，非廣開財源不能應付。所以陶納罕 (Charles Townshend) 準備於一七六三年，設計管理殖民地的大計劃，必須立即在英國徵稅以資應付，同時應編練警備軍，用以維持各處的秩序，自然在他的背後有廣大的英國輿論思想，雖然沒有知識但要獲得知識，沒有思想，但要獲得思想。這次事件發生了以

後，陶納罕先生忽然辭職了，我已經說過了這個時代的精神，這一種舉動並不足以使政府有所措施。但是他的繼起的人再繼續他的未完之功。在佛蘭克林尚未赴英之前數月，殖民地得到了一段新聞，格蘭維先生告訴了他，他要在國會上提出一件議案，再加增美洲印花稅率以充國稅。殖民地人覺得了英國國會要通過增加美洲人的稅率，不免大為驚異；覺得他們是英帝國的一部分了，誠然是英帝國的一部分，但是英國國會無權增加他們的稅率。他們既然沒有代表，所以國會不能通過加稅的議案。美洲殖民地各州和賓州一樣也都拿他們自己的眼光去觀察，根據英國的民法，憲章條款和憲法章程去控訴。這些觀點全都加入在効忠國家的議決案裏，呈送到英國去，不贊成這種新法，恐怕發生不良的結果。佛蘭克林拿了賓州議會的議決案，並受訓令，令與其他殖民地代表合作，要督促內閣放棄所有的計劃。他們用盡種種的方法，所有的結果，和在美洲的結果不相上下。一七六五年二月二日佛氏和格蘭維會見，不論在意見上或感情上面，雙方不留餘地，這種談話影響政府很大。十一天後，這一件案在下議院裏宣讀了；雖然有一小部分的人為擁護自由而奮鬪，然而在兩個議院中通過極快，三月二十二日通過了以後，又得了國王的批准，而成爲法律。國會有權通過征稅的法則，絕無可以考慮的餘地。現在惟一的問題就是完全是在英國的政治家和人民的手裏，『我們如何應用這條原則，我們只能徵收那一種新稅？』雖然問的人非常之多，但是回答的人很少。

美洲來了一個回答，六個月後好像遠處來的雷聲一樣。印花稅的消息七月初已經到了美洲。十一月郵船

回到了英國，他們全知道了這種結果。全國一致震怒，向來各自爲政的殖民地現在不期然而然地聯合了起來。他們一致決議反對專制的不合法的議案。殖民地的人民全都聯合了起來，不用英國的製造品，不用英國來的製造。而同時所有的羊羔不許宰殺，全部都養起來，留作供給本地毛織品原料之用。這種方法和那種方法，在英國人聽來不免大爲吃驚。甚至於佛蘭克林也驚奇這種堅強的，衆志成城的抵抗。然而他不問情形如何，自七月以來，他就努力的工作着，試驗種種的方法是否可以取消這種法律。格蘭維和他的閣員一再的被免職但也沒有辦法。當他在英國的時候，而他美洲的國民，這時對於他大加以斥責，說他是賣國賊，他的非拉非亞的住宅被包圍了起來，佛蘭克林夫人吃驚不小。要解說這一件事是很簡單的。印花稅法律通過之後，格蘭維通知殖民地官吏，叫他們幫助他，一方面爲國家，一方面爲國王，然而這種事情太微妙了。他不肯從英國派遣人員去做印花稅的稽徵人員，因爲英國所派遣的人自然不能不傷殖民地人的情感。所以有人請求他介紹美洲知名的人，庶幾可以委任他們作爲徵稅人員。而對於賓州，佛蘭克林提了霍甫（Hugbes）先生的名，但是他並未贊成徵稅的法律，霍甫先生所以接受此職者是由於政府的派遣。而在美洲的人則以爲霍甫已經接受了職任，而提名的人就是佛蘭克林。所以發生以上的暴動事件。這種暴動對於他並沒有傷損，等到水落石出的時候，他的聲價更爲加增。



同時佛蘭克林仍然努力的工作着，和其他的大臣及重要人物接洽——解釋，商量，辯難，白晝夜間不會間斷——這一年的下半年中，第二年的前幾個星期內，他專爲這一件事努力。新聞成立了，閣員內有不少的美洲友人，有幾位是佛蘭克林的朋友。朋友中最有力的是英國的商人和製造業的一部分人，因爲美洲人之忽然拒用英貨所受損失不少。他們始而驚訝，繼而沮喪，終而絕望，呼籲之聲，菌集議會室外。大臣看見了沒有別的，只不過請求更改那件不幸的議決案而已，犧牲人民甚至違反國王的旨意。爲預先籌備作穩妥計劃計，他們先於一七六六年之始設諮詢部。議院全體成立一委員會接見各級人民，請各界事業之代表，說明其情況，對於美洲和美洲事務所發生的各種關係。這一次的諮詢，有一種很重要的發現，有一個親眼目睹的人報告它的情況，作爲委員會的參考。在這許多的見證人當中，當時的報告很多，現在已經消沒了，但是只有一個人的見證尚在，就是佛蘭克林。關於佛蘭克林在下議院中的考問，這種價值用不着說是極其偉大，無論從歷史貢獻的問題上說，或者從表示這一位先生的權力上看都是很重要的。兩方面深爲驚異，對於英國和美洲兩方面造成了深切的印象。在美洲這一方面，在最熱誠的人中他表示了新的忠國之心；在英國一方面使得關心美洲事務的人有所瞭解；而對於長久羨慕佛蘭克林之爲人的，更得以明顯的知道了他的人格，他所有的見解毫無錯誤，他自己力量去支配一切的見解，這是超出了他們的想象之外。有些人是精於處理事務的人，有些人是具有特才的人，考驗了他種種困難的問題，在一時看上去是很困難的。然而柏爾克所問的問題好像是教師之對於學生。等到佛

蘭克林出了議院之場，印花稅案立刻成了毫無根基的東西。大臣們藉此得以自慰，而他也快樂了。在實際上他已經替他們處理了這件案子。但他們全體聯合了起來，也不能做這一件事。二月十三日考驗他的事結束了。八天之後，撤回法令的案件已經送到國會，經過了一番辯論，雄論滔滔，餘聲猶在耳中，而上下議院都通過了。三月八日國王雖然不願意，然而畢竟批准。這種好的消息傳到了美洲之後，他們得了空前未有的快樂，名譽，歡迎都集中在佛蘭克林一人的身上了。

#### 四

然而那時是一個政治多變的時代。這些變動向未向好的一方面變動，這時期是英國史上危機的時期。撤消法令案執行之後，羅金漢（Rockingham）政府因為法院的影響被推倒了。從此又成立了一著名新閣，閣員中有不少才智之士，但是彼此之間意見不同，這一次是由詹辛（Chatham）公爵組成的，但是向來他沒有作過主席。政府既無有力之人出而維持，各部之事自然各自為政；不久關於美洲一部分的事漸與詹辛公爵的原意相左。和殖民地地的糾紛又重新開始了，一直等到了英國喪失了這些殖民地纔算停止。這種種的事情都是由陶納罕所發起的，他這時出為閣員，擔任財政大臣。這也是他的目的與計劃，所以要增加稅率；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要重新恢復加徵美洲的稅率——而英國人和英國國王對於這件事倒沒有多大關係——他立

意要英國國會通過徵收美洲的稅率。他用種種心力和他的爽快才智的方法以達到他的目的。一七六七年三月他在下議院中提起了關於美洲的大計劃。他說明了國會不能開了方便之門，請美洲的代表加入的政策。議會自然痛快的贊成這一件事，於是指導起草這種法則。所起草的法則，經提出而通過，只要一個月便成功，可是兩個月以後，美洲發動了。

陶納罕做了一幕分家筵席，徵稅法觸怒了大眾，使美洲人起來反對。這一席是特別製作的，雖則柏爾克說明了種種相反的理论，但也不能使他更改。要注意三樣事情。第一樣是國會通過徵稅，這是美洲人所竭力反對的；並且他們還聲明了政策的關係。第二樣所徵收的稅是加在英國的進口稅上。殊不知在英國貨物運出去的時候，已經應用航運法徵收一次了；這也就是佛蘭克林在議會前所宣講的，航運稅公正而合法。第三，徵收稅的舉動是在美洲；這自然格外不合時宜了。美洲的居民看見徵稅員來了，他們知道這是誰差他們來的。再者稽徵表是由於州長及其他官吏所做成的，這些人由英國直接支付薪俸。這種新辦法，不期然而然的拿美洲作為征服的土地看待，官吏就是他們的專制魔王，而州長等又以爲自己多施恩惠於民。結果，這不過是個起頭，後來發生的事件很多。

如果反對法令的舉動凶猛而普遍，這是不足爲奇的。這一次所激起來的反動比印花稅案件大得多了，公然劇烈的反對。不獨拒絕不購買英國貨物，同時也計劃在各地製造本地的貨物。不單爲一時之用，也爲永久之

用。我們現在也想不到他們那時反對有這樣的激昂，美洲人要起來決定製造針、釘、紳士禮帽、刀剪之類的貨物。這是若何的困難，若何的偉大的一件事業。這些都是英國特有的製造品。甚至至於美洲的友人也都以為這也太過了！既然是萬衆一心，筆尖一齊向外，攻擊陶納罕的法案。在這一件事上造成了美洲人智力上的聯合，而對於大衆的意識也趨於一致。由此創立了一種新的環境，要澈底做去，對於英國所執行的議案以為這是恭然的侮辱。以後的六年到八年的戰爭由此發生，這裏面很有道德的意味。一七六八年九月——稅則通過了之後十八個月——英國十四艘軍艦開到波斯頓去，有七百英兵登陸。他們全部武裝，上了刺刀，打着戰鼓，吹着軍笛，一路牽着大礮走着，他們佔領了國家議事廳，法院，和方紐堂，這都是波斯頓人常來過往的地方。像這一種的舉動怎樣能叫人心折服；但是，因為人民無力抵抗，所以暫獲和平於一時。過了十八個月，一七七〇年三月，兵士與人民發生了事件，這就是所稱爲的波斯頓大屠殺；雖然事件很小，但是在道德的效果上有很大的爆發力量。過了不久，發生了一種不完全的撤回法律舉動，就是只加茶葉的稅率用以保持原則。但是，美洲人仍然不買這種徵稅的茶葉，（價錢雖則比向來便宜）於是國王命令大臣派遣四隻滿載貨物的船到美洲去，做一種試誘。雖然到了紐約和非拉非亞，然而這些船無恥的又送回來了。查理頓的人民，把船上的茶葉，藏在地窖裏，把貨物毀壞了。到了波斯頓州長不許船上下貨，因為這是由於人民的要求；所以一班無法的人，假裝着印第安人到船上去，把貨物都倒在海裏。這是一七七三年十二月的事，英國本國和美洲兩方面的人，亟盼兩面的人民早日恢復正

常的狀態。時間雖然短促，但是不是沒有和解的人出來調停，佛蘭克林就出來負這一種艱鉅的工作，盡他們的力量來作緩衝的事。

要把佛蘭克林在這時所做的詳細的寫了出來，就不是一篇傳記，而是當代的通史了。這個時期他在英國的確是負有歷史的重要性。所有的歷史性，就是要使得英國和美洲以和平而解決。他的智慧與道德在英國人的眼光當中是敬重得起的，特別大臣們看得起他，他們希望可以藉此解決帝國的糾紛。所以人民反不以爲他是個忠於他們的人，而可以當之代表無愧。佛蘭克林的社交活動，使得向不同情美洲人的也有了轉機。他的實在價值，固然難以估計，但是如果一旦缺少了他，不免發生全部的影響，就此可見其需要了。等到佛蘭克林放棄了這種工作，乘船離開英國，而美洲立時化爲敵人，從此失落了大塊的英國土地。但是當他在英國的時候，他仍可以影響美洲的人民，雖則路途很遠，但是他舉足輕重。他和美洲任何人的忠心一樣，很少的美洲人有他這樣理性的信仰，要使得美洲得以維持自由的權利。但是同時他明瞭英國的大事，而且知道英國人對於美洲政治關係的各種優點。所以繼續的勉勵本國人，叫他們做合法的舉動——他們繼續的努力不進口英國的貨物就是這種舉動的表现——然而他督勵他們不要做出越軌的行動，若然者，調解辦法就變成了不可能的事了。而在英國人這一方面以爲他雖然有理性，然而太根據原則了，不免太有美洲人的樣子，但在美洲人看來，以爲他大有英國人的樣子。這種的笑談雖是出於少數人的性質，但多屬於後者一派的不健全的思想。總而言之，他的

地位在美洲人中高過一切，而在英國也同樣情形。而在一七七〇年時，已經有四州來委派他作代表。他作了麻沙州的代表，給他一種極困難的事情，在那一州裏發生了革命的事件。有一個時期，他誠然對於這件事沒有多少關係。黑林保公衆不承認他的委任。佛蘭克林曾經留給我們最有戲劇色彩的一種著名的談話，黑林保公爵本人，他的人格與形態完全畢露了，他指示給我們一種創造性的才能。關於黑林保公爵對於殖民地事的處理，佛蘭克林曾著一文，名爲『縮小英帝國的條例』(Rules for Reducing a Great Empire to a Small One)，在這一篇文內，把當時的事務描寫盡致。這是時代上的一個大成功。佛蘭克林作了這一篇文章，所以使得本文有聲有色。這篇文章在二十六年之後，在倫敦又刊行了一回，因爲大家需要這一種書籍，也是考查歷史的必需之參考。另外有一種有風格的文字，『稱爲普魯士王之諭旨』(One Edict by the King of Prussia, 1770-73)者是一種嘲弄的文章，內中敘述日爾曼特權階級要在英國徵稅，所以英國不得已到美洲去徵稅。許多的人都愛讀這一篇文章，千百人拿它作爲娛樂品看待。關於黑林保的退職，佛蘭克林很有關係，那是一七七二年的事。黑氏辭職後達特木(Dartmouth)氏繼之，佛氏也曾施展他的影響之力。選擇首相，第一要不依附任何一黨，爲人忠誠可負調解責任，方可出來擔負此事。但是達特木氏缺乏獨立的精神，而又優柔寡斷，做事殊欠敏捷，不足以排除黑(Hillsborough)氏四年以來所積成之惡果。現在雖然地位較好，然而要達成尚欠時日，而其他部分又發生了事故。在這種危機的時候，英國國家氣質愈變愈壞，雖然有人在此足以負調查之大任，然卒不能用。

可惜。

一七七二年終，佛蘭克林和一位國會議員談論美洲的事務。他講道，這些大臣目的要實行一種政策，激動美洲人，我看沒有別的方法，只有脫離英國之一途。在於他是可能的，他住在英國，然而深知美洲的民情，目睹各政治家的一種不聰明的行爲，只論個人習性，不問國家大勢如何。但是在美洲，並沒有人想到這件事。他們只見英國人，近幾年來對他們所做所想的事。他的朋友以爲佛蘭克林所想完全出於大臣的計劃，或者由於他們執行的政策所致，這不免錯誤了。他證明給佛蘭克林，除了英國派遣軍隊去驚恐美洲人，那些州長、法官及其他官吏向來支國家俸祿者，不得不奉令行事，此外尚有住在美洲的英國人，首先勉勵大臣們執行這種政策。因爲要證明這一件事，佛蘭克林的友人過了不久，帶了一些證明文件給佛蘭克林看，這就是歷史上稱爲的何金孫書信（Hutchinson Letters）。

在一七六八年和一七六九年之間，何金孫和阿利文（Andrew Oliver）曾經寫了許多的信給駐在英國的通信員。等到這些公文拿來給佛蘭克林看的時候，收信的人名已經小心的擦下去了，但從字裏行間看來，這是寫給某某在政治上有力的人。這種信是寫給華特來一位英國國會議員的，但不久以後他便死了。（佛蘭克林等到後來纔知道）在寫這些信的時候，何金孫是副州長，同時是法官長，阿利文是麻沙州的祕書，而華特來（Whately）就是格蘭維的祕書，也是他提倡恢復印花稅案。雖然名義上是寫給華特來的，然而實際上給

格蘭維爾通消息，結果使得格蘭維爾撞出了大禍。這一位先生在一七六八年至一七六九年之間，雖不在政府裏任事，但是他有許多朋友都在任事。這些朋友能出力足以使此案件付諸執行。所以在實際上不是沒有效果的。何金孫和阿利文的意見竟與政府的政策一鼻孔出氣；要是沒有海外居民的慫恿鼓勵，遠居英國的政府官吏絕沒有這種勇氣，來執行這一件事。何金孫州長竭力的主張英國有權執行他的自由；而阿利文有意驅除社會平等的空氣，而約束了民治主義的傾向，造成了可悲可哀的事件。所以一再的請求政府多派軍隊常駐美洲，然而他們可把美洲人的思想與情感錯解了。全國發生的情感作用他們一點也不曉得。所謂反對稅率的舉動，他們以為不過是出於少數人的煽動而已；他們以為這些抵抗的動作也是由於少數人做出來的。只要稍一用力就可以消除了，其他的事概非所問！這就是何金孫信件中的大意。他們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是毫無疑義的，甚而至於沒有這些人的指鹿為馬的指導，他們執行政事也難免有錯。我們都知道佐治王在這時期對於美洲別有懷抱，這與何金孫的信件有密切的關係。這一位先生現在已升為州長，而阿利文繼任他的副州長的地位。這兩位竟成了分不開的朋友。而其時何金孫州長（在一七七二年時）正與議會和麻沙州的人民作劇烈的爭執，自然使得政府對於這一件事發生隱患，而使得人民反對。

但是我們所要講的是只關於佛蘭克林的事。讀了這些公文以後，使得他驚奇，同時感覺着痛苦，然而在末後又恢復變為高興的態度。所痛苦的是因為這種信件是祕密寄來的，而寫信的人又為美洲生長的人；這一班



人美洲生長，祖先葬在美洲，他們的教育，社會地位和官吏資格都是由美洲產生的，可是他們不惟不和美洲人表示同情，而且有變本加厲的態度，可惱亦復可恨。他們既然是美洲的喉舌，這樣一來，竟爲本州造罪。這種祕密的行爲在忠於國家的佛蘭克林看來，簡直是賣國的行爲。英國政府的政策倒可原，何金孫、阿利文的行爲實在可以咒詛。宿意做惡，這種事情實在不可管了；我們曉得英國人的脾氣是自以爲是，傲慢尊大的。等到發現了何金孫和阿利文的祕密，英國人的態度倒可原宥。但在佛蘭克林看來，關於過去數年之事，現在現了一線曙光，或者他以這件事情太爲重要了。但無論如何，殖民地人民之所以痛惡者實由於政府之祕密得來這些不純正的消息，他們的意見對於英國的大臣舉足輕重。他自己的忍耐到此已算達於緊張的極度，目睹英國人在海外不公平的措施，於是想到創造一種新的美國，而澈底反對英國情調。這件事自然美洲的人不知道，他的心意忽然這樣的改變實可悲傷。這也是一種禍害；由此更能進一步以造成組織美洲的力量，而調解的希望不得不因此中斷。若避開了這一點，要調解這一種國內的仇視運動，佛蘭克林想來不得不把這一件事情告訴了美洲的領袖，好使得他們全部瞭然。他請求把這一種信件送到美洲去。經過了多少時的耽擱，結果答應送到美洲去；一七七二年十二月二日，他用通常的公文信件方法寄出，寄給麻沙州的議會祕書。他也沒有解說，這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他註明不要抄寫，不要重印；等到重要的人物都看見了這件公文之後，再送還英國來。關於這幾點他曾詳細的寫明。

關於這件公文，這裏不願多講。這種文件曾經給了許多的男人女人看見過，一傳十，十傳百，不久全美完全知道了。這種結果是很顯然的，佛蘭克林也想到了這一件事，全體一致攻擊何金孫；而對於英國的感情反倒疏鬆下來。不久這一種公文又送到了英國，未經佛蘭克林的同意，這種公文已刊行於美洲。英國也得到了這種消息，報紙上盡量的登載，官場上發生極大的騷亂，各處的人都講這一件事。然而這些事情佛蘭克林也沒有出來干涉。過了九天，這種消息已成昨日花黃，漸爲世人所忘記，但是平地一聲雷，忽然發生驚人的事件。華特來宣佈這一封信是寫給他的已故的兄長的，並且這一封信是由於田普爾（John Temple）先生派人偷去的。田普爾於是攻擊華特來要與他決鬥。他們在十二月的某日早晨決鬥於海岱公園，而華特爾受傷了。在回到倫敦來的時候，（他到鄉下去了幾天）佛蘭克林聽見了這一種決鬥，並且聽說他們還要再決鬥一次。他於是坐下來寫了下列的一封信——

### 『致公衆廣告印刷者。』

近來知道了兩位紳士不幸的決鬥，這是由於一種公文的批露的關係，但是他們雙方都不知道，而且無辜，我覺着我有宣布的責任，（爲避免不幸事件之再發生起見，或者這篇宣佈有益）把這件公文送到了波士頓去的就是我。華特來先生自然不能送這一封信，因爲不在他的手裏；而同時田普爾先生也沒有經手。這種信件不是朋友間的祕密。他們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寫給負公衆事件責任的公家官吏，用以

獲得公衆的政策基點；所以這件公文一再的輾轉出來，目的是要使這一班人注意採取措置的方法。他們的趨向就是要挑撥殖民地對於母國的感情，而使之發生更大之分離。信件的主要謹慎的一點，就是不要使得殖民地的代表得知，免得他們送到美洲去。這種的謹慎已爲人所深知，所以殖民地的代表，一看見了這件公文之後，立即送到美洲去。

麻沙州駐京議會代表班哲明·佛蘭克林·克拉文街，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七七三年。』

自這事件宣佈之後，又發生一種驚人的新問題，然而最能激動人的事尚在後面。佛蘭克林以爲他的信件除了阻止別人決鬪之外，沒有其他的效果，每一個人都想到他的這一種精神令人起敬。不久以後他自己已經在仇人的包圍之中了。他在英國向無個人的仇敵，而他的友人特別的多。自從他把這一件案子表示清白以後，使得有權的人更爲憎怒。使得他們處理殖民地的事務漸感棘手，漸漸成了不健全的樣子。灰心的人以爲佛蘭克林太美洲化了，他們自己說，既然事情愈弄愈糟，如果不遇着佛蘭克林，也許不會發生這許多困難。自然的人性，總是恨惡公正的人；特別在他們與道德律作競爭的時候，與人民的志願相違的時候，他們以爲公正的人在這時所說的話，都是出於惡意。主張決定論者一定如此。英國官場以爲處理美洲事件發生一種困難，遇着了一種偉大的敵人；這種愚昧的看法，無怪乎造成不可收拾之結果了。

幾個月之前佛蘭克林曾經爲麻沙州上一請願書，請國王罷免何金孫和阿利文的職任，因爲他們倆人挑撥殖民地與母國的誤解。過了幾個月了，一點沒有結果。但是一七七四年一月八日星期六佛蘭克林忽然接到一個通知，說下星期二上議院所組成的委員會，就要代替國王來審問這件請願書，因爲他是麻沙州的議會代表，所以令他出席。星期一的下午他也聽人說何金孫和阿利文二人也要出席。這是出人意料以外的一件事，因爲開審的日期這樣的短促。在會議的時候，他請問議員們拿這件事做爲民事的還是政治的問題，他們答道，公爵就是當然的法官，此外也不要他人參議。既然要聽這一面的理由，當然也要聽那一面的理由。他於是請求公爵們展緩聽訴的日期，使得他可以請律師諮詢的機會。他們答應了他的請求，改於本月二十九日星期六舉行。

舉行公訴的期限既然這樣的迫近，當然有宿意危害的嫌疑。微聞有這種目的，在報紙上對於這種危害的圖謀予以同情的表示，就可以看得出來它的預謀。佛蘭克林知道了他自己忽然成爲衆矢之的，他也預知在二十九那一天，他們要向他一齊攻擊。

他很容易找到一個幫忙的律師，後來請了出名的杜甯（John Dunning）律師，也就是後來的阿西彭公爵（Lord Ashburton），這一位律師智力很高，可是他的體力不繼，所以不能使他勝任。杜甯慷慨的答應了爲佛蘭克林辯護，他以爲沒有別的方法，只有在第一次開審的時候，請佛蘭克林親自辯駁。

二十九日早晨，倫敦的高級長官到柯克特（Cockpit）裁判所來了，這一個地方就是樞密大臣聚會的地方。這一次出席的樞密大臣幾乎無前例可援，出席者三十五人，共同坐在圓桌傍邊，而佔據了一個大長方的房間的中央部分。此外還有許多的國會會員，重要人物，以及因特別關係而獲得旁聽資格的人員。屬於前者的有柏爾克，屬於後者的有普斯他雷（Priestley）博士及詹辛。除了樞密大臣之外，一概須要站立。距主席不遠幾步立了這一次會議的英雄，亞力山大·維特彭（Alexander Wedderburn），這就是何金孫，阿利文代理人毛丟的律師。所以請他的因為他有特別的才能，他這一種才能專做惡不為善。他應用了這種才能，只做惡不為善，最後使得他成為英國的上議院議員，英國公爵。等到他死的時候為萬人所唾罵，甚而至於曾經常用他的人也是如此。維特彭死了以後沒有一個人說他的好話。甚而至於多爾先生（Mr. Doyle），以英國人的眼光寫美國史，以維特彭與狗同列。甚而至於列克（Lucky）先生，向來是不服氣佛蘭克林所做之事，說維特彭狗肺狼心。甚而至於佐治第三，維特彭一向的忠心服事他，聽見了維特彭死了的消息，說道：『英國從此少了一個惡人。』這一個窮凶極惡的人現在請了他來於公衆之中，光天化日之下，來侮辱這一位公正爽直的老人，這一位老人不但在人道主義上有最大的服務，就是世界上的人都願意他出來代表他們。這時維特彭四十有一，正當盛年，而他在卑劣的手段上早已有成功，他承繼了最受人唾罵的撒思羅律師的地位。

預備會開過之後，杜甯陳說這件案子。他把這件事情只簡略地作了一種報告，把殖民地與母國間的政治

權利和錯誤撇開，他陳明『麻沙州的議會並不請求國王執行公義，乃是要請求國王的指導與善意。他們是請求國王的恩澤。州長和副州長已經失掉了人民的信仰，請願的目的就是在此。所以並沒有提出控訴的理由，沒有提出公訴……而議會也沒有提出彈劾，所以不列舉證據。』這一次杜甯糟糕了。他所說的話幾乎聽不見，這種出人意外的辯論顯然印象良好。這種辯訴，似乎是大度得體，可是不幸的把柄已經交在那狡猾百端的維特彭之手了。這一位英雄不免有戲劇的表演，他的一種演說好像是有獎比賽。他所講的話深足以代表他極高的才能，可是代表極低的價值，只要仔細一經分析便可知。他首先講道本案的合法手續與重要，請求聽者避免政治國家的武斷。他於是說及何金孫的可頌可歌的事業，自紳士資格以至受任州長，說明他全無可以指責之點，可是那地的人民有這一種舉動不免使人驚奇。繼又說明他的祖先譜系，他的教育，他的德行，他的研究以及他的經驗——他在麻沙州的地位。這似乎是一位理想的州長。再看一看他的施政功績，就可知這些期望，這些德行已經實現了。同時他用靈巧的言詞說明原告律師杜甯已經承認這一種彈劾並沒有什麼證據。『議會所能說的，不過是他們不歡喜何金孫州長而已！』這自然不值一辯，這是維特彭慣用的方法。現在他又說到關於函件的問題了，這一種事自然與本案無關。州長之所以失却人民之信仰者是由於一件事，這完全是佛蘭克林把這些信件送到美洲去之所致。他說：『所以佛蘭克林博士獨自一人反對國王的兩位州長。』他又說到佛蘭克林之所以出席者，目的就是要摧毀這兩位州長。然後他擴大了這種著明函件的私人性質問題，這種大

膽無恥的行爲實足以驚人。他道：『這種信件怎樣脫離了所有人的手，而出來公佈，這都是佛蘭克林的神祕工作。』他對於那可哀的華特來非常表示同情。——這是他的信件，自然不得爲外人所知——及至他的兄長的信件輾轉入於惡人之手，他非常痛心。他繼續的說道：『這種信件，我相信，在他死的時候，他仍然保存；要是沒有奸詐的手段，決不至於落到他人之手。我說這種信件不能用和平的方法達到佛蘭克林博士的手中。寫信的人並未給他，已故的收信的人也未給他。除此以外，佛蘭克林博士沒有別的方法，除非用卑劣的手段了，甚而至於用窮凶極惡的方法，輾轉從偷人東西的地方偷來。』這一位雄辯家於是再登峯造極，獅子大吼一樣喊道：『我希望公爵們你們把這一個人的名字記了下來，爲保護人道和英國歐洲的和平計，請你把他記了下來！他損害人們的會社。不知他走到不顧羞恥，此後走到什麼人類的當中，或什麼道德的敗類當中？到處的人要用妒嫉的眼光去看他。他們遇見他就把所有的信件藏了起來，鎖在保險箱裏。此後他就要被人標明作爲文字的賊，或「文字竊賊」(Man of Three Letters. 此典採自普拉低之文章 *Planus*)』他在大庭廣衆之下，恭然稱佛蘭克林爲竊賊。他承認了這是他成功的極峯。甚而至於在宴會上吃糖的時候也要叫你吐出去。但是有一段事必須引用的。縷述對於華特來先生所做的種種危害，以致於使其失落重要文件，因此牽連了許多別人，他的朋友幾乎受了謀殺人的事件的嫌疑，最後他把這一種信件登載在朝報上，靜看惡毒的結果。犯過了這種罪惡，經過了五個多月之後，這件事方得大白於天下。最後他自己寫出信來承認了，讀了這一封信沒有不有驚懼之感的，這是

由於最毒辣的手段。諸位公爵，記得對於殘暴的非洲人有一首詩否，而佛蘭克林自己表現了這首詩這就是傑加的詞句：

「知道了，那就是我！」

我假造了這一封信——我處理這一幅畫。

我痛恨——我輕侮——我毀滅。」

其餘駁斥的話很多，有許多比這還巧妙，但是沒有比以上的幾句再凶狠的。可是要注意的沒有人捉住他的罪惡的行爲。沒有人說他把那不相干的事，如信件的問題中途的插入，不過把這件事作爲彈劾佛蘭克林博的根據。這些王家的代表，高級的官吏，他們沒有感覺着拿這個集會作爲攻擊像佛蘭克林這樣高尚的人格場所，好像他是犯了最下賤罪的人，這裏是不是審問他的地方，全部樞密院，上自主席下及聽衆，在此飽觀一場，聽見了這種創造性的演說格外的起筋，一再的大笑而鼓掌。在這議會之中，記錄上說，只有諾爾西公爵起來干涉過。樞密院的大臣是國內最有價值的人物，代表全國，過了幾天之後讀了所印出來的演說就可想而知了，這種氣概與感情是全國一致的。然而到了回駁的時候了。維特、彭停止了他的演說之後，會議就算中止。杜甯做了一種解答，但是因爲站在那裏三小時之久已經筋疲力盡了，所以沒有什麼效果。閉會之後，大家噓爲笑談之資。佛蘭克林站在那裏三小時之久，毫不動彈，注意着，好像石像立在那裏，他也出來了。在出來的時候，他拍一拍



一位朋友的手，不言不語的一人回家了。那時是下午一時。星期一吃早餐的時候，國王下令免去他任美洲郵務長的職務。沒有荒費了一點時間！委員會星期六就做報告，自然在未開會之前已經寫好了。不期然而然的照計而行。咒詛請願者的侵略行爲，對於佛蘭克林做一種攻擊。這一次的樞密會議不過是個具文，而那報告纔是個假造。但是雙方都是要公佈出來的，所以引得起人的注意。這是政客的賣弄虛懸，普通的人民自然莫名其妙。

在這上列敘述的情況之下，佛蘭克林不動聲色真是出人意表之外；過此以後他的體力和精神一點沒有損失。在外表上看來，他一點沒有搖動，但是心中動到若何程度不得而知了。他好像是受了驚嚇，或者發怒，然而他想不到自己，倒是想到美洲。這是因爲美洲，所以使得他受辱；在維特彭的演說上可以看得出來，再者這一次的請願幸蒙國家批准，尙有此等結果，此外也不要再作其他各種的請願了。關於對於他個人的攻擊，他準備作一種回答，但是因爲國事的繁雜一再的發生，而事過情遷所以他也不再去作這一種的設想了。他覺得讓時間來承認他的正當罷。結果這樣的做了，經過了很長的時期，世界果然給以正當的判斷了。除非少數的好人政客，在那不幸的佐治第三統治的時代，仍然在個人方面不喜歡佛蘭克林。總而言之，一七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是英國的恥日。這是不是一個不幸的日期，關於這個問題不久可以回答了，但是想簡略的說了出來，倒不容易。我自己想來，佛蘭克林在那一天以後決不在他的精神上失掉了價值——就是以後也沒有失掉——革命領袖的價值。那時所發生的事是如此。他的遺傳的，堅強的，積極的，奮鬥的愛英國的熱誠遇着了一個打擊，以後永不

再能恢復了。只有爲仁慈關係，爲人類服務關係，他尙可以負起居中調停的責任。所以他還做了一些事；但是他的心中恐怕不以此爲然。此後他在英國居留了十二個月，或者有人以爲自樞密院聽審後，這種時間虛渡。當時人士也不知道他這時期做了什麼秘密工作。他們並沒有想到樞密院的舉措失當與以後的美洲獨立宣言有關，他們不知道這兩件事有戲劇性的因果關係。歷史的罪惡與懲罰關係。在好樂思·華爾普的短詩中，可以看出一種意味。

冷譏熱嘲的騷納，充滿了狠毒與怨言，

默默無聲的佛蘭克林傾注了他的恨惡。

這沉靜的哲學家一點也不回答聲辯，

退去了以後，倒使得美洲獲得了自由！

在佛蘭克林退出了樞密院聽審以後，他仍然去努力去避免這一次的決裂，這是毫無疑意的。此後數月間他的性格的研究很值得加以嚴密的注意；但是既然沒有發生什麼歷史上的大變故，所以只得從略了。在樞密院的事件以後，雖則佛蘭克林仍然照舊出入於社交場所，但是他避開了與大臣們來往。他的這一種行爲不久被人覺察出來了，一年以前雙方政治家常請他來幫助。一七七四年的下半年和一七七五年之初，這時出了磨辛的值得注意的干涉，他出來拯救這種病症，拯救國家的病症。在這一種艱鉅的工作上努力地研究工作了好

幾個月；而在這時期以內他常和佛蘭克林商量，有時在他的劍得的住宅舉行，有時在佛蘭克林的寓所舉行。一七七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他呈交上議院調解的方案：『調回駐波斯頓軍隊。』雖受種種駁斥，但是這位偉大的政治家熱烈的展開他的愛國之心，過了兩星期後，到底把調解方案提出了。但是上議院認為應勿庸議。在討論這種案件的時候，有一位議員撇開了題目去攻擊佛蘭克林，說：『他是本國的最毒狠的仇敵。』前此既然受了維特彭的詆毀，所以詹辛的辯護也沒有用處。但是這種情景是很重要的，使得佛蘭克林有深刻的印象。他看見之這一位大人物，曾經為英國做了偉大的事業，尚且不能使得他的議論給人一聽，自然他的提議當然不在考慮之中了，和美洲調解之事自然是超出問題以外了。佛蘭克林想來英國和英國人遠隔重洋統治異地，不免閉門造車，前途實無希望之可言。這一種喜怒無常，兒童嬉戲，好自尊大，信口雌黃的公爵們，把詹辛都斥責了一頓，誠然暴虐乖戾之至。在兩議院之中，上議院的地位比較更為重要。他們貌雖坦白，但是太不顧實情。

在貴族散特維(Sandwich)立起來說：『佛蘭克林是本國向來未有的狠毒敵人』的時候，他老先生還不知道在座諸君在過去的幾個月中已經一再的和佛蘭克林祕密的商議調和的事件。關於這些調和的事件既然是祕密的，而又未見實行，如果一一敘來非長篇累牘不可，所以不願在此多加敘述。然而最奇怪而值得注意的，擁護政府的人每提到關於佛蘭克林，無論在議會上或報紙上，如果他走在倫敦的街道上，或是站在新門的監獄旁，在那一個時期政府實實在在地做了詹辛所說的。如果他在他們的地位，他一定去做：他們對於這一

位無辜受謗的情形表示同情而幫助他。但是他們不願公開的去做。這就是所謂聰明人不出頭是也。他們不願對於這一件事深加思想；不願對於這種衝突與憂慮和驕傲加以思想，這就是驕傲之所以致；願意將來和過去一樣，但是不去糾正現在的錯誤，不願改惡就善。——這樣的延延，自十一月一直到了三月，而沒有結果。他們的興趣現在在於道德的和心理的一方面了，現在佛蘭克林仍然一樣的偉大。除了他的精確的觀察，他的把握，他的遠大態度以外，人們就要希奇，時間過去了，而他仍然容忍下去，這一班人連他們自己的心理也不知道，自然也不用心去瞭解別人的心理，也不相信有這一回事。這自然使人覺得先有成見不能和他們合作，厭惡他們也沒有什麼用處。他現在只有個人的憂愁的理由。他一再的展期回美，因為他還希望做一點雙方有益的事，等到他看見了在英國的事已經做到盡頭了，做完了，他便回美了，希望在那裏可以服務他們。這時忽然來了一個消息說他的好妻子死了。十年前自從他乘船啓行之後，每年的春秋，她總希望他回來相見。一七七四年她寫了一封信說，如果他再不回來，恐怕不能相見了。結果竟成讖語；她雖然是個健強的婦人，但是忽然因為生了幾天的病，在一七七四年初就死了。這一位愛國家作何感想呢？以丈夫的本分來說，自然要悲傷一個時期，悲傷過多了無用，不如把他的生命去獻給國家爲是；服務國家，美洲人倒不以爲盡然，因爲一直到了現在還有咒詛他的人。但無論如何，他的使命是完成了，不久乘船啓行。和議員們來往傳達意見，不知荒費了多少時間，於是把這件事交給他的繼任人選，麻沙州的代表阿薩爾·李（Arthur Lee）的手中。於是乘車到了卜資茅去，一七七五年

三月二十一日到了非拉非亞。這是出了他的意外，等他到了美洲立即看見有一種新的事業，要去努力，但是這次事件的努力倒與以前事件的努力的目的完全不同了。寫佛蘭克林的傳記的人說道：『一直到了他打好了箱子，他仍然努力去希望用他的才智聰明，忍耐，怒氣等等去要拯救英帝國。這是出於他的愛心和最美之點。』

## 五

五月五日船到了達拉瓦河非拉非亞的對岸，佛蘭克林輕輕地跑到家中去，一個人也不曉得。過了幾小時之後，這種新聞傳遍了全城，漸及全州。各處的人都喜得不得了，在這時有別的消息使得他也歡喜到了極度。他所乘的船尚有十六日未達登岸之前，殖民地已經和英國的軍隊決裂了。例如列生頓事件，康可德之戰，全國的人都驚奇激動起來了。佛蘭克林在這時出現了，竟想不到有這樣的戲劇色彩，這樣的湊巧，這樣的錦上添花，好着說不出的鼓勇。這時國家需要所有的人才，要有堅強的議會，要有武裝的軍隊；現在來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好像從天上雲中落來了一樣！在他到非拉非亞的那一天，一早議會就委他作出席第二次全國大會的代表，這次大會過了幾天之後，就在本城舉行；全國大會開會以後幾乎樣樣的事都舉他辦理。如果一一地把委員會列舉出來，不免多佔篇幅，如果把他所做的事一一寫出，這以後的十八個月中就可以寫成了一本書。但有幾種要特別提起來，關於事件的改變已經使得他的感情改變了，現在把他本來和西西爾·羅地·詹辛公爵一樣的帝

國主義者一變而爲革命家了，爲求自由掙脫英國而獨立。

全國大會第一步事務就是要改組郵政，目的是要寄信便利而穩妥，政府在那時候，甚至於和平的時期也不大注意尊重保守信中祕密。檢查信件，凡屬『反叛』一律受檢。全國大會於是執行這一件事，令佛蘭克林爲郵務司主理其事。他重新組織郵政，用不着詳細敘述，在實際上經過了一百年來的時間尚無他項工作，足和郵政發展媲美。第二種事業，就是關於賓州的治安問題，佛蘭克林任爲主席。這委員會的目的就是要用武力保護賓州；它的責任是要訓練組織義勇軍，採辦軍械火藥，並發行債票以供軍需。這時他表現了一種新的形態，作貴格會殖民地的保衛人，特別著名的，是他的海軍計劃，使得英國軍隊不得在達拉瓦河上游登陸。後來他又任賓州議會主席制定賓州憲法，像他這樣的人最適宜做這種事了。關於在全國大會裏他所做的事真多極了，他們所做的是盡力的建議，希望，冒險去發動戰爭。最早的會從六點鐘就要舉行，他穩重靜默的工作着，一直到深夜。他雖然是偶而發一兩句辯駁的話，但是從未發表長篇的演說，全國之中深知佛蘭克林參加這種事件，有他的價值，深以他這種事情參加爲可慰，那種事情參加爲可喜。沒有一件事，他的工作，他的話語是沒有價值的，各種事情都要他出來參加。華盛頓將軍寫了一封信，說明他的忽然集合的軍隊漸漸消沒了，又缺乏給養，覺着不能繼續的維持前線上的戰爭，於是全國大會立即派遣三個代表和他商量，佛蘭克林即是其中之一，於是計劃一種長期自衛的基礎。自非拉非亞到劍橋去，要連乘十三日的馬，（十月四日動身）於是在那裏開了四日

的會。結果議決發動全州的總動員，加以緊急的執行，於是華盛頓得有力量作其七年之戰爭。佛蘭克林自這一次回來之後，已經成爲另一樣的人了。

在他離開英國的時候，他以爲那件案子是輸了，不得大白於天下。誠然情形險惡，另外還有困難；但是這一次的困難，並不比印花稅案爲低。他看出來了，沒有別的方法，只有一致的，堅決的，集中殖民地所有的力量，澈底執行抵制英貨，使得他們覺着痛苦，要知道英國對於處理殖民地的事件大錯之至。英國爲澈底執行其政策起見，不惜焚燬房屋，城市，屠殺人民，這些事佛蘭克林早已料到了。在到美洲的時候，他看這種種的事件已經開始了，而美洲聯合了起來爲爭自由而抵抗。他立時參加奮鬥團體的這一方面。然而這種種不過是爲英人而爭英人之自由，並沒有意組織獨立的美國。在這殖民地區域內很少的人有這種思想，連佛蘭克林也不會這樣的想。這時賓州出來一位代表名叫留更孫，由他出頭，雖然他極不贊成，佛蘭克林也是當時膽小的一班人的一個，甚而至於一七七五年的仲夏，甚而至於彭克山（Bunker Hill）查理頓事件以後，不贊成任何方法足以使英國人之心理『發生惡感』。這就是上請願書給國王，甚而至於在那時光，佛蘭克林雖已信仰永久地聯邦，但是做出了這一種的計劃。這種計劃留在後來方纔施行，然而既然認爲慎重，所以佛蘭克林也同意了，這種無用的遺笑大方的請求書——又是一種蒙羞而受輕視的請求書——應用了全國大會的名詞。在國是會裏折衷的人畢竟是少，這種請求書的命運可想而知了。這種事件是可預先推知的：既然知道了英國人對付這件請求書的

情形於是更決定了千百美洲人的心理。同時大屠殺，接二連三，國軍一再的主動侵奪，這種不幸的事件，執政者實無可委却責任，所施行的政策，就是要專橫的使人屈服；要把他們壓迫到地上，任所欲爲。一七七五年夏及秋之數月中，羣衆情感已達緊張程度，心理與政策不得不起變化。佛蘭克林也是當中最重要的人。沒有人深知兩國情況，像他一樣，沒有人能深知其中誰是頹廢，誰是無故招辱，誰是大錯特錯。這是可笑的事，這是缺乏常識，他想到這一班管理他們的人，既離得他們這樣的遠，要出來宣佈把勤勞的美洲人的產業充公，這些美洲人向不欠他們的債，連一塊麵包皮也不吃他們的。然而這些愚魯的人竟然遠道派遣軍隊前來；他們不惟沒有理智，而且也不設想，他們所能做的，就是破壞，破壞還是破壞。在許多的事件上——他已表現他的忍耐了——和他們曾經發生過困難的交涉；但是最後，在人性心理上，他們竟然想不到別人了。所以他一再的考慮，想到過去與目前；他想到了彭克山，想到了查理頓之被焚，想到他對於英國的忠心，一點也想不起來，那年十月後的感情如何。他到華盛頓那裏去與他會議。等到回來的時候，得知無情的英國海軍把梅因州的法爾馬斯縱火燒了；教堂學堂一無存留，燬火未及的房屋，海軍復登陸任意劫掠；所有的船隻都燒了，可憐窮人既無力量恢復工作，又無糧食維持生命——這時北風尤爲嚴厲，居民受苦難以形容！這就是國王的智慧與體恤之心，這也就是人民現在還要請願的；這也就是國王の特權，英國人所賜美洲人的福氣。不問別人的意見如何，佛蘭克林以爲有血性的人非澈底與他戰爭不可。這種荒謬絕倫的關係，非得使它絕斷不可，這種反常的動作非得消滅不可。如果他



前此曾經懷疑過，現在決不再事猶疑了。這一次他盡力的去做——用盡心力體力——宣佈美國的獨立。

我的題目並不是講革命的歷史，我只能提起此後十二月間的三四種重要事件。一七七五至一七七六年的冬天，殖民地人下了一種先發制人的動作，在加拿大向英國軍隊攻擊。開戰之後，可惜敗北。當年春季美國國會決定派遣委員視察能否挽回頹勢；他這時已經達到七十歲又二月的高齡，決定派遣佛蘭克林。他向來不推辭國家的命令，於是他去了，但是到那冰天雪地之區，可把他累煞了；雖則他活着回來了，然而等了許多天數方纔恢復他的康健。關於那地方的情形，他報告說不是不能挽回的。他得了兩件好消息。第一得了充分的火藥。第二自宣佈獨立以後，加入的人日見其多。這不再是兩三個人的事，而是大眾的戰爭呼聲。這次的報告很好，使得局勢轉好。六月裏最大的議決案成立了。佛蘭克林被派為五委員之一，起草獨立宣言；但是獨立宣言成於湯姆士·賈斐孫 (Thomas Jefferson) 一人之手。過了幾天，就到了美國的國慶日七月四號。過了八天之後，來了佛蘭克林所推崇的朋友何憶公爵 (Lord Howe)，他在三得·柯克下船，目的再來玩一次調解方案。同時帶來軍艦一隊，陸軍一軍前來執行。十一月十一日在斯坦丁島 (Statens Island) 舉行一種有聲有色的會議，何憶公爵與美國代表佛蘭克林、約翰·阿當士 (John Adams) 和陸特勒 (Rutledge) 會議。這三位是美國國會的代表，這是出於何憶公爵的請求所致，要聽一聽何憶的意見。這三位代表團結一致，而何憶完全遵守他的訓令，這兩方面毫無成就。公爵一無良好建議，只不過說到國王對於投降的人赦其既往不予深究。赦免投降，這並

不是美國人所祈求者，宣言以後過了八日再求這種東西，等於無理取鬧而已。於是代表退席，而公爵這時施用他所帶來的海陸軍。要與英國抵抗從遠處看，美國國會非請外援不可。不能靜觀等待別國的幫助，非得去尋找不可，於是派人出發。十月終某晚間，祕密地在非拉非亞有一位老人動身往歐洲去了，這時他已七十一歲，和兩個孫子同行。第二日早晨他們乘車沿着達拉瓦河到了馬爾克斯，三英里之遙，乘了一隻兵船——拉普號（*Reprisal*）十六噸兵船——這隻船早在那裏等待他們。於是這隻船潛行出了河口，航行於寒冷的海洋中了。這位老人就是佛蘭克林，美國出使法蘭西全權大使。

## 六

佛蘭克林來請求法國的幫助，他所到的並不是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法國的人也並不是對於美洲漠不關心的。當他在英國居住的時候，他曾經到過法國好幾次，頗受法人的優待，因為他們一向拿他作為博學之士，而他在歐洲的地位就是個道德家，在這哲學家經濟家之林裏已經出名了。他也得了許多的好朋友，終生熱烈的親密，這是他在法國的時候造成的。這些好像他的才能一樣，現在準備好了為國家服務。一七七五年祕密通信委員會組成的時候，他那時就寫了信給歐洲那些可以移轉乾坤的人。夏天尚未來，有些效果已經發生出來了。他們對於美洲的叛變誠然發生了社會的大眾興趣。全歐洲都是這樣，特別在法國，對於美洲人表示極度

的同情。如果殖民地人能掙脫了英國而獨立，在英國和法國的均勢上，便能更進一步，而法國比了前次的戰爭還更感覺着舒服。法國的政治家特別有興趣的，英國和殖民地的糾紛將告一段落。既然有了這兩種理由——大衆的德惠和政治的關係——法國政治家勃馬西 (Beaumarlais) 的心中已全想到了。他是王庭上的特權階級的人，但也同時是政治家，他在這時期用了數月工夫的努力，最後使得國王去幫助那因受侮辱而反叛的殖民地的獨立，藉此維持了法蘭西百年的和平。他有演說的特長和才智，然而並不勉強國王和杜爾格 (Turinot) 等到杜爾格免職了，勃馬西的見解受到了外交部長維爾尼 (Comte de Vergennes) 的贊助，而國王也給予同意。直接干涉方法自然出了問題之外，但是總得盡量的用其他方法幫助殖民地，爲達這種慈善目的，於是熱心家採了一種喜劇計劃，大約在一七七六年六月中舉行。利用一百萬利爾的資本，(資本由國家供給) 勃馬西開了一個公司借用西班牙的名詞。它的任務(祕密)就是要裝載各種的軍需品，送到英國殖民地去，而以美洲出產品爲交換。這種工作過了幾個月很有相當的成功，好幾隻滿載貨物的船已經運到了美洲。既然沒有回貨，而該公司因缺乏資格，很難繼續進行。而英國大使一再的出而阻止，所以格外難以進行了。英國大使使用強硬的手段，照會樂理基公司 (Roderique Hortalez and Company) 所做的生意。法國政府大爲驚異，於是加封該公司。然而尚有別人用其他的方法輸送軍需，但迄無回貨抵消。直到年底，所有冒險的事業都沒有希望了。公司的首領也被驅走，而且王庭已經不予贊助。因爲他在幾個地方不會慎重，英國並不感覺痛苦。自七月起，他

卽向西拉·笛納 (Silas Deane) 接洽，笛納是美國國會的代表，或者是佛蘭克林派來的，目的是作商務政治的代表。勃馬西的事務向例和他接洽。但是等到勃馬西的公司封閉了以後，笛納失掉了他所有的資助。這時笛納好像以利亞 (Iliad) 荷馬之詩，頌揚英雄的故事——譯者註) 的失敗的英雄一樣，留落於人地生疏之區，他這時是一班反叛的代表，薪水無着，過了幾個月毫無消息，只有失敗的謠言。希望在某一個天氣好的早晨走到英國大使館前去自首，請求國家的恩典。他這時已爲困難和恐懼所包圍，準備好了只有糟糕，然而在十二月七日忽然得到了佛蘭克林自南台 (Nante) 登陸的消息。西拉·笛納看來，這裏來了一支生力軍，這支生力軍而且旗幟鮮明。

在這時期佛蘭克林忽然來了，除了道德的力量以外，尚有聲望的力量。關於後者並無吹噓事實。因爲在那時期沒有別的消息比佛蘭克林博士更爲重要——昨天他還在非拉非亞，前幾天他還在那極地冰雪的加拿大——現在忽然出現於巴黎了，出現於這歐洲知識和政治的中心。這誠然是神奇中之神奇，沒有人不說這種舉動的力量偉大。而在巴黎的法國人看來，這是一件可慶的事。關於美國的事務，個個關心，個個想念，現在忽然有了一位出名的人物，作他們的代表，出現於歐陸之上，無怪乎受到大衆的歡迎。他在博學的人中，是智慧的領袖；在人類之中，他是個博施的慈善家，人類家庭所共同景仰的。約翰·亞當士 (John Adams) 說，照他所親見的，到了法國一年以後：『佛蘭克林的名譽已經超過了理本納茲 (Leibnitz) 和紐頓 (Newton)，弗勒得力

(Frederick) 和瓦爾泰 (Voltaire) 而他的品格尤爲當時人所愛戴，較之以上諸人實遠過之。』不獨他得到了許多的友人，然而他造成了他們的快樂，而同時他的綜合人性是大衆所景仰的，並無他人可與比擬。他在異國之中與居本國之內並無有異，這就是他的本色。在同伴的人中，不論在那一國，他和住在家裏一樣，和住在友人與親屬當中一樣；而同時美國人已深深地覺得了，英國人是英國人，法國人是外國人，而對於自己不再以各州門戶之見來分別了。知佛蘭克林愈久者，對於他更爲羨慕，而感情也愈深。甚至於在政界的上層，佛蘭克林的人格頗有相當作用，所以因此使得許多困難的問題得以通過。此後對於本國的奮鬥是艱苦備嘗，如果沒有這許多的方法，就不能達到這種目的。然而他過去的聲望，他的名譽的增長，自然而然地促成他成爲駐法國的大使，使得他成爲個有信望的人物，時間愈長，愈使得他的朋友認識，而在路易第十六的王庭上的大臣看來，以爲他是個同僚，而未曾以爲他是外國的使節。

在十一月的天氣裏經過了三十天的航行，使得佛蘭克林的身體變成軟弱得很；雖然十二月六日到了南台，但他未能立時到巴黎去，在那裏休息了兩個星期。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到了巴黎以後，美國的革命歷史開展一幅新頁報告。他在巴黎會見了笛納，第二天和阿薩爾·李相會。這兩人都擔任使節的工作，笛納早已在法國了，李本來在英國。二十八日外交部長維爾尼給以接見。這一次接見的最大成功就是與法國恢復以往的友誼；而法王決定盡力在他的領土以內保護他們生命的安全。其他的事，有一兩點關於政治的組織情形，於是他

們要求給予一種建議，把這種建議親手交給內閣祕書吉拉德先生。過了幾天之後，吉拉德給以書面的答覆。答覆的態度表示極端的友誼，但是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這本不足為奇，如果附合預期的效果，無論何人可以看出出來，這等於向英國立即宣戰；然而還要看一看殖民地有沒有獨立的價值——除了他們的協約國以外——值得的一種大冒險。然而國王的友誼態度和參謀的見解良好，使得美國的使節不損失顏面，同時法國保持中立態度。為表示友誼特徵計，於是給與借款二百萬法朗，不計利息，直至戰後再予償還，這就是專使的一種任務。這並不是小的補益，從大體上看，大的希望多得很。但是要記得當時的歐洲險象環生，對於反叛的人諸多不順利的消息。最後的消息是美國打敗了，而英國的最後消息大軍登船出發，而在巴黎，斯多蒙公爵又大事宣傳。雖然如此，但是勃馬西的兩隻船又用祕密的方法航行出去了，安全的到了美洲。

一七七七年，是革命的一年，歐洲和美洲火焰燎原，充滿了憂懼，毫無平靜之可言。佛蘭克林指揮西半球的戰爭，他住在潘西的一個花園住宅裏，在巴黎的郊外。他所住的地方是一所大樓，梵蘭蒂納（Valentinois）別墅完全由他使用，而他的同僚也住在那裏。這是李樂·惜蒙（M. Le Ray de Chammont）的產業，他是佛蘭克林的好友而且最佩服他。一七七七年，他老早就遷到這裏來，這裏就成為他的使館；離巴黎很遠，所以比較安靜，在外表上看來，他不過是作客，不知他有特殊的任命。

在這種幽居的所在，他從事於公衆事業的活動，忙得要死。不久，他獲得了一隊兵船在英國海一帶戰爭，而

由佛蘭克林擔任指揮。其勢凶湧，甚而至於英國和英國的商人都以為海口從此封鎖了。詹辛公爵說：『我們的商業一敗塗地了。』雖則情勢並不大，但是造成了這種空氣，這一隊兵船約三四隻。雖然很少，但是給予不少的麻煩，以致英國的海軍司令覺得他們遇着了敵人。兵船上指揮的人有一種利益，就是把擄掠的貨物帶到法國海口去拍賣，或者送到法爾蒙、波斯頓等地去；但是佛蘭克林督飭他們叫他們服從國際法律，要消弭這一種行為。到了二月底，他們已經俘虜了一百個英國兵。他們既然有了俘虜於是提議向英國大使提請交換。過了八天到十天他們得了公爵的一件覆文。這一件覆文沒有日期，沒有簽字的人，只寫道：『英國大使不受叛逆的公文，除非他們請求國王的赦免。』於是給以更嚴厲之覆文，說明：『爲人道利益計，英國與美國發生戰爭，我們接到了這種無禮的文字，茲再璧還貴大使，請加以成熟之考慮。』斯多蒙公爵不幸在這一段上沒有講風格，結果使他自己做成笑柄，自然他的這一種態度，在英國大使的身分上，是不可原諒的。無論如何，這也可以代表英國政府，除了用武力以外，表示她的不屈讓的態度。

時光過得很快，美國使節無論用什麼辯駁的方法，也不能成功。這些船長的行爲，雖則光明，但是不能長久。轉瞬秋過冬來，他們不再在海上活動了。從美國裏不能直接得到了消息，如果有謠言來，那就是他們的失敗。英國情報部所做的工作，就是如此；英國的政府組織堅強，軍隊勝利，美國已經失敗了。在大陸一方面，甚而至於在法國，也有這種的信仰。前途希望甚少，而接濟一方面也力量不足。勃馬西他是一向與美國協調的，現在竭盡能

力迄未得着什麼報酬。一直到了十月底，美國的代表團，不得已請求法國政府來收買他們在荷蘭訂造的小型軍艦；因為沒有希望再去利用戰船了。這就是悲慘的事件。而這時，希望幾乎完全斷絕了，而前途是進了入黑暗的階段，但佛蘭克林一點不受這些的影響，仍然覺着他的國家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他不惟自己鎮靜，而且叫別人也能鎮靜；他甚而至於使得阿薩爾·李有偉大的感覺。在這時候忽然來了一件消息，非拉非亞已經失陷了，而西拉笛納馬上請求法國去加入同盟，雖則受了英國的百般恐嚇，但是佛蘭克林堅決立定，因為這與他的國家的尊嚴與利益有關。歷史上很少有這種高尚的不可動搖的信仰；向沒有一種信仰有得這樣神速的執行。過了一個星期以後，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四日，忽然來了一輛馬車，火速的向梵蘭蒂納別墅進發，來了一位梯山航海的少年，他是經過了百般的冒險自麻沙州來到，來報告歐洲人，說勃爾格 (Burgoyne) 將軍和他的軍隊全部被美軍俘虜了。

撒拉杜哥 (Saratago) 的勝利不能使得美國獲得了確切的獨立，在這片刻的時光以內，自然礙難確知；然而這一次的勝利曾經過半年的討論，認為有重大意義，在缺乏電報的那個時代，自然不能證實出來。但是這種事實是一種標幟，而這次的勝利又如此的決切，這是兩年殖民地人民抵抗英帝國的一種空前勝利。使得更進一步，獲得美國獨立的承認，由於這一種事件更能說得冠冕堂皇。法國不惟對於英國不欲開戰，就是對於美國獨立的少許干涉也不願出此。撒拉杜哥勝利把這些阻礙一掃而空，於是慨然的出了一種決斷，神速的把它



執行出來了。十二月六日，代表團所提出來請法國加入聯盟的事件已經獲得了贊同和歡迎。不久就把這一種請求書公佈出來。十二月七日吉拉德先生來到了潘西，稱法國政府決與美國簽訂條約。在此以後的幾天需要一種有智謀而鎮靜，神速工作，善於瞭解的頭腦，在梵蘭蒂納別墅附近。一七七八年二月六日，法國國王和美國國會簽訂了三種條約。第一種是兩國的友好與商業的條約，使得兩國成爲朋友，而互惠商業，不准許第三國有優先權，第二種是聯盟條約，從此法國正式承認美國。這條約的意義就是干涉，干涉就是參加戰爭。從此非俟美國完全獨立，法國不中止戰爭；同時美國亦非至完全獨立之後，不簽訂任何和約；雙方不得以一國之不同意而與他國訂立條約。第三種是祕密條約，準備西班牙後來的加入。這三種條約在這以後的幾天仍然是屬於祕密條約，因爲某種船艦現在已經出海了。但是等到面具除去了以後，全盤的事實昭告於天下，這就是三月二十日日法王在凡爾塞（Versailles）宮接見美國代表團的日期。這也可以說是接見佛蘭克林博士及其隨員；由此一語就可於看得出當時人的見解了。各人曾經讀過關於他所造成種種的印象；他有鎮靜慈祥的態度，他有莊嚴的儀表；在接見的禮節上，這時他的頭上除了白髮以外，並沒有戴假髮，他不握寶劍，反倒拿了一個橡木手杖。然而在英國大使看來，這樣對於美國代表團的禮節是太多了，以致他第二日便不別而行。佛蘭克林留在這裏反填補了他的地位，作爲巴黎政治的中心；這真是所謂前此所無了。要注意的，到了一七七八年的春季，他以另外的一種姿態出現，四月二十七日在科學會會場與瓦爾泰相見。同坐一室都是當代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在他

們的眼光看來，這一位是撒羅 (Salon) 而那一位是所佛可 (Sophocles) 他們彼此握手致敬這是大衆都看見的。這一時的興高彩烈是因為佛蘭克林是科學家，而不是因為他是政治家。

既和法國簽定了同盟協約之後，自然代表團的焦慮可以輕了一點，但是工作因此分外的忙碌，而佛蘭克林所負的責任更重。既然法國和英國宣戰，於是又施用海軍作戰，這就是他去年曾經發生興趣的方法。海軍的運輸雖屬勇敢，但苦在大西洋的那一岸，沒有適當的海港，所以給養均不能到達。為解除這種困難計，在最近的地方要找一個海港，選擇困難較少的地方。既然法國宣佈中止中立態度，所以法國的海口隨時可以利用。有時劫掠英國商船，有時和英國海軍開戰。佛蘭克林這時購買兵船，設備船上砲位，下命令執行等等事務，忙得不亦樂乎；等到這些小兵船得了勝利回來以後，他還得給他們定派獎品，分派贓物。有時各船長爭功相吵，佛蘭克林出而使之平息。這一種艱苦的工作，需要技巧與勇氣。茲舉一例說明他的勇敢，在他寫給蘭德船長 (Captain Lardois) 的信就可以知道了，他對於這位半瘋狂的法國船長並不畏懼。在這種戰爭情形之下發生出來一種新的事件，較是關於英國所俘虜的美國人。十二月四號接着這種大消息以後，代表團寫了一封公文給諾爾西公爵 (Lord North)，請求他准許代表團派人去分散些錢和零星的用品給這些俘虜，使得他們的情形稍微改善一點。這位公爵寫了一封有禮而平和的覆文，實際上總算答應了。甚而至於他講到交換俘虜的事情，這顯然地承認美洲為交戰團體。但是不久以後，政府對於這一件事不願多所表示；然而在一七七八年夏季交換俘

虜的事畢竟舉行了，到了三月底俘虜的船第一次開到法國來了。沒有別的事能比這一件事再能表現佛蘭克林的心理透明了。他在這一種事件上經過了好幾個月的努力，毫不灰心，卒達成功。他所寫的幾種函件，在他的公文中可算最有價值的。

在這時期內，他同時進行另外一種工作，這種工作不是立刻就可以看出來的，但是看見了的人沒有一個不歡喜，他曾和英國政府做過多次祕密的談判。自勃爾格將軍的失敗消息傳到了歐洲之時起，政府認明了如果法美盟約不經批准危險很大。對於反叛這一方面有認為滿意的趨勢，願意要和他們和平了結，甚而至於認為侮辱反叛者的條件也不是不可以接受。所以在一七七七年十二月中祕密的使節出現於梵蘭蒂納別墅。來人的目的就是要避開與法國締結條約的危險，因為那時尚未成功。他們來了，但是沒有打斷了這件事，仍然締結了三種條約。等到友好與通商條約宣佈了以後，英國所有的辦法，只有出於一戰。但是祕密的說客仍然進行，一直到了一七七九年的夏天。它的目的是要離間法美兩國，使得法國獨自出戰，英國現在可以給以相當的讓步。但不准許美國人所夢想的完全獨立。這種計劃顯而易見地以美國人為獸子，更使英國人顯得懦弱，幸而從中活動的人並未有相當的成功。他們來接洽的人很多，他們的人格與社會資格不同，而他們的意見也不同，好像鬼魅隨時而出，這種人的習性無常，經過了二十個月在潘西接洽的形形色色，佛蘭克林更能明瞭他們的人格了。這自然用不着多說。

在佛蘭克林出使法國的時期，同時也要提起其他一二人的事蹟，雖與佛蘭克林同工，但是興趣兩樣，諒為讀者所樂聞。他們對於佛蘭克林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不能忽略過去；他們曾經給了佛蘭克林不少的困難，要是不說他們的事，就不能更顯得佛蘭克林的工作更為高尚，使得關於佛氏所有的敘述也不能完全。這是他的忍耐時期，他有忘却自己的忍耐，他這種的大度與聰明是無可比擬的。偉大的佛蘭克林的試金石就是那有積極心理，小腦袋，惡心腸，金玉其外的維吉內亞人阿薩爾·李。維吉內亞出產民族英雄華盛頓，但是也出了敗類阿薩爾·李，他又可以稱之為革命的敗類。他不是個愚笨的人，他有充分的智力，但是屬於惡事的這一方面，他的理智都是在不可挽救的錯誤上打轉。他也不是個下流人，他的家庭頗有聲望，他在英國公學和大學裏受過教育，他是個膚淺一種的愛國家，穿起假衣服來頗有舞台的色彩。但是他是個大驚小怪的糊塗人。他是虛浮得很，發育並不完全，自以為是而身心不安，愚而好自用。他好嫉妒，而心胸狹窄，只有自負的人纔嫉妒。他做起事來毫無理智，又欲干涉他人的事，但是自己做去毫無改善。此外他還有狐疑的瘋狂，無論什麼事情已經做過了，或者正在做，或者做的時候他沒有參加意見，或者做的方法他不贊成，他一概嫉妒。這事實是很顯然，因為別人做了這件事，或者用別人的方法，所以阿薩爾·李不贊成了；於是懷疑了；甚而至於懷疑那個人；結果對於那完全忠誠的人加以謗瀆，而所說出來的盡是謊言。謝謝他這種似是而非的情況——謝謝這種事實，美國人並未知道。同時他的家庭裏全是擁護革命的人——他所以能多年的在外國做種種上層的罪惡的事業。歷史家摩爾斯

說道：「他所做成的變亂實在可以做爲歷史形成的重要因素——他營營的到這裏，營營的到那裏像一隻大黃蜂，對於忠於國家的人加以毒螫，而無故地刺激那與本國有重要交涉調解的人。」另一位美國著作家說他「欺騙同僚故意加以阻礙，妨礙法國大臣之進行，並給與英國兵船之機會，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使美國國會失掉了信用。」這一位著作家又說：「他是這一種人，雖則對於自己或者有理智，然而對於別人不禁嘆奇他們的輕微與卑劣。」他既然有這一種惡意，所以去做督促，拘泥，胡鬧，好管閒事，和播弄虛懸的事，無論什麼政事的處理，他都要看一看。他看見了佛蘭克林在法國人民之中獲得社會上的注意，他於是緊緊的在他的影後活動。然而不僅祇佛蘭克林是他惡意的目標，在一七七七年時期，西拉笛納也佔了他的思想和筆墨。等到他設法陷害了笛納之後，於是他來陷害佛蘭克林了。（笛納在第二年初被本國召了回去，說他不忠，國會把他置之於法，永不得白。）他的心腸非常毒辣。要想把這一個人打倒需要長時期的努力，而努力的結果仍然無用；既然一再施用毒計不見效驗，使得他的仇視態度變成了神經病了。於是阿薩爾·李出了歐洲，成了一個瘋狂的人。但是他在這時期做了很大的罪惡，造成了一種憂慮緊張的空氣，造成了一種衝突的空氣，在這時期，佛蘭克林只有利用忍耐去保護他的國家。同時他知道國家的情形頗好，對於他的不公平好像是對於笛納一樣；所以阿薩爾·李常常寫了祕密公文裝滿了整船地運到美洲去，他的信件中充滿了謊言。李在那邊頗有相當的勢力；他的政策就是刺螫挑撥，而他在巴黎又有兄弟維廉·李（William Lee）幫忙，還有個知音的同伴名叫拉非

·愛撒德 (Ralph Izard) 他們也是使團的團員。

這些人如果用文字去估價，連一個錢也不值，所以不再去咒詛他們了。如再移轉目光到一個較好的人物約翰·亞丹士。這一位是美國人所敬重的，然而在英國人看來不惟不歡喜，反加以輕蔑。他們所發生興趣的是佛蘭克林。亞當士的優點，或者可以把不被人歡喜之點去掉，但是反增加了輕蔑。因為像這樣的一個人應該高尚一點。無論如何，在亞當士——堅強的亞當士是美國的第二任大總統——於一七七八年來到巴黎的時候，他是來替代笛納的地位，他自己自然地加入了李的一黨，不會受了李的指使，於是對於佛蘭克林發生惡感，這自然對於李的惡毒有所幫助。亞當士既然有了這種不幸的，無禮的態度，去對付他的同國之人，李負很大的關係，因為他發動這種事件。在亞當士初到巴黎的幾天受了李的幾句挑撥言詞，便努力的工作了半年之久，樣樣事情受李的影響。但是亞當士要負相當的責任，因為在他的性格裏有這一種原素。他的罪惡就是阿薩爾·李的罪惡，另外還有個人的影響。阿薩爾·李狐疑而且嫉妒；亞當士嫉妒，有惡病一樣的嫉妒，但是狐疑的時間很少。他嫉妒別人的偉大，別人的重要，甚至於嫉妒華盛頓，韓密頓，佛蘭克林；過了多少年之後，他們三人都死了，每一提起他們三人的名字，他就怒不可遏，即或陳述他們的意見，在他當日他曾經恭頌過的，他也反對。自然他還沒有到了一個日期，甚至於一七七八年，法國並不是適宜的地方，而佛蘭克林也還沒有被人認為『標炳一時』，最有幸運的同僚。我們不願在此多講，姑且提起來亞當士的潛在的惡意，不過不是確切地出於本心。

這時那繼續努力，無時或息的陰毒家李和他聯合了起來，加增佛蘭克林的艱苦工作，使他憂心，反倒對於這偉大的人物不表示任何的感謝——對於奮鬥獲得本國的光明獨立——這是佛蘭克林在他的後期生活裏多年所努力不懈的。他的工作，他的服務，他的稱讚和所有的一切都是爲着國家。在他堅忍不拔的故事當中，經過了多年的困苦——這幾年中他替國家做了偉大的事業——雖然不表示偉大，但也要表示同情。他對於這班人給予極大的忍耐，甚而在他的忍耐中不以爲他們是出於惡意，一直到美國達到了完全的獨立——這是出於智慧與道義的度量，所以使得他有這種寬宏的性質。再要說明的，他的服務的重要性質到了一七七九年始給予證實了，美國國會派遣拉非亞德（Lafayette）到了法國去取消代表團，而特任佛蘭克林爲駐法蘭西全權大使。同年年終又採取了更進一步的步趨，下命令給李和他的同僚返國——這時李尚勾留於巴黎，聽聞之後窮凶極惡的大怒。等到他們到了美國之後，因爲家屬的關係，不惟不請求饒恕，而且請求獎勵，使得他們有施用仇視的可能，經過了多年的試驗，尙未給佛蘭克林以若何之損失。

現在要說一說佛蘭克林在歐洲的主要工作了，特別在他的勝利的一方面，用經濟補助革命的事工。如果仔細的講來，非長篇累牘不可，本篇不過用一二篇幅去記載事實，作一簡略之報告。

等到殖民地決然放棄了退讓的辦法而與英國開戰，他們對於英帝國潛在的組織能力未曾估計精確。他們也沒有想到自己之缺乏組織，雖有堅強之爭自由的精神也無補於事。自然他們決定作戰之時，物質的補充

當然是主要的必需品，但是也供應不足，他們冒險地去作文明人自相屠殺的舉動，非至筋疲力竭血流遍地不止。但是缺乏物質的供應比起缺乏組織還算是次要的東西。換一句話說殖民地缺乏動員所有力量的組織，簡而言之，就是缺乏政府。雖然有一種正式的團體名為美國國會，然而在那時代並不是個政府，在缺乏組織力中最重要的，就是沒有徵收國稅的機關。在戰期內雖然有三種的暫時辦法，第一種應用相當時期，但是結果極壞。第二種雖也執行，但是不能彌補本年的災害。惟有第三種方法比較起來，得了非常的勝利，這就是因為這種事業放在這一位君子手裏，在他的手裏薄弱的細草可以變為堅強的手杖，他所用的方法就是用盡平生之力以思想和忍耐去解除困難。這一種使命，就是用借錢的方法來補助這新生的國家，去與那時最強盛的國家作一死活的決鬪。

自然這種企圖並不是美國國會所首先注重的，危險和需要逼得他不得不如此了。然而借錢的方法畢竟有一兩次出人意外，這種經驗的教訓應該記得而加以適當的應用。隨時向外國借款，漸漸變成了美國根基未穩的政府之重要經濟來源的一部分。就是說政府要佛蘭克林出來維持，所以使得它可以存在。他在大西洋的這一邊奮圖維持美國和華盛頓在那一邊的血戰並無二致。他能永遠維持着法蘭西的信仰，他的服務功勞大極了，他的人格是純全的，然而他的試驗一天一天地困難起來了，他的人格幾乎是一天不可缺少的，他的成功能維持最後的勝利和華盛頓一樣。用經濟來補助革命與指揮軍隊戰爭是相輔並行的，不能不說這是英雄的



工作。以經濟補助革命的各方面的故事興趣之點多得很，本篇因限於篇幅不能多說，所以僅祇提起了一點。只要說起那時不斷地需要接濟，前後七年之久，這種日夜的重擔真非可以言喻了。

第一是需要大批的借款，每次的借款數目龐大。其所以能得到借款者就是因為有議會在歐洲的代表佛蘭克林；等到這種事實已經成功了，他們纔曉得這種價值自始至終，如果缺乏了借款之一途來補助那半組織國家的財庫和國家的統一，美國的國旗就不能再得隨處飄揚了。這就是佛蘭克林，因為他找到了財源；因為在那時，沒有別的美國人能出一粟之力，要想出力也是萬難，雖有世界同情然而愛莫能助。但是達到了一個時期，常常地發現了此種情形，他覺得要做這種差使非常困難；需要的數目極其龐大，而借款接二連三，常常去接洽於第二次再來之時，每不便於啓齒。他常對人說這可以維持幾個月了。他稱爲這是事後的喝采，誠然他的一生好像暴風雨四散的喝采一樣。而在外表看來，他的影響不免是個暴風雪。美國國會以爲他之借款非常得計，隨便來了一紙公文說要借款，請他接洽。有時第一種借款剛剛提過，而第二第三號命令已載在船上發出了。尤困難者，所來命令祇說明總數若干，對於借款之用法並未說明，不過照式進行等話而已，有時連這些話也不提起。殊不知議會所提起之各項借款均與歐洲有關，而這種責任完全交在佛蘭克林的手中了。幸或國會派遣其他代表出席借款，然而要使得借款成功就非得佛蘭克林出馬不可，再者爲國會之名譽計，也非得使它成功不可。他人向未借到一先令之錢。只有他是財源的所在。他在法國大臣們的前面所有的個人與人格的影響是財源。

國會或者以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了，然而它也並不是不願斥責這種影響。佛蘭克林特別恐懼了這一點——爲他的國家而恐懼——顧忌他個人的信用。但是他的忠國之心驅使他不能不爲國家努力，接到命令之後，立即進行。如果去接洽的次數太多了，他覺得這與美國的尊嚴有關，恐怕要引起外國人的注意，因此發生問題，但是爲國會努力的意見這時高亢起來，他就不能不去了，而每次去都得了相當的成功。事實是這樣，有許多時候，他覺得沒有理由，又知道他的困難——在這種環境之下是非常艱難的。但是這時再一顧及道德的環境，物質的環境使得他不再事躊躇了。他沒有人幫助，甚而至於書記的幫助也不足，另外他還有好惡的仇人在計算他，他只得一人獨自的去負國家的重任，使得國際對於美洲有信仰，同時在歐洲執行其各種職務，維持美國的獨立戰爭。這樣一來，使得他身心交瘁，關於他的當時情形我們可以說他的貢獻是任何人所不能及的。

然而這種的貢獻並未虛擲；他所有的努力促成華盛頓的最後勝利。美國的人士特別是華盛頓看一七八一年的勝利認爲歷史上的重要事實，而同年英國決計休戰而任美洲獨立了。於是國會緊急的寫了一件公文給佛蘭克林。那是華盛頓寫來的，說他現在可以離開潘西了，美國如果可以保全獨立，這時就保全了。這時佛蘭克林纔完全結了他的使命，於是再作一種最後的努力；這裏接洽一番，那裏指導一些，使得本國可以獲得相當的利益，爲國家請得了金錢的幫助。一七八一年的勝利又得了這種充分的接濟，力量格外充實，衝鋒前進，前途光明，這不僅祇是勝利的開始了。結束了歷史的一頁，十月十九日可維里公爵（Lord Cornwallis）在約克頓

(Yorktown) 投降了。現在佛蘭克林的事工雖未完畢，但是他的目的已經成功。美國的獨立是不成問題的了。如果他的財政困難問題尚未解決，則約克頓的事件仍不能告一段落。和歐洲戰爭之事仍然進行了好幾

個月，如果英王佐治立意再去戰爭，他仍可以派遣軍隊前來攻擊。但是英國人不再去幫助這個獸子，無緣無故

損兵折將，喪失土地，鬧得丟臉無味，於是英國國會不能以為這件事再讓它下去了。一七八二年三月十二日諾

爾西公爵的內閣倒了，意思就是說佐治王的僻幸已經去職，現在要把政治交在政治家的手裏。這些政治家出

來了，他們有相當的權力足以停止本國從事戰爭，這些人是佛蘭克林的老朋友，一向是為美國着想的。有羅金

罕 (Rockingham)，西爾彭 (Shelburne)，康威 (Conway)，柏爾克，杜甯和何憶等等，尤不可忘的是查理·詹

姆士·福克 (Charles James Fox)，他到潘西去拜訪佛蘭克林。三月二十二日佛蘭克林寫了一封信給西爾

彭，這是關於兩國久已願望的和平和解的問題。這種和平的辦法引得起廣大的注意。然而造成條約和議和會

議的祕密，史的環境實在是大相逕庭，我只將事實的複雜情形與道德的結果略一說及。西爾彭公爵以為美國

屬於北方，這是政治上承認的，而法蘭西屬於南方。福克這時出為主席，他是個有特才的人。最後，西爾彭推派代

表與佛蘭克林接洽，只和他直接商量；而佛氏須要經過福克的手與維爾尼接洽。西爾彭的代表是理查·奧斯

維 (Richard Oswald)，他是個退休的商人，他是個誠實毫不欺詐英國僅有的一個人。在預備會中，佛蘭克林

透露意義，不單要美國獨立，但也企圖英國多讓些殖民地。他同時也要加拿大，諾伐·斯克夏 (Nova Scotia)，

將整個的北美洲歸給美國，只不過願意英國人留着附近的島嶼。在表面上看來，他已經得了勝利，可是他的同伴忽然把這件事情弄壞了。美國的代表這時有四個人，但是只有佛蘭克林出席。約翰賈在馬德里（Madrid），約翰·亞當士在荷蘭，亨利·羅倫斯（Henry Lawrence），在英國作了一名囚徒。（後來始為英人所囚）忽然間佛蘭克林身體不適，不得已召回約翰賈前來協助。約翰賈是當時最普通的美國人並沒有什麼特長，他又不是個四海為家的人。他深深的感覺着外國人總是生疏的人；不問有沒有理由，他起了懷疑的心思，弄得大家直同兒戲。不知道他知與不知，在政治家聚於一堂議和時，竟然沒有美國人出席，自然他們自己安排事實，互相同意就算好了，這顯然與美國是不利的。但是奧斯維在七月裏，用了一個別有有用的名詞『殖民地或殖民區域。』等到佛蘭克林見了這件公文之後大為驚異，而以美利堅合衆國名詞代之，纔算進行順利。這時已到九月底，機會已經錯過，自然不能再要加拿大，諾伐斯可夏等等了。現在來了約翰·亞當士，他在荷蘭借錢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功不免躊躇滿志，他對於這件事露出不少的厭惡，在那公文的旁邊附註些記號。所以他贊成賈的高尚行為，而加以積極的贊美；這種贊美可說毫無意義了，尤有甚者他故意要做出一種違反他的光明磊落的同僚感情的事件。賈於是又建議和英國議和，不通知法國，亞當士也贊成這種計劃。但是美國國會訓令他們不與同盟商量不得議和，不期然而然的又違反本國的訓令。這樣一來，把佛蘭克林放在進退維谷之中，無論他採取了那一種辦法，在他們看來都是不對的。但是他看見了如果再與同僚衝突，前途一定有禍。這是個危機四伏的

時代。英國的大臣變動或者可以顛破了這次的和平會議，而再從事於戰爭。因為這種利益的種種關係，切不可與同僚再事磨擦了。所以他拋棄了自己的意見而贊成了大多數。

那是十月，樣樣的事情進行得很快。簡略言之，有三種困難的問題，雙方各堅持不下。這三個問題，賈亞當士、佛蘭克林三人曾分別為美國辯護。主張美國向西發展有無限之特權，不承認西班牙所宣稱的土地宗主權。然而英國倒對於西班牙給以同情。亞當士主張美國對於紐芬蘭（New Foundland）之漁業有特權。——這並不是由於條約上有這種的自由，而是由於事實所造成。——於是亞當士奮其口若懸河之流利言論以陳述。只有這一次，亞當士在歐洲做了一種體面的事。但是第二種問題，自和議開始之時即已發生，是最難處置的一種。屢次曾經提出，屢次擱置。到了現在，雖則簽字也看見了形跡，但在這一個問題上面甚而至於要功虧一簣。這就是關於保王黨的補償問題，換一句話說，那些甯願忠於英王而不贊成一七七六年鬧獨立分家的人。如果是最能惹起美國人的情感和美國人的意見反對的，就是英國政府和人民堅持着這一條。他們既然損失了很多，而名譽也完了，他們在這和約議定的時候，不要再離棄他們的朋友。這是一種高尚的情感，雖然在思想上有許多費解之處。所以美國人對於這些不幸的人見解有不同的原因者，讀者只要再看即可得知。沒有別人在美國更有佛蘭克林這樣的相信，在美國的保王黨既然從事戰爭反對本國，就應該自食其果。也不能因為他的兒子是保王黨而使他的意見軟化。他的兒子維廉是紐遮西的州長，忠於英王，和別人一齊避難到了英國。等到十一

月底再提起這一個問題時，英國的代表團（這時有三位）努力要提出這一點：似乎是如果他們的意見不被接受，議和的事就要擱淺了。這時佛蘭克林自他的衣袋中拿出了一紙意見，說明不贊成這一點的理由，強而有力用不着辯駁，英國的代表團立即予以贊成，他們退步了，不願再辯論。這許多的困難一一的過去了，好像幻夢。一七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在這最後的爭論以後，草約經過雙方蓋印簽字，交換。

一直到了現在大致不差。佛蘭克林覺着雖非本願，但現在是他的職責，應該把這件快樂的結果告訴法國大臣維爾尼。他告訴了他，美國未經法國同意已經和英國議和，對於法國的利益方面未曾提起。事實是因為這不過是一件草約，所以不能算為最後的決定，這自然不能了却美國的責任，不過是代表團所用的一種輕和的口脛。這不過是一種減輕過失的外表辦法，佛蘭克林聲明了這種情形，維爾尼接受了。他敬重他的老友剖白而他自己的地位就此為同僚所壓倒。關於他們，他曾經說到：「他們不會借故承認對於我們的禮節。」這自然是指責賈，然而並未說亞當士不善。然而無論如何，和平成功了，用這種祕密與捷快的手段攬得了，脫離了和議的危險環境。和約正本過了一年之後，一七八三年九月三日始行批准，賈，亞當士，和佛蘭克林的草約工作結束了，這一件事使得世界深為驚奇，尚有一大部分的人士給以厭惡，但是美國人樣樣都得着了，一點沒有損失。

佛蘭克林居住法國等待長久，目的是等待和約的簽字，然而他曾經請求，一俟和約簽定，即準備回美。美國國會置他的請求於不理，這一次的不予批准頗有它的理由。簽定和約之後，他再請求辭職，然而還沒有命令，一

直到了一七八四年八月賈斐孫到歐洲來負責與歐洲各大國訂立商務條約。最後，一七八五年三月議會決議：『准許年高望重的佛蘭克林早日便利回國。』關於簽訂和約以後的事，我可以說他的公務非常冗忙，不惟尊嚴而且比以前的多年容易些了；這時官場上他有很重要的地位，又得了一般社會的熱心敬仰，在出使代表的歷史上，可謂無人足與比擬了。所以准予回國的命令到了現在纔始發給，而這年高望重的老人於七月之某日動身回家了。賈斐孫曾經說過：『好像這個鄉村失掉了它的主人一樣。』他一行人慢慢地走到了海邊，沿途受了不少次的歡送。這次誠然好一似帝王之出行；既然曉得他的康健不便於坐車作長途的旅行，於是借了王后的昇床給他用。他去的時候帶了不少法國人士的敬重稱頌記念辭等，此外還有一幅法王畫像，畫架四邊用四百零八顆金鋼石裝飾着。自海弗爾過海到了英國的南港，這裏有議會指定候他的海船。甚而至於英國政府也來以禮節送行，而其時到英國的時候適爲復活節，這是一種友誼的復活時節，也可以說是舊日多年不見友誼互愛的再現。這裏他的老朋友都來歡送他。這時忠於英王的他的兒子維廉也來了，他們父子二人相見有一種充分的諒解。這裏他和英國朋友有三日不斷的會面，他也會見了聖亞佛主教和他的全家；他們不願一刻離開他，全家都搬到旅館裏來和他住在一處。等到開船的日期到了，他們看見他上船，七月二十七日晚間船航入海了——這一次他回到美國去。

九月十三日船到了達拉瓦河，非拉非亞的對岸。看啊！沿岸一帶，充滿了羣衆，他們再三的歡呼歡迎！

他又出現於需要他迫切的地方了。那是美國史上的不幸時期，我們對於在這新危險的情況之下，新的需要的情況之下，需要他回國是毫無疑義的。停止了戰爭之後的第一種現象就是無政府，所有的混亂由於經濟社會的措施不善，政治的組織不完，缺乏力量。在未進入與各大國家並駕齊驅之前，遇着了他國未曾發現之情形。用生理學的語言來說，美國之生產以批評眼光目之，可說先天不足；有些人親自看見了它的降生，知道有這種可惡的預兆，自然發生出毛病來。然而在美洲的許多人心目之中，放眼遠視海外佛蘭克林之歸來，希望他來解救國家之倒懸，這時的美國政府和一七八二年的英國政府一樣，盼望從那綜合萬端的佛蘭克林的心胸中尋出來救濟之法。然而無論如何他回來做什麼，他不是來休息；而他同國的人，以為無論他活在世上時間多長，他不是個老人。等他到了以後，他的本州非拉非亞立即請他出山來擔任大事，因為這正是賓州政府危機的時候，和他州關係的一種危機。在他到了賓州之後的幾個月之後，公舉他為賓州立法院院長，全體一致通過，只有他自己投了反對的票。所以第一年任了，一直到第三年任了，他仍是第四次的被舉為院長，結果議會准許他不再做第四次的任期。在此時期之內，他做種種統一政治局勢的情勢，同時改進了賓州的外表觀察。他仍然負着對於公衆事業關心的事，這時他有餘力出來創造那他一手所經營的大學，用以造就賓州德國青年，因為賓州



的大部分人是從德國來的，有一個時期達到了三分之一的數目。

在這幾年之間，他在另外一種事業的階段上活動。各州派遣代表於一七八七年組成代表大會，定於五月二十五日開會。它的使命就是要制定一種憲法，以之維護美利堅合衆國的存在。雖然他已高齡，手足癱痺，身心感覺不適，因為現在他已經八十有二，然而需要他的情況和華盛頓並無二致。甚而至於華盛頓也說在會議上不能缺少了佛蘭克林。這使得他更不能逃去了這種責任。關於議會的職責與目的不可不加以一二語以作解釋。第一點，既然以各州共同組合，在開始的時候就發生了一種裂點，自此之後迄未消滅，造成了美國破壞的歷史。一方面是聯合派的中央集權政府，韓密頓爲領袖，華盛頓表示同情。另一黨以賈斐孫而出名，但考其實授意於佛蘭克林。這一黨的目的，要使得地方政府有相當的自主之權，用以保障公衆自由的事實。佛蘭克林對於廣大的自由一方面，給以贊同；用以防止將來政府對於州政府的壓力，同時限制壓迫正直向上的貧窮人民。在他的演說中發表了這種意見，稱爲最優秀的文字；甚而至於他的理論足以感動了韓密頓，而使其放棄自己原有的政策，然而他們兩方面都是在道德的批評上非常盡力。在舉行會議的四個月的時期當中，有多少次，佛蘭克林利用他的智慧與幽默，更加以興高彩烈的精神與善意，使其所建議者，用語言所陳述的意見，得着了一種鼓勵他們的目的，使得他們成爲朋友與幫助的人——在許多困難之點，佛蘭克林一一把他們去掉，吸引了許多人贊成這種主張。然而尚有一件事情，各州所爭論最劇烈的地方，如果不成，非鬧成分立，各自爲政不可。這種問題

就是各州的出席代表人數問題。美國所有各州大小各不相同，最小的州如紐遮西也要和最大的州如賓州和維吉內亞等的出席人數一樣的多。在這一問題上，會議上爭論起來和戰爭一樣，絕無折衷的餘地。或者互戰至死，或者破壞統一。因為在對的一方面不願放棄，在錯的一方面也不願放棄。但是佛蘭克林想出了一種方法，想出了兩種辦法，發明了一種救濟領土較小之州，免得受了領土較大之州的影響，而出於大者壓迫小者的情形。這種計劃就是要設兩個議院。一個議院出席的人是以相等的代表為單位，一個議院出席的代表是以人數的比例為轉移，分工合作而收互相補益之效。這就是美國憲法的中心與基礎條款。這是佛蘭克林所獻給他的國家的，倒不比他的其他的貢獻為弱。等到最後，憲法骨架制定好了，再請國會通過，通過之後再由國家批准，自始至終佛蘭克林用他的不可比擬的智慧使它的難關一一的過了，這裏面也經過了不少的忍耐與幽默。他的工作只有一種報酬，那就是使他無愧於心。在代表大會舉行時制定了憲法以後，一七八七年完成工作，他此後在世界上的日子不過有兩年半的時間，然而他有充足的時間去看他的同國之人的品格，而且看出來他對於他們的信仰。他看出了這個偉大國家的前途。這種種的事他忠勇的做完了，完成他的任務。

一七八八年賓州第三任立法院長職任完畢之後，他就不再出而為官了。然而他仍時時以筆墨發表意見以供當時之採擇。最後二年所寫的文章表現他的最聰明的才智，然而身體上受了很多的痛苦。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床上；他和普通老年人心力交疲的情況並沒有兩樣。他最後的一種公衆事業就是擔任廢除黑奴的會長。

他的最後的最佳的作品是史實別記。這是在國會上的反對黑奴制度的一種演說。那時是一七九〇年三月二十三日，雖然他提起了這件事，但是沒有成功。有一天他的呼吸忽然中斷了，大家都以為他死了。但是他又活了過來，再做種種有益於公衆的事業。四月十七日已入昏迷情況，當晚十時死了。

他的本州記念他的榮衰給予公葬，而美國國會下令全國『佩戴黑紗服喪一月』。這也不爲過多。這是因爲佛蘭克林的出人意外的對於國會的貢獻所致。而真正的紀念佛蘭克林的榮衰景致是在法蘭西智識階級與大人物對於他行了一種最大的榮衰敬禮，對於他是值得的。後世的美國人以爲他們的革命並未十分完全，所以發現了痛苦，然而這種見解錯了，這是由於對於他們偉大的領袖不知感謝所致。連『謝謝你』這個口頭禪也是出於勉強。殊不知他纔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公僕，公民和愛國家。